

# 路 綫

馬千華著

新 鐘 書 局 出 版



# 綫路

馬子華

新鐘創作叢刊

第一輯

第十六冊

# 路綫

1936. 6. 5. 初版

1 ——— 1500

有 所 權 版

印 翻 准 不

角六八 價實冊每 裝裝 平精

華 子 馬 者 著

雄 李 人 行 發

里安同路馬三海上

局 書 鐘 新 所 行 發

里安同路馬三海上

所 刷 印 鐘 新 者 刷 印

## 前記

山野的粗獷的特質，封建制度逐漸崩潰的現象中，和着自己中產階級的陷落的悲哀，……這些些環境的推動，造成我寫小說的原動力，成爲了我描寫的對象。遠在一九二五年，我便開始執筆了。

對於文藝的寫作我是很嚴肅的，我祇努力的去忠實於現實的表現。沒有想用它去交換什麼名譽和金錢。所以我就沒有自動的把自己的東西送到「文藝市場」上去兜售。

我很注意題材的選擇，一方面要我自己澈底明瞭的，並且別人用來寫過的我決不再用，並且我極力想創造一種新的形式來表現這個題材，但是在這一方面是很失敗了的。當我寫作的時候是有了很多的壞處到現今還沒有克服，有很多的弱點到現今還沒有



長進。壞處是對於一篇作品寫成以後，不願加以澈底的修改，那種姑息懶惰的習慣，是使作品不可能精練的。弱點是我的能力很差，每每一個短篇的寫作我只注意到故事的發展，而對於人物的刻畫，心理的演變，一點都不注意，就注意也沒有能力去運用。

我開始動筆的那些時候，是幼稚得可笑的，那時我受到一個朋友夢華的啓迪不少。因為創造社與及以往的文學研究會的寫作，影響我的東西也很深，Romantic的氣味，籠罩了初期的寫作；其後因為五卅的事件發生，新興的思想稍稍的修改了以往那些傾向不正確的錯誤。人生觀，世界觀，一切都改變了些；然而，寫作的能力是基於認識的能力的。當時祇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就會截取了些片斷來描述，就不知道這是一種什麼樣的「任務」，也不知道這「任務」要怎樣才達到的。直至近六七年來才算進歩了不少，理解了一些。

在消極方面我只想使我自己的寫作「入情入理」，這故事發展祇要是現社會必然會發生的，這人物只要是現社會所有的，把他一點不誇張不任意的典型地搬上紙頭來；在

積極這方面，我還希冀着我這個故事能夠感動讀者，如我對這一件故事的事實所感動一樣的大，甚至於我還希望思想與行動的敵人也爲之引起了共鳴，讓我的作品成爲一種指路碑的任務。這是和自的創作態度，究竟是不是脫離了寫實主義的規範，那我可不知道。

從歷年所寫的短篇中，取出這幾篇東西來成爲一個短篇小說集。內中，沉重的脚，路線兩篇發表於現代，街鄰發表於小說半月刊，綠玉酒杯發表於十日文學，火燒天發表於文學新輯，都是發表過的東西。在編此書以前頗有鄭重的考慮，但是，石堆裏實在挑選不出珍珠來，這幾篇還是很幼稚淺薄的習作，見了讀者是會臉紅的。

這集子集就以後，曾經請茅盾先生看看。因爲他是第一個前輩作家中注意到我的寫作的人，他是曾經在文學給我的中篇他的子民們這本書好評的。我年紀還青，正要小心翼翼地接受一切的譴責與指導。

茅盾先生給我的那樣誠懇的批評，我不知要怎麼感激才好。我遵從他刪改了一些，現在把他印行了。以後，我當更努力的去寫作，要比這些更健全更有力的，符合大家和

茅盾先生的希望。

這集子編就以後，承莊啓東兄的幫助，使牠能夠很快的出版，這是應該感謝的。

一九三六，三，十六日，記於上海。

# 路綫目次

前記	(一)
沉重的脚	(一)
路線	(二九)
陷落	(四六)
火燒天	(六六)
月琴	(八九)
街隣	(一一〇)
綠玉酒杯	(一二〇)

螻蛄山的火焰·····	(一三二)
「藝術商」的告別·····	(一六四)
勾結·····	(一九〇)
醉·····	(二一七)
「你跟他去了吧」！·····	(二三二)
附 錄	
茅盾先生的信·····	(一)

## 沉重的脚

### 上

別人都說老海是他姑媽抱養大的，他自己卻不知道，橫豎是媽呀媽呀的叫慣了。這樣一個痛愛他的人死掉，自然是要傷心的。從棺材送進山肚子裏以後，他自己便算是個孤兒了，扳開手指頭一數，映眼又是十五個年頭。雖然大家爭着叫老海老海，可是他並不『老』呀，看上去還是那麼結實的，說到『海』這個字也有點來歷，他年紀輕輕的就比別人有力氣，七嫂子家的八十斤的豬他抱得起來；『海』字似乎有點兒形容力氣大的味道，於是就加在他的身上了。

1  
栗子村是在馬鞍山下面，不滿四十戶人家，老海從前就在大水灣邊他媽媽遺留給他

的一間茅草房裏邊住着，裏面是黑漆漆的像一個無底洞。早晨見他把門拉過來用一根繩子拴起，揚長的走了；晚上又不知道什麼時候鑽了回去，一絲兒聲息都沒有。

要數一下他從前做的活計，那可多了。小時候就跟人放過牛，看過田。再大點兒他就去種田，自家沒有田去種有田的人家是常事，但是他祇做短工不做長工。一到夏秋兩季，他直是忙個不了。家家喜歡催他，因為一個人勝過兩個人的成績。

媽媽死後可就糟了，冷清清的這家混混那家混混的過了兩年。他眉頭一皺，心裏老是不大起勁的樣兒，大家都說他懂得『孝道』，其實倒是他年紀更大些了。

是民國幾年倒記不清楚，總之日子到現在還不怎麼遠，誰都記得張鎮守使的幾團人在榆城鬧了亂子以後使拖上山去做綠林好漢。這樣一來可不得了，省長派了大兵從三路包圍了過來痛剿。榆城隔栗子村祇是兩天路程，一村子的老老少少急得就像熱鍋上的螞蟻。

真的，不上十天，在先是冷一個熱一個的丘八老爺上村子來打店，小油布旗子這家

門口插一枝，那家門口插一支，氣勢洶洶的向大瓦房裏的吳三太爺的收租先生要米要錢。以後便是大隊人馬的開了兩營人進小小的村子裏來了。

那時正是青黃不接的時候，大家把米甕翻轉來的攤給他們煮大鍋飯，自己蹲在旁邊餓得淌口水不上算，還要把人吊起來要錢。

老海這一次就倒了霉，他以為祇要自己是光身漢倒不怕什麼，事情可不然，等軍隊走的前一天晚上他就被兩個兵捉住了。

「先生！我沒有犯過法！」

「放你媽的屁，不犯法又怎樣。」

不由分說，拖在牛欄裏關了一夜；天不亮三四十個壯丁便跟着他們走了。每人身揣上着他媽的一大箱又重又笨的撈什子。旁邊是走着幾個解差般的爛兵，一路上罵頭罵脚的。

走上兩天老海可聰明了起來。夜晚在桃葉住下來的時候，趁着守門的昏迷迷的想睡



着的當兒，一個不留神他便溜出來了。選着小路跑，連腳上戮進刺去都不管的走。這一來算是被他逃脫了。其餘那一夥卻終於一個鬼影子都不見回來，想都想不到他們的骨頭是喂在那條狗嘴裏。

七月天，拚得一身臭汗的趕回村去，才隔三四里路的光景，太陽就已經快要落山。山路上橫飛過去幾羣烏鴉。才離家六七天他就慌得不成樣子了。

誰知，剛到馬鞍山北邊的小土地廟，伸頸子回下面眾子村一瞧，他就覺得事情有些不妙，爲什麼烟霧沉沉的不像往常的光景呢？猛一擡頭，槐樹下面像躺着個人。跨上兩步細一看，是一個女人，赤條條的一絲不掛，胸口凝結着些淤血，七分是歸陰了。從模糊的面貌上一認。『金翠呀！』他睜大了眼睛叫出來。

到了村子才看見每一家的屋子都沒有了。被大火燒得乾乾淨淨的，在黃昏的暮色中矗立了幾塊禿牆。沒有燒完的木頭躺在地上叫着氣，這一股煙火味就使人聞不了。

『他媽的什麼怪事？』他走在路上總找不出原因，心裏是說不出的傷悲。

從進村來沒有碰見一個人，一兩條狗在靜寂的路上夾着尾巴跑來跑去。

走了一陣才聽見幾聲抽咽的哭聲，頭髮半白的老頭子坐在破磨房門口。

『怎麼回事呀？』他彎下腰去問。

老頭子仰起頭來。他驚訝了。

『哦！是你，老海！怎麼你會回來呢？』

『我逃走了的，爲什麼一村子弄得這樣天翻地覆了？』

『唉！你還在鼓裏，你們走後第二次的軍隊又來了，吃完了糧食還不算，他們又還要錢。大家都哀告他們說沒有，沒有，他們可發了脾氣，說我們一村子的人都通匪。臨走時放把火燒了房子，男的被拖了去，女的也弄到後山上……』

『現在，人呢？怎麼一個不見？』

『贖下來的全跑了，關帝廟沒有燒，他們都住在裏面。』老頭子用顫抖的手指著。

老海跑了去關帝廟，果然很多人在那兒躺著，站着，走着。小孩子在神龕邊跳珊瑚

的。他的腦子簡直昏亂透了。大家圍着他問七問八：

『香香的爸爸回來沒有？』年輕的婦人問。

『他們嗎……快……快回來了。』老海簡直無法答應。

說起老海的以後，實在長——！

當天晚上他在關帝廟裏面胡亂蹲了一夜天剛亮他便去看看自家的大水灣邊的房子，也是燒得不成樣子。裏面沒有什麼東西，倒是媽媽遺留下來的一對銀耳環和自己的一把鋤頭應該找一下。但是在灰燼裏面翻了半天，一個木櫃子都燒完了，那裏還找得着小小的耳環？獨自提着那找出來的一把鋤頭站在水溝前發呆。

一村子人嗣後便走的走了，搬的搬了，弄得個冷落非常。老海看看長此以往也不是頭路，倒不如忍點心遷地爲良。於是，在八月中秋前後，他把那一份自己僅有的財產——鋤頭，送給從小就跟自己在一堆的阿貴，便預備走了。

『你打量往哪處跑？這個世道，還是安安份份的種田好了。』阿貴問他。

『沒有什麼來頭，橫豎自己就是一個單身，各處走走也好，』他苦笑着說。

是一個清晨，老海，他便悄悄的離開了他生長所在的栗子村。他雖然就從那時候起東飄西流沒回過，但是當時的事情倒時常聽得他說到的。

離開村子那一兩年不知他幹了些什麼活計，憑着一雙大腳板，隨到什麼地頭兒都方便。

## 中

兩座山很高的對峙着，春天的樹長遍了的當兒就像兩片玉的屏風。在每一座山膀上，有個石磚砌成的礪樓，風雨經年，剝落卻也難免。一條崎嶇不平的山道，繞過池的側邊。

走在山道上祇要你俯瞰下面，就好像你自己是飛在半天空裏邊一般的。滔滔滾滾的一條普渡河在兩山中間橫流過去，稠密的房屋黑漆漆的一大片擠集在對面的河邊。天也

一線地橫過去。金色的太陽在普渡河的黃水裏耀着魚鱗般的光彩。

走下半點多鐘的山路你才可以到河邊。那兒有一座很寬的很大的五馬橋架在河上面。從五馬橋過去，你便可以到西南產鹽的一個重要的縣份——鹽興——有些人又叫做黑井。

鹽龍爺爺施給這地方的恩惠，鹹水在很深的井裏面，祇管用大牛皮口袋一袋一袋的拉了起來，每一家竈戶催用着四五十個長工來整日的祇是挑，挑呀挑，滿街全被鹼水濕透了。一桶一桶的倒在如像梯子般的大竈上，那若干的鍋裏便沸騰着鹽水。火的舌頭在寬闊的竈口邊一抵一抵的，鹽煮出來，竈戶們便發財啦。

老闆們說他們是『靠天吃飯』。鹽龍爺爺他們給他蓋了一大座廟子，祭豬殺羊忙個不了。他們穿着花緞馬褂在場公署裏打麻將。他們坐着轎子去逛山水。

雖說老闆們是『靠天吃飯』，但一縣裏的百姓們不靠鹽井吃飯的倒也是少數。固然，老闆們有的是錢，但是別人卻有的是力呀。挑鹽水的，站竈的，砍柴的……數都數不

清爽。

是這麼一個繁盛的地方呀！日頭還不出上就有人忙着。不單是人，不看見嗎？一批一批的騾馬從山上下來又從山脚扒了上去，老闆袁好鹽當然不能把牠堆起，要靠着馬背脊一塊一塊的駝到各州各縣去賣的，賺了錢來，老闆好買『大田大地』成『大人家』。

另外有些人卻依附着竈戶們過生活的。他們做了承頭人，從竈戶那兒把鹽拿了來，僱得些苦力來把鹽措到附近的縣份，措到省城。人的價錢可比馬駝的價錢要少些，這樣一來老闆們可以更多的賺一些錢啦。這誰不喜歡呢？

陳跛子就是幹這一行生意最拿手的人，他從前替一個知縣去當了一兩年的師爺，等到回井上來的時候右腳卻不知到什麼地方去了。身材又矮又小，臉孔黑得像胡桃殼子，戴着一頂油亮的小帽不知幾年沒有換過了。他會說會講，竈戶們都愛投到他名下。他的氣派愈來愈大了，有一兩百個脚夫。自己祇管站在中堂門口用嘴支配就行。

今天，陳跛子剛從稽核所裏喝了兩杯梅子酒回來，心頭有些兒火辣辣的。然而一跨

進門他就咕嚕咕嚕對抱着孩子的老婆講起來：

「今天又做成一件好事。」

「什麼？」老婆張開露出黃牙齒微笑的嘴。

「以後鴻寶昌號的鹽又常交我們措了，」

「接得的錢這回非交到我手裏不行，年底去把西村的那塊田買來，免得拿來一筆你總是和曾家那個寡婦逍遙……」

「什麼話！」

「哈哈哈哈哈！」他們都一齊的笑了，滿得意的樣子，互相斜視着。

上燈時候，陳跛子叫小金生：

「到街上去告訴那些脚夫，喊他們明天打早到源盛號那邊領鹽，我會從這邊去的。」

小金全跑到街上的楊家店裏，摸完一道又黑又狹的巷子才到。沒有關門，他推開各自進去。一大幢房子裏，地下全鋪滿了稿荐和破蓆子，黑沉沉的一大羣人東一個西一個

的在裏面，一盞祇夠亮遍角落的燈掛在像塗滿墨煙的牆上。人是躺着的，坐着的，都有。

才在嘈雜的談着話的時候，小金全一進去大家就馬上停止了。他像宣讀聖旨般的傳了話以後便走。

『昨天才歇脚明天又要走！』毡子披在背上的一個在嘆口氣說。

『你真是豬頭，多給你幾文含口錢都不願嗎？沒有這副肚子就不要吃這付瀉藥。』蓬頭大漢在罵。

三四十個話匣子又打開啦！

『……我剛剛搯到貓鑽天的當兒』，一個鹽脚夫在繼續講他的奇遇，大家把他圍在中心。他赤着一雙大毛腿坐在那兒，臉頰骨寬寬的，鼻子很大。是的，相貌一看就是老海，他雖年紀更長了些，但那付樣子卻不會變的。頭髮雖比以前長，臉皮比以前黑得多。其實這也是小變動。人，真是地仙呀！



「老海，講呀，又怎麼樣呢？」側邊的一個人在問。

「我就聽見一聲槍響，前後的人就跑。你們想，我揹着鹽怎麼能跑呢？祇有等死，祇有等死啦，那曉得事情才怪呢！左邊山嘴轉過來的果然是土匪。我親眼見到他們殺死了一個坐在涼轎上的胖子，擄得很多鴉片煙。於是他們一夥的打從這邊走來啦。我有什麼怕的，橫豎事到眼眉邊了，把杆往下一放，我便站着。在前頭的一個三十多歲的，他走到我的前面問「你有沒有錢？」我搖搖頭說「揹鹽的人有什麼錢呢？」他點點頭呆望着我。」

「隨着呢？」

「這比什麼都奇怪，他們七說八說的要我把鹽替他們揹上山去，鹽價還是給我。當時是祇要命了，還管得了這麼許多，正要想跟他們走時槍又響起來，一窠蜂的跑了，一個人去了又回來，叫我不告訴他們是從那一邊走掉的。天呀！回頭來對我說話的人，我看得清清楚楚的是我們同村的王老三。」

「他認得你不？」

『沒有，我的頭髮鬍子長得野草般的，他怎麼看得出來？告訴過我話，他就跑了。後來我才看見幾個團防在山脚下面探頭探腦的。』

『你真運氣好呀！』

老海沒有說下去，手掌在毛脚桿上一擦一擦的。他一向是微笑着。

講着講着，夜更深了。鼾聲代替了嘈雜。

公鷄才冷聲冷氣的在屋後叫了兩遍。老海們一夥揉着眼睛從破稿荐上翻起身來了。拿着皮繩子和木措架一大羣的跨出門來，逕往源盛號那邊走。街上，兩廂的鋪子還關得緊緊的，幾條胖狗在搶着一大塊乾骨頭。

迎頭，金字招牌懸得高高的。他們一夥站着敲門，像睡得死了般的半天才開了來。是那鴉片煙吹得就像黃鼠狼般的管賬先生。

「敲輕些好不好，真是牛！」他咕嚕咕嚕地。

等了差不多半個時辰，屠戶拿着血淋淋的刀，大販子穿着羊皮褂子，都走過街去了。陳跛子才不慌不忙的來，一開口他不知道發什麼人的脾氣，罵了起來：

『快一點，你媽的，口頭響快出來了。看你今天落什麼鬼店。』

大家沒有出聲。

『發幾斤？』陳跛子望着管賬先生。

『老闆的意思說要發三千七百斤！』

『夠了沒有？』

『夠了！』

管賬先生叫人把大稱秤掛好，大家便把堆在地板上的鹽搬上稱去。稱桿子一往上蹣，管賬先生便在賬簿上寫上一行，陳跛子也在伸着頸子的叫道：

『張丙福！七十五斤三！』

於是，各人把自己稱過的鹽，用皮繩子緊緊的拴在木槽架上面，讓鹽號的夥計在鹽

上面打了些紅的黑的記號。

『老海！九十一斤！』

東隆！東隆！就祇聽見地板和鹽塊觸發出的聲音。陳跛子還要去在每一架上的鹽塊上檢查一下，看有沒有缺少的地方。若有，他得記了下來。以後若有缺少，那邊鹽號上要跟究陳跛子，陳跛子可就要扣鹽脚夫們腳錢去賠償這損失。對這事大家都留心：陳跛子怕麻煩，鹽脚怕扣錢啊。

一個一個的出了源盛號，老海也措上九十多斤的鹽走上長路，天早就亮透的了。

下

這樣的過日子，老海是慣了的——

措着的鹽愈來愈重了。力氣小些的走在後面，支持得住的在前面些。四十多個脚子，分開成三四個一夥，四五個一夥的。

太陽出得很高，老海拖着沉重的腳，彎曲着腰一步一步的在山道上走着。蜿蜒的山道，崇峻的峯巒，一樣地如像他們馱着鹽的騾馬們一隊一隊的趕上他們的前邊去了。

「噓……」走了一段路以後他總把杵子往後一放，鹽架子依靠在上面，兩支腿八字兒張開，長長的從嘴裏吹出這樣一聲冷氣來。

把吊在胸前的那一塊被汗濕得透的半黑的帕子抓上去揩掉了額上的汗珠。仰起頭來，半天空一片片優閒的白雲在飄浮着。老海呆呆的睜大了眼睛。

後面的兩個腳夫也轉過山凹來了。到了他面前也依樣的歇下來，喘了口氣。見面，互相望着苦笑一個，都是啞叭般的不講半句話。講多了話，那就搯不動鹽，走不動路了。

這樣崎嶇不平的路，老海倒不知走過幾千萬遍嘍，他不一定要趕日頭落店，可以慢慢的走。傍晚，陽光從山林隙縫間橫射過來，風祇是一陣一陣的從身邊吹過，放羊的娃娃們在山脚下面漫歌着。這時老海雖然在低着頭用盡了他的力氣去對付九十多斤的重量

，但是心裏可就有他想了，自己從前還不是放過牛羊的，那時候的日子倒像神仙，不知天高地厚的，現在卻不行了，鎮日像老牛子的拚命。

想到栗子村，想到媽媽的臉子。大兵過路後的關帝廟……一切，都是那樣活生生的。如今，爲一條命，多少年頭不知家在那處了。

『噓……』又吹了口氣，歇了下來，手摸到多少日子沒有剃的鬚鬚。

漸漸的是走到下坡路了。別人說下坡路容易走，其實鹽脚子才怕把下坡路呢。路是那麼陡，圓石子又多，滑倒了可不是耍的，人倒是小事，把老闆們的鹽弄碎了一個角，那是要扣腳錢的。祇有拿穩了步子，慢慢的走下去，稀稀疏疏的幾間茅草房的小村子又在眼前了。

在那幾間茅草房中間，已經有幾匹驃馬赤着身子在嚼着袋子裏的草料。有的吃飽了已經在草地上搖着尾巴打着滾，在屋簷下面陰涼的地方。同老海是一夥的也有，另外一個承頭人下面的有，他們都把架子放下來靠在牆腳下面吃着飯。

老海到了，走到大家的面前，坐着的兩個伙伴趕忙從地上直起來。替老海把鹽架子擡了下去，背脊上，汗水已經把衣服濕得一大塊印漬了，老海把身子擺兩擺，覺得一陣涼風從後面吹過來，頭腦都要清爽些。

「草鞋破了，還得再買一雙」，老海拉拉腳筒坐下來說。

「爲什麼昨天晚上不買，在井上要便宜五個銅板，如果買兩雙。」

「倒忘了！」

「我這兒還有一雙，你穿吧！」徐老三說着，遞了一雙新的來。

老海穿上新的草鞋以後，從背後的腰袋上把一個藍布小袋子裝着的紅米飯打開，向屋子裏的一位大嫂子買了一個銅子的開水泡了碗飯，放上點兒鹽（這鹽是自家在先買的）就這麼花花的吃掉了。

「陳跛子說回頭兩個月一齊拿，是不是？」張丙福走過來蹲着問。

「當然啦，難道這回他還要賴不成。」老海蠻有神氣的樣子。

『愈來他愈刻薄了，現在他從鹽號上的老闆手裏拿來的是四角五分措拾斤，他給我們才是二角七八拾斤。你看還成什麼話！』張丙福悲憤的說，粗大的左手指在右掌心裏一點一點的。

『雜種！拿給他老婆養漢子的，這會回去非要加到三角不行。』老海又罵起來。

『去打官司……』

『非這麼跟他幹一下不行！』

大家你說一句我說一句，時候倒挨過了好長，慌得一窠的站了起來，一個替一個把架子弄了措到背上去。靜寂了下來，在午雞高啼山風過去的當兒，他們一夥又一步步的踏上萬山叢中去了。

老海們到距離黑井兩天路程的州縣上去，中途得要住店子嘍，但是他們不能，壓根兒就沒有這麼做過。天氣晴着是他們的幸運。在無人煙的曠野間，把他們的鹽架子一個擠一個的圍成一圈，伙伴們一條一條的躺在中間。餓狼們是見過的，但是卻沒有一次來



咬過人。有月亮時更不怕了。下雨就得淘氣，鹽塊近了水那才糟透。平常用塊破油布蓋着，晚上總靠近人家，央求主人准他們把鹽送在屋子裏放着，人在屋簷下讓雨淋倒不怎麼，橫豎第二天來太陽一曬又沒什麼了。

到鹽號上交清楚了鹽拿着張收條便打轉了。有時候固然也可以替人家搆點兒貨物到井上去，其實這種事情碰到的也就少了。

一路上他們吊兒郎當的把很輕的空架子斜掛在肩上，談着笑着。有護的旅客們有時從遠遠的地方來，看見這麼一羣衣服襤褸的人，難免不嚇一跳的。

大家跟老海好，他們就這樣四天一轉的在山道上來往着，爲着這一張嘴一個肚皮。他們都廝混得夠熟了。

不論何時他們都在做着旅人，自己不知道家在何方。但是到了井上他們也就好像到了家一樣的有些兒安寧，快愉。脚步也走得快了些，就好像有件什麼了不起的寶貝等他們去拿似的。

『身上窮得就像乾魚般的，洗了腳就馬上去問陳跛子拿錢好不好？』徐老三趕上一步來說。

『我就早打這個主意。』

『是不是大家一齊去呢？』

『人多好說話！嚇嚇，那個傢伙也好！』

『哈哈哈哈哈！』都笑起來了。

黃昏，灰色的網子籠罩在山上。井上的燈光已經燃遍了。走在五馬橋頭，祇聽得河水潺潺響着的聲音。一鈎新月斜依在破的碣樓邊。

到楊家店，忙着洗了腳，老海便要走了。他常常為伙伴們的事是這麼怪上的心。他和徐老三帶頭，轉彎抹角的摸到陳跛子家門口，躺在那兒的一條花狗，猛不防的狂吠起來。

拍拍！一個人上去敲門。

「什麼人？」是小金全的聲音。

「你祖公……」老海粗魯的答。

「哈哈！」又一陣笑。

進門去就聽見打麻將的聲音從裏面傳出來，大家不由自主的站在天井裏，就看見陳跛子傾斜着肩膀從中堂門口鑽出一個半身。

「是不是他們都打轉嘍？」遠遠的他在問。

老海們更走進幾步去。在先，全把那邊鹽號上開的收條交給他。他叫小金全掌燈來細細的看了個明白，點點頭，表示已經完事了。

「陳老爺！我們打量拿一下前兩個月的腳錢，還想請你家加成三角錢拾斤的措價。」內中的一個人首先就說出來。

「早就對你們說過，我的賬還沒有領着，今晚上先算一個月的去。」說着他便在掏口袋。

「我們欠了很多賬要還，請你家算成兩個月的好了。」

「那沒有法子！」他搖着頭，油亮的小帽在燈光下面一幌幌的。

「那麼加成三角拾斤的腳價答不答應呢？」老海氣憤憤的叫起了。

「笑話，我在這點開銷都還不夠，再加價是不是叫我餓肚子？」陳跛子的黑炭般的臉在打着縐紋。

「你拿着竈上老關們的是四角伍的價，爲什麼才給我們兩角七八？」老海走上一步站在他面前追問。

「放屁！你見了鬼！是誰講的？」他急得睜大了眼睛。

「誰不知道，何必再瞞着我們，陳老爺！年頭苦了，做點好事也行……」

老海抱起手來站在身材矮小的陳跛子旁邊，臉上也是滿不高興的神情。

「唔……見鬼！」陳跛子沉吟着。

「早些說吧！我們還沒有吃飯的。」

「說什麼？說什麼？唔？是不是你們要造反，特別來鬧得起勁！」他轉了個念頭，硬起頸子的罵起來。「別個承頭人就沒有碰到像你們這些奴才，這樣不知趣！」

花郎！清脆的一聲，小金全手裏的那盞洋燈被人打落在地下了。在黑暗的一剎那，祇是聽見陳跛子在喊着「哎喲！哎喲！救命呀！救命呀！」上氣不接下氣的。

一陣嘈雜湧起，打麻將的聲音也停止了。三四個人從裏面跑出來，他的老婆在「幹什麼？幹什麼？」的問。外面的人像潮水一般的街上石階。不知是誰拉着陳跛子老婆的頭髮就打，嘴裏還罵着：

「騷貨！你們過得好日子！扣克祖爺爺們的血汗錢，買大田大地，拚着不要命給你點嘗嘗！」

一陣婦人的哭。

陡然，門外面忽然衝進幾盞燈籠來。小金全這個小鬼不知什麼時候跑出去，叫了很多緝私隊的兵來。一陣紛亂以後，幾個出頭的被綁着。人漸漸的多了，擠近點的被槍托

子打回去。因爲槍多，沒有被捆的三四個鹽腳夫當時就不敢出聲了，雖然大家在握緊了拳頭。着了慌。

老海們五六個爲頭的被帶到場公署去，坐堂審了幾次，陳跛子告他們『深夜結夥入宅希圖搶劫未遂，毆傷主人……』的罪名。場知事就照着狀子追究。

自從五六個脚子被拿去丟在牢裏之後，夥件們沒有一個不傷心的，祇有一面去求情。一面大家七併八併的弄得幾文錢買的鹹菜由兩個人拿着去看他們。

老海頰骨寬寬的臉伸出圓圓的孔子來。

『在裏面好吧？安心些，我們在設法了。』榮生在外面說。

『沒有什麼，做事祇要爽快就行啦……他誣賴我們天也沒有好路給他走。』

『寬寬心！這點菜送給你們在裏面吃吃，』榮生遞了進去。

『何必呢？他們搯鹽出井去沒有？』老海關心的問。

『沒有！大家都不搯，說要等你們出來。』

『叫他們不要這樣吧，我們幾個人有什麼要緊，大家的肚子可不能餓着呀！』老海在裏面急得連忙搖手。

『不，不，他們要這樣的！』

老海流下兩行清淚來了。

鬧得全井上的人都亂起來了。鹽脚夫不單是跟老海們一夥的，就別個承頭人下面的都是一樣。大家爲着這件事不平，寧可餓肚子，都沒有措鹽去了。

過了三四天，脚夫沒有，鹽價漲了。場知事急得沒有法，答應放出幾個來，可是動手打人的老海和張丙福決不肯開釋。

大家仍然不措鹽。各縣的鹽商喜歡得利害。但是，榮生們去看老海的時候，老海就對他說：

『你們快點兒去混飯吃吧，祇要他們答應加成三角上拾斤就行。』

『加成三角錢陳跛子已經答應了。但是他要給你們再坐幾年牢他才心甘，所以大家

仍是不肯措。」

『那麼不要爲我們肥，祇要加成三角錢就行啦。忍點兒氣，以後要做的事還多呢？』

『不，我們要你兩個出來……』

『要這樣我們就要……』老海說着又流下淚來，破了的藍布衣服袒開來露出一個呼吸促迫的櫻色的胸口，一滴滴的淚落在胸口上。

榮生走了後的第二天早上，就聽得場公署裏傳出來說，老海和張丙福昨天晚上在監牢裏把褲子脫下來自己勒死了。

街上，井邊，哄傳着這事。

照例，在監牢裏面死掉的人是不能從正門出來，在後牆邊特別的有一個洞子被塊木板擋着，常時見打開了的。

這天，朝陽是昏昏的從東山頂上斜射下來，什麼都染上一層淡黃色。烏鴉在樹間嘈



雜着，在監獄的後牆邊是一片高低不平的曠地。荒草長得很高。這時，很多衣服襤褸面色枯槁的鹽腳夫們站在那兒，靜靜的。

牆裏面有人亂，隔着洞子的木板抽開了，緩緩的，兩具用草蓆包裹着的屍身從洞裏送了出來。

鹽腳夫們把兩具屍身擡到曠場的正中間，把蓆子打開。

朝陽正射在老海們的臉上，他像在微笑着。有幾個人在那側邊舉起鋤頭挖土坑，發出一種重觸的聲音。

山路上，呵，叢林間，不久又有着一些鹽腳夫們背着沉重的鹽塊來往着了。枯槁的臉，開裂的腳……。

## 路 線

出了城門，轉過小路，劉福源一個人冷清清的拖着一雙腳，踏着牛糞也不管，踏着泥塘也不管。今天到城裏去可算是白跑一遭，他心裏像有一件什麼笨重的東西沒有放下似的。

天剛黑定，他摸到家門口，模糊中看見近六十歲的父親蹲在門口修理鋤頭的木柄，聽見他的腳步聲便仰起頭來，用一種希望的面孔向着他的兒子。

他心裏有點酸。

「福源！去看見了技士老爺沒有？」父親忍不住的問。

「見是已經見了，不過說了多少話他都說要等着商量一下，我看是沒有望頭了……」

父親沉默了一陣之後又低聲的說：

「怎麼你不扣頭呢？」

「我已經扣過了……」

劉福源的眼眶有點潤溼，他跨進門去，清冷的坐在靠門的木櫥上，呆呆的看着父親在喘咳中弄着鋤頭。小龍寶他們的媽，他的妻子，遞了一個碗和一雙竹筷在手裏。

盛了一碗紅米飯，舀上一些青菜湯胡亂喫了一陣，忽然聽見小龍寶和阿松在後面房裏鬧得哭哭喊喊的，他由不得心頭火起，三腳兩步的跑進去就是每人一個嘴巴，罵着。原來兩個小孩子在爭一張破棉絮蓋；本來天氣也有些冷了，他又有些懊悔不該打得這麼重。

門口狗在叫，風在狂吹。

他慢慢的想到張技士身上去。

翌日，中午，在別一方面——

人煙寥落的縣城裏，天氣是比較冷了一些，技士老爺躲在房子裏面，他的腦袋也祇敢從外套裏伸出一半來。

狂風把窗外的樹和砍了的窗紙吹得瑟瑟的響，房子裏是十分寂靜。張技士一個人躺在煙牀上對着煙燈發迷。年紀雖祇有三十多，那一塊臉子卻青得不像人樣。

他現在至少可以擺一擺大學士的架子了。固然自己也委實明瞭在那學堂裏沒有用過什麼工夫，沒多少裝在肚皮裏面，可是誰知道呢，在這眼光看不到三尺遠的社會裏面，誰會測量得出你的深淺！也許是建設廳長有心提拔這樣的人材吧，技士的委任狀下了以後便派他測定東北路的總幹綫。這麼樣的一個差使誰都知道是「名利雙收」的好機會，雖然在張技士自己是覺得於心身方面都要喫點力，其實祇後臺老闆照顧，這又何妨。

前幾天開始來到這一縣測量了。在這兒倒很容易施展自己的本領，因為地面上又有山岡，祇是一望無限的田野。那是隨他喜歡要怎樣便怎樣的。

早經規定的，倘若路綫測過了民間的田畝，是應該津貼給田主三分之一的地價。那

麼我們要說張技士之所以喜氣洋洋，也許便是在這些上面他可以得到一些可觀的利益的緣故吧。

鴉片煙的兩道白氣從他的鼻孔裏衝了出來。

「現在第二大段已經測到玉田村附近了。昨天，玉田村的劉福源來懇求我不要占着他的田，那才是笑話，天下間那有這樣便宜的事……」張技士在煙牀上一面想一面從心裏發出來的微笑着。

「徐慶！」猛然想起了什麼事般的，張技士忽然拋下煙槍叫着。

「哦！」一個隨役應聲進來。

「你去把羅棟材請了來！」

提到羅棟材其人，誰都知道是當地有數的大地主，紅紳士。有了錢有了勢總會是隨着有了名望的。他的田產大多數是在玉田村，而玉田村的人自然也大半是羅大老爹名下的佃戶。

不久，養得又白胖的羅棟材就來了，手裏照例拿着的那一丈二尺來長，變成紅黃色的象牙煙桿，穿上一件狐皮袍子更顯得有福有氣的。一進門來便是滿臉堆着笑容的招呼了一聲『張技士』。

『哦！棟材！請坐請坐！』張技士急忙從牀上一骨碌翻起身，打一個照拂。

『天氣真冷，沒有到縣公署去打麻將嗎？』羅棟材坐在牀的對邊說。

『沒有，打量今晚上去。』

幾句非本題的寒暄以後，羅棟材便倒在榻上吞雲吐霧起來。沉默中又是一陣破窗上的風聲，煙燈口的瑟瑟聲。終於大家降低了談話的聲音轉入本題。

『棟材！你斟酌了一下沒有？』

『想是已經想了一會，不過是覺得太多了一點。』

33  
『多什麼呢，你想想若路綫依照我這一次的測定，那麼要經過你的田地太多了。公家近來財政也很困難，答應補的微薄的地價，也恐怕一下子拿不到手。我是以私人的感

情你替可惜，才這樣打量設法讓出一些；所以叫你拿出一點費用來。你自己想想看，倘若另外更換路線是要費多少力，多少錢，多少時間……」

「這當然是承張技士的情，不過實在太多了一點。」

「你我弟兄一般，未必會中漁利，多要你的。其實就在你這麼有錢的人家，這樣的數目真是九牛一毛，別的不說，單用半個月的租錢便抵銷得了的。」

「那麼等我回去商量一下……商量一下今晚回話，」羅棟材沉思了一會說。

「要快些呢，日子可不能多待了。」

「當然，當然！」羅棟材連聲應諾以後，帶着一臉的愁容皺着眉頭出房門來。張技士倒是有些「奇貨可居」的商賈架子，倒下牀去。

冷天容易晚些，天色已經漸近黃昏了。除了一盞烟燈還在明亮以外，屋子裏是被灰色的岑窳所占有的。技士不曉得睡着了呢還是醒着，仍然是漆黑一團的橫陳在牀上；姑不論怎麼樣罷，在這時間以內總是打着拿鈔票的方法。

終於，堅持着是使羅棟材沒有法子的，在過了四天之後，羅棟材祇有無可奈何的陪着笑臉把中央銀行的鈔票，袁世凱頭的錢一大包的送到建設局裏來。

房裏祇有兩個當事的人，他們把一切所期待的互惠的手續費交清楚，又把條件商榷完竣以後，真是神不知鬼不覺的，一齊倒在煙榻上耳語了幾分鐘，最後，技士悄悄的對大地主微笑着說：

「喂！大家包含點，切莫要漏了風聲才行，給上面曉得了，大家都擔當不起呢。至於改測的事情，我明天就着手進行。你的田上最好用弄個記號，我自然會對得住朋友，儘管放心就是。」

「謝謝！謝謝！」羅棟材把彌勒佛般的大腦袋祇是點了幾下，心裏雖然是對於無故的出了這筆款子有些可惜，對張技士有點討厭，但是週到圓滑是他的本領，便笑容可掬的蹣跚出了房門。

「誰不曉得『有錢使得鬼推磨』，不多些日子事情便實現了，正當秋深時節，冷風已



經帶了冬之將至的消息。在縣教育局的石塔下面，已經落滿了金片般的枯葉。張技士領着他的一羣見習生，測夫，和着一些工作用具起程了。

「張技士！今天到什麼地方測去？」一個見習生剛到城門口時回頭來問。

「還是到王田村去吧！」張技士在沉思中答應。

出了城門便是一片枯黃的田野。農家們早就收穫完畢了的四野是這樣的陰氣沉沉，一眼望去可真像一張病人的面孔。

大幫的人役隨在張技士的馬屁股背後一步一步的向王田村前進，雖然是僅僅三十多里路，但是抬經偉儀，水平儀這些東西的測夫倒委實是「任重致遠」，有些跑不動了。

在種種精細的儀器之下，技士已經把前定的汽車路線另行更改。自然，高深的學問和精通的技術，誰又敢說聲不是。不過以前測定的路線是直的，而現在改測的路線是轉了一個大大的灣子。在這一點上是大略學過些道路工程的見習生們所引為神祕而不可解的。

「以前的路線地面此較高，而且土質也不大好，所以非改測不行！」在改測完畢時

，張技士對見便習生們東指西指的說，擺着教授式的尊嚴。

幾天的耽擱以後，改測的路線上被釘上了木樁，附近各村的公所門口貼出了一張通告，通知被路綫通過的田戶，叫他們來註冊。

劉福源從萬頭鑽動的通告下面擠了出來，從區公所門口奔回家去。隔隣的王家嫂子已經得到消息，坐在一個破風箱旁邊大哭特哭。他自己走到門口也已經話都說不出來了。

『怎麼樣？』白髮蒼蒼的母親問。

『全被占了，全被占掉了，該殺，這奴才……』劉福源搖了幾搖頭在罵。

『還是再去求他罷！』父親在裏面說。

『求什麼呢，殺了他罷！』

『爲了我兩老口兒，爲了小龍寶和阿松，你不要亂來，福源，再去求求他啊！』老人在哽咽着。『菩薩保佑……唉！』

他不出聲了。

那天的黃昏時候，他忽忽忙忙的進城去，一走到勞苦功高的張技士面前便扒倒在地，上扣了三個響頭。

「啊！劉福源，怎麼囉？起來起來！」張技士微笑着表示親善的樣子。

劉福源仍是木木的跪着沒有起來。

「怎麼囉？有話起來說罷！」張技士差不多要去把他拉起來的樣子。

「請你開恩吧！技士老爺！」

「你說吧！」

「以前老爺把路從我的田邊走，我就來懇求老爺設法讓讓我，不想老爺不但不讓我一那一點兒地方，現在卻又更把我那一塊田全占掉了。我現在再來懇求老爺施點陰功在少爺小姐頭上，給我種種這塊田罷……」劉福源半啼半號的懇求着，那雙紫紅的手抱在胸前。

「那是公家的事呀！我可管不了這麼多的。」張技士冷冷的說。

老爺測的自己可以改，讓我這一小點兒事不要緊的。」

「不要緊！怎麼不要緊？總之測定了是改不了的。個個像你一樣不肯，那麼豈不是叫我們不要修路了。你想想罷，劉福源！修築起汽車路來還不是六家好。」張技士一口氣說了出來，似乎含有幾分嚴厲的樣子。

「不！不是啊！技士老爺！自然修起路來大家好，不過祖上留下來的祇有這一點兒瘦田薄地，一家人靠它過活還不夠，倘若是完全占去了，一家老小七八口人豈不是要生生的餓死；所以還是請老爺救命罷，到來生……」

「你真不聰明，來公路上當路工不是很好嗎？每月的工錢也可養活一兩個工人了。田呢，那我可不能讓你們。要讓就非出錢不行，你又沒有錢。算了吧，你回家去料理料理就是了。」劉福源的話還沒有說完，張技士便搶着決然的答覆了。

「技士老爺！種田的人那兒來的閒錢，還是請開開恩吧。」

「不要嘈囉了，出去！」張技士用手指着房門口。

劉福源以無盡的希冀和最後的掙扎，再作了片刻的勾留。他眼淚已經晶瑩的流在紫色的瘦小的面頰上。又重複的扣了幾個頭，仰着頭望着技士老爺的臉，正像耶穌教徒祈禱時望着聖像一樣。

「救救我全家的命罷！」他叫着。

「來一個人……喂！」張技士忿怒的向外面叫了起來，口沫隨着從薄薄的嘴角邊飛了出來。「真討厭。」

劉福源被兩個測夫拉了出去的時候，還在「天呀！天！」的狂叫。他的草鞋留了一隻在房門口，他的哭聲延長到建設局的外面。

技士老爺仍然倒下牀去。

死灰的新冬的陰森天氣，是這樣的令人愁悶。在蒼茫的田野裏面，一羣一羣的人們是在移動着，他們十分沉寂的運用着鋤頭，鐵剷，土箕，丁字鍬。

寒冷使得他們每一個的面龐都發紅，清鼻涕終日的流在脣邊。單薄的衣裳破了，看得見古銅色的肉，手是有些是攣得幾乎不能動彈了。

無論怎麼的感得困乏和痛苦，你卻不要想稍稍休息一下，不然的話，那便會聽到監工的嚴厲的聲音叫罵：

『你媽媽的！雜種！這一羣笨牛！祇想喫飯拿錢，還不快做，提防老子的皮鞭！』一面罵着一面把手中的牛皮鞭一揚。真的，這是一個有力的示威呀！被指揮者又斷續掙扎着了。喘聲中帶出了一口一口的白氣。

他們已經勸工修築着平坦的汽車大道，使高地鋤低，使低地填高，土的上面鋪着碎石，碎石上面又鋪着泥沙和煤灰屑，一層一層的用着他們的勞力，用着他們的汗，而且是這是掘着他們自己的田。

41  
鄉村裏，冷落透了。沒有放牛孩子們的呵牛聲，小茶鋪裏缺少了一半的人。他們，有瘦田薄地的人，有的替地主們去種田，有的呢，果然到公路上做工去了，走得空空的

。他們可以說是沒有了家，失去了自己的依靠，不得不被吸收在這路工隊裏面。做大地主佃戶的沒有來，有大田大地的沒有來，來的就完全是這些以前有瘦田薄地的。

有時，一兩個年青的農人（不是也可以說是路工嗎？）把他們的田歌變了格調，在勞働中歌唱着。一聲聲悲切的攢抖從冷風裏傳到整個公路的工人的心的深處。是一種劇烈的力撼動着：

『小小田地不得栽，

又來公路把鋤招，

一家大小肚子餓，

仰起頭來祇喊天。

哎喲！祇喊天。』

對這歌聲，劉福源曾經一分地感觸過。但是他不會像別人一般的再啼哭了！他從技士老爺那兒得到經驗：這是沒用的。他也不喊天了，他知道天道是如是的空虛。他媽的

，有大田大地的一根毫毛沒有動；一點沒有田地的早去做奴隸去了。

一家人都被捲入這路工的旋渦了；除開自己的白髮斑的媽媽守在家裏領小龍寶和粟松，其餘的都來了。每一沙石，再給你一點兒沒油更沒有鹽的『玻璃湯』。但是你還是要喫，喫完了還得在監工的鞭策之下一鋤一剷的幹。

春天，眼見着又轉過了一個年頭。

四郊的風景是穿上了艷麗的新粧，遠近的桃花紅得如像落霞，樹葉綠得就如夏夜的天。修築汽車大道的工程已經一部份完後，長途汽車已經可以通行到玉田村了。道路是異常平坦，從車窗望出去是青青的田野。那路側的田是屬於大地主的，公路上的汽車是便利了富有的人。

大批的工人被分成幾隊，調到上面的養路隊去。

事情便陡然發生在一天下午。劉福源在等四段上正做着工，一個人忽然叫喊着跑了來。



「福源！福源！」

是同村的王順。

「什麼事？他有些驚訝的問。」

「你……你的父親……讓汽車輾傷了。」

「在那裏？在那裏？」劉福源忙把丁字鉞向後一丟。

「遠呢……在第二大段……」

工人們漸漸的用一種同情的態度集攏來，把王順和劉福源圍在中間。這時，劉福源的手祇是在抖，臉上是白一陣綠一的，沒有說話；倒是王順似乎已經平靜一點，他向四面黑漆漆的路工們環視一周，慢慢的開始把原委說了：

「早晨，老伯伯有氣沒力的挑了一担煤灰鋪到路面上去，正在路上做着的時候，忽然一輛運貨的汽車開了來。汽車並沒有打招呼，老伯伯來不及躲，現在給輾傷了……」

王順用袖子揩額上的汗。

劉福源沒有向工頭告假就隨着王順一道趕路去了。走了整整的四個鐘頭，才在路側的一個草棚下面看見兩個人看守着老人。地全是紫色的血，老人是差不多沒有氣的橫陳着。

他抱着喊都喊不醒來，夜色是凝重了。

夜裏風很大，老人漸漸的僵直了。

這樣，劉福源什麼都想透了，他了解自己 and 像自己一般的人羣。他回到養路隊去以後，第二天便沒有一個鬼的影子在路上，兩個工頭被打死在田裏。

他們從那地方不見了。

## 陷 落

剛放學就像打開雀子籠兒，教室門口照例嘈亂得不開交，李先生才走了大家便集攏來，聲氣更來得洪大。

『摸他的口袋，這雜種！看有沒有。』有一個在圈子外面叫。

『是，檢查！』很多人附和着。

大都嘻皮笑臉的向人堆裏邊探望，就低年級的那些小鬼頭也來湊熱鬧。人矮了看不見究竟，從教室那面抬條凳子站上去，注視着，等着新的發現。

趙樹森在叢中央站着，被兩個同年級的人拉着後領和一雙手，他自己在拚命的掙，彎着腰兒，掙得臉紅通通的，牙齒咬緊了時臉上便打了幾線縐紋沒有說什麼話。

罵。

『你媽的，你還掙！』檢查的那個高些的人一面摸趙樹森的口袋一面噴着白沫子在罵。

一隻手從人叢中舉了起來，拿着半截松煙墨在那兒晃了幾晃。

『看吧！難道是說假話？這便是我的墨，贓證已經在啦！』兩片薄嘴及在動。

『揍他，這毛賊！』湧起了一陣幸災樂禍的捧場聲。有幾個在圈子外面的人已經捲着袖子預備動手，有幾個已經把書包放在走廊上想湊個數。

『到底是公了還是私了？』有人向趙樹森發問。

『他害我的，他悄悄的把墨放在我口袋裏面。』趙樹森向大家辯白。

『胡說！』

幾個人把趙樹森拉拉扯扯的蜂擁到校園裏面去，大家都好像忘記了回家去吃中飯的事。時候已經是將近十一點鐘了，照理說我應該去勸勸。大家同學媽媽虎虎解決了拉倒；但是抓着他那幾個人就好像以前跟他有殺父冤仇般的，死都不放。

我隨著他們進了校園。

校園裏面有一片草地和幾十顆桑樹，那兒除了遊戲以外先生是不會進去的，正好讓他們一番擺佈了。趙樹森的一條藍布褲帶被強迫的解了下來，推到林子中間背綁在一顆桑樹上。

褲子落下來了，赤條條的，大家在狂笑。

『來呀！』動手的人完結了他們的事，喘了一口氣得意的說『大家都賞他一杯茶喝喝吧！』

又是一陣笑聲。

你也解褲子我也解鈕扣，毫無顧慮的對準了他的身上就撒尿，尿就從大腿上淋下地來。不一會，一條褲子都淋濕了。

『防着淹死他呀！』松煙墨的主人用眼睛瞅了趙樹森一下，把雙手叉着腰幹說。

『茶的味道怎麼樣？』另一個人問他，頭偏在一邊。

受着凌辱的人却沒有說什麼，眼睛裏流下幾滴豆大的淚點來，身子在左右擺動着，把桑樹皮磨擦得細微的響。

一直是每個人把尿撒完，各自稱了心願才一閃而散的走了。

人聲遠了，桑林間靜靜的。我和一個平常跟他要好點的同學走進前去，他被冷清清的綁着，自己低着頭暗泣，抽咽。

我們把他的褲帶解開，一雙手已經綁出兩道深痕，他自己將半濕的褲子穿上和我們一道走。

『難爲你兩個……』他低聲的說。

『爲什麼他們總是常常找你糾纏呢？』我說。

『我家窮……』

他這麼答應我們倒沒有什麼說的。

他的身體倒很結實的，肉皮是比別人黑，但是好像沒有精神般的，很少說話，臉上

慘白得可憐。

從這回事後，我倒時常跟他在一塊，本來我和他的家就在一條文彬街上，上學放學倒常是一道的，我們更要好起來了。他是那麼誠直和堅強，比誰都用功。以後居然暗自約定——買了一支小公雞一壺白酒，兩個人跑到野外去向天嗑了頭湯酒了，拜爲義兄義弟。伙伴們都在背後罵我不顧臉，罵我不尊貴，爲什麼跟一個皮匠的兒子打堆？我聽了只不答話，因爲這事倒是無可掩飾的，他爸爸是皮匠，不單是如此，還是一個啞吧。我老早就知道的。

是一個淋瀝下兩天，我去約他上學，那時天已經放晴了，陽光從雲隙裏透射出光芒來，把文彬街上的白石道照得亮晃晃的。

一座破爛的房子單獨的蹲在地藏寺的側邊，有七八級石坎上去才是小門，陽光射在一半門上現出一張舊門神的像。

雨後，房子漏進很多水。因爲地下是土的，更泥得不成樣子，趙樹森正赤着腳，把

褲邊捲得高高的，弓著腰在門坎裏面用一把爛了的木瓢舀着房子裏的水潑出外面來，石坎上全有泥漿。

只有惟一的一個木格窗子透進些光線來，窄小的房子裏就是那麼兩張床，兩張八仙桌。他爸爸照例的坐在門邊有光的亮地方做着鞋子，一支手拿著錐子，兩根又長又黑的豬鬃引着麻線穿過錐子錐的孔兒去。他常是不分四季的穿着一件灰色的大布衫子，臉嘴兒長長的，腮邊留着很多的鬍子，就頭髮長了也不見他去剃一剃。

雖然他是啞吧，但這人却是難想到的和善；就譬如我去約趙樹森上學的當兒碰見了他，就仰起沒有帶點兒血色的長臉只是點頭，嘴裏唧唧呀呀的說一陣。他伸開手掌一上一下的動，意思是要我坐在他側邊的那個高椅子上。直到我點了點頭坐下去，他才垂下那蓬亂的頭去，只聽得麻線拖著鞋底在細微的響。

平常只是他們父子兩人在家，今天他的祖母來了，坐在床邊上。

「上學去吧！」我催他。



趙樹森從桌子上拿好書本，把褲管放了下來，預備穿上布鞋子走路。

「大下雨的還穿鞋子幹什麼？」他的祖母在一邊問起來，有點發了脾氣。

他回過頭去偷看了那黑暗裏坐着祖母一眼，又依然的把那雙半舊的布鞋脫掉，就赤着一雙腳跟我一道出了門，腳上的皮肉長得那麼厚厚的，然而鞋子却永遠是那麼新的一雙。

縱雖不從趙樹森嘴裏說出來，他的家裏的情形我也很知道的。在以前日子好像比這些時要太平些。啞吧爸爸雖不說話，但他總比誰都能幹。別人的鞋子終歸是自己人做，到上鞋底的時候，街坊上大大小小都是照顧啞吧皮匠的生意，他替你弄得好好的用木排頭敲進鞋肚子去，等你拿回家現成穿，價錢又那麼便宜，如果你要穿皮底他那兒還有牛皮，用不着你花點兒心。他除了做上鞋底的生意外，每天担着擔子到中學門口擺下來，替學生們補鞋子，補大皮球，就補皮箱子他都會。

啞吧十個有九個是不會聽得見別人說話的，價錢多半是一定不二，常跟他做的人都

知道，若果你是生人，他會比手式告訴你的。

他比什麼人都愛趙樹森，本來家裏面的人就少，趙樹森的祖母蹲在家裏不管閒事，每天總是那麼惡狠狠的。另外呢就是皮匠的老婆，不曉得是替那個大戶人家做娘姨，一兩個月還不見回家來一次。他們父子倆倒是日夜撞得着面的，怎麼不愛？獨兒子是寶貝，要接香烟後代的。

趙樹森放學回家，把書本往桌子上一丟，就拾些樹枝來燒火煮飯，等到飯將近煮熟的時候，太陽却多半斜西了，地藏寺的牆壁和石條鋪的街道照得紅通通的，賣小菜的叫來喊去，寺裏的小和尚已經在井邊提過水，遠遠的，啞肥皮匠一閃一閃的擔着他的担兒回家來了，捶着街坊上的人總是一面指着他的家一面嘴裏唧唧呀呀的說着，別人也好像會意的微笑着點點頭向着他翹一翹大姆指說他能幹。

他搖搖手。

到了家，趙樹森弄好飯菜。三個人就清清爽爽的吃完了，總算靠着皮匠的一雙手，

拚得一家人都飽飽的。他也好像沒有什麼親戚，更沒有什麼朋友，本來啞吧誰都看不上眼兒的，就是街上的促狹鬼見了他也要跟在後面用小石子打他的，然而誰又知道他不像別的啞吧那麼不中用呢？於是他就孤單單的和他的媽媽他唯一的兒子一天天的過下去。

晚上，一盞洋油燈放在桌子邊，三個人就在燈下各做各的事，趙樹森得在這時候讀書，啞吧皮匠坐在小凳子上做鞋子，那老太婆也坐在床邊閉着眼睛念心經。趙樹森靜心的讀着書的當兒，就恐怕是啞吧皮匠心裏邊最夠安穩的時候。你看他一邊做着鞋子一邊偷眼看看他兒子，讀書，對呀，讀書，多夠他滿足的事呀。平日他見人就比手勢告訴人家，他的兒子進學堂讀書，他能夠在人面前誇耀的也就只有這麼一樁，趙樹森要錢買書要吃零食，只要老太婆不在，他總肯給你；銅元，角子一概的從破衣袋裏抓出來隨便的拿。他自己呢？却一粒炒豆也不肯買了吃吃。

那些年頭穿布底鞋的人多，自己做起來找啞吧皮匠上底這倒是很普通的事，街坊們都是他的主顧，老實說他做的那麼工夫和快捷是誰都喜歡的。他擔子上常是堆滿了太太

的綉着紅花的金蓮，少爺們的小鞋子，然而最多的却是公館裏邊娘姨和丫頭們的大布鞋，一個人一雙手，忙得啞吧皮匠不開交，燃着一盞油燈兒趕活計。整天弄得眼睛紅通通的，連眼皮都有點浮腫。但是他沒有病過，生意好就苦點算什麼，難道他不會想，老太太婆坐着等你養活，獨兒子可不能不給他到學堂裏讀書。

街坊們都親眼見的，啞吧皮匠總算不顧身後打來的流浪兒的石子，趙樹森總算不顧同學們愚空的凌辱，隨着的悄悄移轉的時日過着，活下去，那時，他們纔可以活下去的。

是到高級小學差不多要畢業的當兒，我和趙樹森都長得更大些了。我們還是一樣的要好，但是却比以前要懂事得多，譬如，在一道放學回家時，我們喜歡談點兒什麼『前程』呀，『抱負』呀的。

『……………』

『我當然是進中學堂囉！』我說。

『那我却不，我進師範學堂。』

『爲什麼？』我驚訝的問，『我們在一道不好嗎？』

『師範學堂裏邊伙食不要錢的。』

於是我只好默然。

然而，一陣巨浪會捲去了他們的夢的。

這省城，一天就眼見比一天熱鬧了，南門外那一條從安南爬過來的蛇樣的鐵路，一車一車的拖進來洋貨，東洋布……：……什麼都漸漸的有了，街道是一天天的寬大起來，兩邊的洋貨店的玻璃櫥是那麼漂亮，電燈是那麼愧人的眼睛。

人也就大大的和從前不同啦，從前大家跑跑路倒也是平常事。但是自從有了黃包車在街上跑時，誰都要坐了，男人和着年輕的女人穿着華麗時派的衣服，並且男的穿皮鞋是小事，誰知女人要跟着穿了。

說到穿皮鞋倒是要提一提的，想想看外國人會不會做事？他把我們的牛皮買到海防

硝成熟皮又販轉來，很多很多大的鞋店裏有着不少的皮匠在那兒成天的抱着皮子做。一雙雙又光亮又趨時的鞋子便擺在玻璃櫥裏面了。少爺要買一雙，小姐要買一雙，生意是那麽特別的好。

也不過是幾年地裏，他媽的，那裏還看得見一隻布底鞋子。有錢的圖漂亮穿皮鞋，沒有錢的圖牢也穿皮鞋。就不說這些，他們不穿皮鞋也就有辦法。因為那些玻璃櫥中也有毛呢的鞋子，又便宜又好穿，誰還高興自己做，那麽麻煩不討好。

啞吧鞋匠就在這時走起下坡路了。他一點不知道爲了什麼生意會這麼一天比一天少下來。擔子裏的鞋子沒有從前那麼多啦，雖然他還是跟從前一樣的挑起擔子到中學堂門口坐下來補鞋，補皮球。但如此替人補補又賺得了多少錢呢？十幾個銅子補一樣剛夠買碎皮和麻線。苦到黃昏轉家。額頭上深深的添上幾道縐紋，「爸爸的生意冷淡，他天天愁眉不展的。我怕讀不成書了……」趙樹森把情形對我講了一番，最後是這樣凄楚的咽聲的說。

「我也看得出些來的。」

「年時不好；米糧也貴！」他張着厚重的嘴唇看着遠遠的天邊。

「委實也難！」我僅只同情的應酬一句。

早晨七點鐘我走到他家的門口：

「喂！上學哇！」我喊。

趙樹森伸出半個身子來對我說：

「你替我請個假吧！我癩癩生病了。」

「什麼病？」

「傷風吧！」

「轉身我便一個人走了。」

一連他就幾天沒有到學堂裏去。直到畢業考試他都沒有去。

「怎麼你不去攷呢？唐先生追究了。」

「姦姦前天死掉了！」他啞聲的答。

「真的嗎？現在呢？」我驚訝的一瞪。

「現在還停着在家裏，沒有棺材裝。」

這可真是時運舛錯。冷冷在這當兒死下地來，不早不遲的。趙樹森老早就說過他們是有一天過一天，積蓄一向就沒有，屍首讓她停在家裏却也不對的。我還記得清楚，那天啞吧皮匠走在前，趙樹森走在後，他父子倆就沿門挨戶的在街坊上化募棺材錢了。他們跨進我家裏的時候，趙樹森一眼就看見我臉，他臉上有些羞慚又有些悲戚的樣子。但在我家裏的人面前推着不認識我。

啞吧皮匠趕上一步來對着大家比手勢，先指一指天然後把頭歪斜著，一隻浮腫的眼睛閉下去，表現他媽媽已經死了。然而在這時趙樹森却趕上來說話；

「太太！我的姦姦死掉了，停在家裏三天沒有葬，飯都沒有吃的有那錢買棺材，請老爺太太們施恩賞點積福錢，積福在少爺小姐頭上……」



趙樹森那一雙淚汪汪的眼睛望着我的母親們。在等着施捨，直到如了他們的意，趙樹森才道謝一聲，皮匠拱拱手，拖着遲緩的步子出大門去。

就這樣用一口棺材把老太婆裝起來，抬出北門外面的亂墳地裏面去了。每天晚上少了一個嘮嘮叨叨唸誦心經的人，一張八仙桌上多添了一個厚紙做的靈牌頭。

爸爸的生意莫名其妙的冷淡，祖母又不先不後的死掉，自己是小學堂畢業了，雖然沒有攷試，但名義上總是這樣的。進師範學堂就算是趙樹森的一個夢吧，醒了夢吧。

有多少日子撞不見趙樹森了，到他家門口去喊也沒有應聲，門是那麼靜靜的關着。半舊的門神老爺一樣的大睜着眼睛。陽光懶懶的照過破壞得像狗咬過了土牆上。屋子背後的那顆大槐樹上，烏鴉正時飛時息地咕噪着。

半個月以後的一天，大概是星期日吧，我正走在街上的時候。忽然有人連聲的叫我，回過頭去就使人嚇得一跳。是趙樹森呀！你變了樣子了，穿着一身新的灰布的丘八衣服，軍帽，皮帶，什麼都齊全。他把帽子脫下來，頭却已經光光的了。

『怎麼？你是幹什麼玩意？』我愕然的問，拉住他的一支手。

『我只好去吃糧了！』他低聲的說。

『在那個隊伍？』我問。

『靖衛第七團。』

『駐紮在那裏？』

『北較場。』

『幹點什麼事呢？』

『一等兵！』他苦笑了一個。

我要請他上館子裏邊吃頓晚飯，可是他終於不肯，問他理由，只是說回營盤過了時間要打屁股的。執拗不過只好就地分手了，臨走他還說；

『我放假就來看你的。』

我點點頭，但以後終沒有見到他了。

四川和靖國聯軍又發生戰事了，要開軍隊往四川那邊去。省城那些日子可鬧得熱烘烘的。開武亭唐聯帥才發了聲號令，大隊大隊的人馬就開拔向大板橋那條大路去了。街上拖大炮的車子整夜在隆隆的轆過去，這時候北較場的軍隊開得光光的。靖衛第七團當然也是走了。

趙樹森走後，從此就杳無音信，靖衛第七團凱旋回來時也不見回家，去看看他的爸爸了。每一欲啞吧皮匠碰見我的時候總是急忙把担子放下來喚住了我，呶呶呀呀的一陣。他用手掌平平的伸出來又指一指天邊（是說他的兒子出征去了），一雙手做成握槍瞄準的姿勢，（表示是去打戰去的），把兩個手掌擠攏來招在眼睛上愧幾愧又擺了一擺頭。（表示沒有信回家來，）隨着他指指我問我有沒有接到他兒子的信。我只擺一擺頭，那時，他却愁慘着臉孔也不呶呶呀呀的了。

啞吧皮匠在掛念的獨兒子呀！

文彬街口這天正午擁擠着很多的人，警察守望所那兒更多，街坊們談東論西的在互

相談論着，當我跑進人叢中去看的時候。警察站在雀籠般的守望所門口正在神態自若的問不，下面站着的是啞吧皮匠，兩個大和尚。一個天天挑水的小沙彌。啞吧皮匠的那件四季換的單衣服被扯破了幾大個窟窿，他呆呆的站在那兒話也不說一句。小沙彌的額頭上流着殷紅的血，用一塊布在按着，大和尚却在那兒破口大嚷；

『他租我們寺上的房子住了這麼多年，以前都還好，大家清清爽爽的。可是近一兩年可就不行了，房租成六七個月的差欠着。雖道叫菩薩的香火斷了不成。今天使小沙彌去討討。就該有錢錢交結，沒有錢話交結，他却用鐵槌子打起人來了……』

『你們把他家裏的東西拋出門去。是不是？』警察冷冷的問。

『沒有的事，他是啞吧怎麼說得清？』大和尚擺着受着七點香火戒的光腦袋不承認。

街坊上有人說的。』警察說，『那麼到底你是要租錢還是要處罰他一下？』  
『兩樣都要，』和尚答。

大家旁邊站着的街坊們都哈哈笑了。

啞吧皮匠還是一絲聲氣不出，眼皮上一上一下的。警察才問了一些時便提着啞吧皮匠平常用來敲鞋底的小鉄槌和着啞吧鞋匠一道走了。街上的小孩子們一羣的跟在後面叫着；

『好，啞吧坐牢去，應該！』

街上的人就些散了和尚還一路罵着回地藏寺去。

是一個秋天的黃昏。

翠湖上籠罩着濃厚的晚霧。楊柳已經衰了，荷葉也殘了。地上堆滿了枯黃的樹葉子。我走去的時候對面來了一個襤褸的人。他只要從喉管裏咿咿呀呀的哼出來我就認得出是啞吧鞋匠了。他臉仍是那麼長長的，生滿了荆棘般的鬍子，雙眼沒神的睜着。

他沒有挑着他從前的擔子了。到我面前來像碰到故人般的打了一陣手勢，拍拍肚子，伸開手掌來，我放了幾角錢在手掌心裏。他肚子餓，他要錢呵。大鞋店裏那裏要啞吧

陷

落

做工呢？

從這一次，以後就永遠沒有看見啞吧皮匠了，他們從前住的高石級破房子以後根本就連影子都不見。在那塊地基上另外蓋起一座新的小洋房來，說是地藏寺裏的和尙已經把牠賣給宋廳長了。

## 火燒天

這一次搭廣三車，我是打量過坪石那邊去的。

車箱裏嘈雜得可以噁；單是那些賣臘味飯賣沙田柚的人就打從你身邊過不止十趟，抬着自己的貨色甚至於送到你的鼻子下面幌幾幌，想就此誘惑一下顧客，另外還有賣薄荷錠的伙計，高高的站在椅子上提高嗓子的叫，有時還與高采烈的唱了起來，真夠氣人，這樣叫人半分鐘都睡不了。

時令已經是秋初了，到黃昏以後，風從窗子外面吹進來頗有些冷意。向外看看，山，田，樹木，都朦朧不清。

像條拖倦了的黃牛，車子仍是向前馳着。

幾個穿着黃製服的保車隊的兵，持着槍湧了進來，把每一個窗子都大大的打開，有幾個還若有其事的在拉開機柄裝的一排子彈。

「他們要幹什麼？——我驚疑的問側邊坐着的一個年青夥子。

「這段路危險，前幾天還有匪在此處搶車。——那人用北江話告訴我。

我又聽得對面的人講：「現在車子正遇着一帶峽道。」自己倒有點兒提心吊胆的，不知怎麼辦才好。先前嚕嚕咕咕的人到現在也把兩支手縮在袖管裏，張着一雙又深又大的眼睛，這邊楞楞那邊楞楞的，賣東西的也不再來叫，靜寂中只聽着軋軋的車輪轉動聲。

車子，陡然由遲緩而至停止了，從前面嗒嗒的兩聲槍響，忽然大家嘈亂起來，有幾個人就想不顧命的跑，有幾個胆子大的就伸頭出去探望情形，但是最多的還是一團的蹲跪在長櫬子下面的人。保車兵一面要阻擋着下車的人，一面還把槍口架在窗子邊做出準備應戰的樣子。



前面的槍聲更密，但總不見人出車來。我想，就上來也沒有點值錢的東西給他拿去，人，我想他們也不致於會傷害，心裏倒寬了一半。偷眼望望外面，天已經黑定了，在陰暗的天空飛過一兩點流彈的紅的影子。

「吃，吃，吃……」機關車在喘着氣。

倒沒有多一會，槍聲愈去愈遠了，想是真的被追跑也說不定，火車的汽笛又尖銳的長鳴一聲，在黑暗中漸漸的移動了，大家直起身來噓一口氣，事情真想不到會這樣清清楚楚爽爽過了的。

好，現在讓那些胆子大的人神氣囉；他們大談大笑的在車箱裏面抽着捲煙，連站在窗口的保車兵都幾乎看不在眼下。

有一個才從機關車那邊過來的說：

「他們早就用些大石頭和木塊堆在軌道上了，車子停下來時他們便想去搶頭二等車的客人，有兩個用手槍指着司機不准動，這邊保車隊的人便衝下去和他們幹起來，打死

了三四個人，現在他們跑過山那面去了。」

「是誰的人呢？」我高聲的問。

「還不是火燒天的。」

車上已經有幾點昏暗得看不清面目的燈了，那些人正談得起勁，竟至把老古話都搬出來講得嘮嘮不休的。

火燒天，這樣一個響亮名字鑽進我的耳朵裏來就有點兒怪熟悉的，細細一想，我不禁失聲了：

「怎麼，這傢伙還在？」

又是幾年前的事了，我的爸爸被委任去花縣做縣知事時我還祇有十四五歲，我記得很清楚；一對紮着紅綢子的長喇叭在團丁前面吹着，四人轎便把我們抬進衙門去了，自從「啓印視事」以後，似乎都過着太平日子，爸爸可以在公餘和擗着鬚鬚的科長下幾盤象棋或是作和幾句絕律，剛好庭前盛開着牡丹花，茉莉花呀，詩材倒不用別處去找了。

我呢，除了學校上課回來還可以悄悄的躲着去看看西遊記。日子倒是過得挺清閒的。

多半是正午十二點鐘事情要忙一些罷，爸爸要坐在大堂上問案子，把人拷打得叫死叫活的，連我都沒有胆子去看一眼。在內庭，有收發處的人把廣毫一包一包的用草袋子提進來，把個大櫃子裝得滿滿的，在簿子上登記着的字眼就不同，是賭捐，花捐，錢糧，罰款……一仟，五伯，拾塊，陸角……。

花縣這地方真小得可憐，真不會叫人相信是生洪秀全的地方，縣城裏就大半荒涼得可以。除了幾個茶樓就沒有什麼了。據說比縣城熱鬧的是兩龍墟，那兒簡直就是一個市集所在，並且有大賭攤，有娼妓。

大紳士來縣衙門裏辦公事的時候，一面捧起茶碗一面哭喪着臉嘴發勞騷，用廣東腔打藍青官話了：

「縣長！鐵路一修通就害人咯，從民國以來地方總沒有一天好，不是遭乾旱就是遭兵擾，種田的人都走了，我們自家的田，要顧工人來種都沒有。」

「人往那裏去了呢？」爸爸問。

「縣長！他們這些還愁嗎？又沒有出地房屋，家裏的人一概不管，自己只顧提起一雙脚的走路；有的去當兵，倒也還上了路子。有的到外國去做工，有的在廣州工廠裏。最壞的就是在地方上蹲起事也不幹的傢伙，不賭錢就生事，兩龍墟就是他們這一流人在的，幹得不好就上山搶人。」

「這些人也實在是眼時辦不好的！」爸爸也隨着感嘆的說，「看政治上軌道又說。」

紳士們在縣長面前訴苦，這倒是常事，其實說花縣雖然窮却不是這些有着大田大地的人窮，除了天災他們還是有滿倉滿谷的米糧，甚至於在村子外面就有一兩座大碓樓，自己養着保衛團。若果有動事情，馬上就有人提了十響槍爬上碓去看哨。因為北伐開始以前，廣東的地盤劃分得鷄零狗碎的，這樣一來，紳士們不得不報効一點。然而「羊毛出在羊身上，」他們又要下鄉去沿門沿戶的攤派過去，管你有不有，就賣兒賣女也得拿

出來。每一個月槍桿追在紳士的屁股後面，大地主們又不得不從瘦骨頭上來刮肉了。

田還能種得下去麼？十家人就有九家人走光，鄉村鎮市荒涼得只有狗叫，你勸紳士在縣長面前不哭窮不訴苦怎麼行。人是走了，大地主的田沒有人種是小事，每個月繳拿縣公署解給駐防本縣的軍事長官倒是了不起来的。

犯人愈來愈多，縣衙門東西兩邊的監牢裝得滿滿的。爸爸審案要從十二點鐘審到上燈時候，吃晚飯的當兒總喊頭痛。

黃昏，一面聽得盪裏點名，一面是解款來的人正用木盤子量廣毫，兩種聲音一齊吵破岑寂的空氣。

每月二十八這天就是最忙的日子，這天，也是照例的把一封一封的廣毫裝進大木箱去，用鷄公車或者是瘦馬駝着走了，三四十多團丁隨在左右拿着一件公文出了城要解款到省城去。這件事就好像是做縣長第一樁要公般的，遲一點鐘都有點提心吊胆的不安甯。

誰知事情就弄糟在這一次上，清早解出去到晚上就有個團丁跑回衙門來，爸爸把他叫到前面時就聽到他驚惶失措的報告了一大串。

「到新街沒有？」爸爸臉色都變了的問。

「還沒有到就被擋住了。」

「完全搶去了嗎？」

「完全搶去，並且打傷了七個弟兄。」

「是什麼人？」

「火燒天手下的。」

爸爸聽了只好嘆一口氣，自認倒霉，不過想起火燒天這人就有點費躊躇了，在花縣誰不知道他的名字，他出身就是從兩龍墟跳出來的。現在東收西裹，將近就有六七百人，附近兩三縣的人就吃了他的虧，搶的全是有錢有地的大紳士，土豪。連自己養着的民團和商團都沒有抵擋的辦法。種不了田的那些村子裏的農人呢？那更是混蛋，早就一窠

蜂的跟着走了，這樣一來，各村寨告警的公文早就堆滿爸爸的公案了。其實，做縣長的人又有什麼法子呢？政府的軍隊是全集中在韶州預備北伐了，當然不會來管這些小事。縣衙門的團丁，只會排隊報數，守守城門，要出征應戰，那簡直是笑話。想都不要想。

火燒天，這傢伙真正的名字還不大清楚，講起來倒是給人頭痛的，但是，近縣城各村寨和城裏面的紳士們倒還放心，因為火燒天的弟兄們還沒有光臨過，大家以為他是一兔兒不吃窠邊草。『哼！這會倒不然了，居然在新街搶劫起縣公署的解款。這樣，不得不使爸爸縐着眉頭，連夜往黎三大人家去商量辦法，直到後牆外面敲過了三更，才看見大堂的中門閃開，兩隻馬燈引導着爸爸沉重的脚步回衙門來。

風聲是隨着不好了，爸爸做呈文去要軍隊，到此刻還影信無踪。過一兩天，兩龍墟的人就跑來說，火燒天的四五百人把全城圍困得水洩不通，這事就更不了囉，兩龍墟就是花縣的命，什麼賭捐；花捐，全從那面來。

隨着，火燒天的信來了，在信壳上貼着一小根鷄毛。爸爸接到，手就有些抖，他很

嚴重的把信拆開一看，便叫聽差去請各位大人。

那時候我記得是秋天，夜間的梧桐樹已經賸下赤條條的枯枝了，一片片的黃葉子堆得有脚面深，風輕微的吹着，一抹夕陽偏偏的照在東邊的牆頭上。

寂靜中，穿着齊整的衫子馬褂的各位大人，在悉率的步音中零落的跨進側邊的小門。腰彎彎的喊一聲「縣長」。

議事廳上大家坐定，爸爸就鄭重其事的把那封信唸了一遍。各位紳董還不大相信，一個個的輪流着看牠個分明，「請代籌軍款八萬；……三日內交付；……倘大兵臨城；……鷄犬不留；……」這些這些字眼兒實實在在的從眼睛底下溜過去，每一句話都使各位大人們發抖，內中有一位我最記得，他穿着一件青緞子的長袍馬褂，坐在桌子的左邊，臉上像老鼠偷吃過的大餅般的不平滑，最糟的還是近視眼，他一面抬着那封信在唸一面流着清鼻涕，一雙小眼睛從鏡裏面睜出來，真有點可怕。末了，他輕輕的把那封信送到爸爸面前，恭敬的說：



「縣長！這……這事要縣長做主的！」

「大家商量商量才好辦。」

「是，看看大家的意思。」

那位大人坐下去了。一雙手平平的放在胸前，以後大家就討論起來；總之是你講我說的花了幾點鐘。到頭來算是有了結果，對這件事大家都想平靜的下去好了，打進兩龍墟或是衝進城來，不要說是各位大人的大瓦房，穀石，家室，一概沒有，就連縣長都不得不逃走。這當然更不是好事，到底「花財免災」，大家只好去找八萬塊錢交到縣衙門。當場就分派好了的，你家一萬，他家八千，說到自己名下的時候，總是看見他們有的纏着肩點點頭表示承認。有幾個都還要伸長頸子的爭辯着不肯多出。其中最利害的還是我先前說的流着清鼻涕的大人。其實爸爸說他就是土財神之一。

於是，人就散了。庭前落着細雨，幾隻烏鴉在大樹上叫，黃昏以後四面是靜靜的。剛吃了晚飯後不久，我就看見爸爸的辦公室裏面的水火油燈很亮的照着。在長桌

子邊，爸爸正和徐科長悄悄的談話，像商議些什麼事情般的。我不敢跨進門去，站一會便走了。

三天，這日子多短。

就是在第三天的下午，爸爸把廚房叫來，吩咐他明天做三四桌酒席。並且還要指定要了幾樣好菜，只說要請客。縣衙門請客倒也是平常事。

次日清早起身就聽得衙門裏很多人在講今天火燒天要來，我就有點奇怪，爲什麼他要來呢？大家說他來領款，領款又何必自己出面。但是有些人却說爸爸寫信去請來的。這些事到現在我還沒有把牠弄清楚。到底是怎樣一個道理。

事情倒是果真的，城內城外的有面子的紳董們在先就到了很多。大家正在客廳裏坐着喝茶或躺着抽大煙的時候。外面的人便報上來：

「火燒天到囉！」

「聽着，告訴他們，大家只准稱司令官。不能叫什麼火燒天。」爸爸喚住那傳報的

人說。

於是，各位紳董老爺都站起身。互相私語的也有，目瞪口呆的也有。當時，我有點好奇的站在爸爸身邊。

「請進來！」爸爸告訴聽差。

「是！」

整個客廳的空氣，就有點不大平常。

一陣急燥雜亂的脚步聲從大石階踏上。就見幾個已經走到客廳門口。穿着不整齊的短衣服，不僅只是戴着簷帽和長槍，並且還有盒子炮。大約有十多個人。在前面的比較矮點的人踏進了客廳的門坎。其餘的都站在外面。

「縣長是……」那人躊躇着顧盼着左右。

「這一位！」徐科長介紹給他。

「謝謝！太叨擾了！」

「那裏，裏面請坐！」

一齊的坐定了，所謂的火燒天就坐在右邊的方格子窗下面。爸爸坐在他的上邊。都是談着些普通的應酬話。

他的樣子我記得很清楚；身材是比較不十分高大；可是看下來倒很結實，臉黑黑的，眼睛好像桃子核那麼樣子。只見黑的不見白的，眉毛又粗黑又短。雖然，樣子是如此，但他倒是滿和善的。說起話來微微的帶着些笑紋在臉上。穿着一身藍綢子的短裝。腳上是一雙陳嘉庚的膠底球鞋，已經穿得很舊了。

最使人注意的就是在他的腰間橫橫的圍着兩串亮晃晃的子彈，斜插着兩支手槍，一支是十響，一支是左輪。我當時看了真有點說不出的心情。像是懼怕又像是喜歡。

他一面說話一面喝了幾口茶。各位紳董老爺把手縮在袖子裏面靜靜的坐在旁邊。只有一個胖子（是在縣城裏開大商號的）却在對面角落上高聲的談笑着。火燒天連看都不看他們一眼。

「這也是不得已，縣長，弟兄們都在沒有錢用，整天的追究我。只有由縣長這兒籌一點兒，橫豎紳董們有了錢沒用處。拿點來也好散發散發。大家有點用用也才對……」

他很和氣很懂禮的對爸爸說。

「總有辦法，總有辦法！」爸爸點着頭。雖然微笑，我看却不大自然。

我站在側邊指着他的手槍道：

「給我看看好罷？」

「什麼？這東西不好看，危險的。」他連忙搖手。

爸爸便把我拉開。

「這是少君罷！」他問。

「不錯！」

「真好！」他點點頭又問我微笑說「這東西斯文人是不好弄的。你既喜歡，我這裏還有比這一支更小得好看的。等我回去叫人送來給你。好不好？」

「……」我也只是點了點頭，沒有答話。

他告訴爸爸說，他在村子裏種不了田才到兩龍墟。因為賭錢殺了一個債主才去上山落草的。大家叫他火燒天。已經是幾年了。

直到晚上。

聽差們把豐富的酒席整整齊齊的擺了出來，他們互相推讓一陣就坐定了。火燒天談得很起勁的坐在後面這一桌。背朝着我們後面的住房。大家陪着他。

這時候，我便一個人從後面打量回去跟母親們一道兒吃晚飯了。轉過屏風去剛走上一帶短短的迴欄。在黑暗中就看見幾個團丁鬼鬼祟祟的走過去。倒把我嚇了一跳，我以為有了賊。

我現在想起來還有些害怕。事情倒是一點不平常的。剛剛我們喫着飯的時候爸爸有幾分倉皇的從客廳外面進來。忽然就聽得外面有一陣嘈雜的聲音。並且有人在喊叫。好像是槍響了一聲。

一個團丁進來：

「縣長！已經把他們完全捆起了。」

「好，關起來又說。」

我和母親們放下飯碗，驚訝的聽着。

「太狠毒了些……」母親低聲的說，望了望爸爸。

「事情也不得不這樣辦的。只怪他自己運氣不好。自己會敢真的帶了十多個人就來

。他以為城裏真的就一個團兵都沒有。」

「爲什麼到天黑他還不走呢？」母親問。

「我哄他說；款要到八點鐘才湊得湊所以他也好等着。」

「只怪自己太大意。」母親同情地嘆一口氣。

其實爸爸也是臉上不大好看。等到把那些在先害怕在後喜歡的紳董們送出去以後，

很早便睡了。

天氣很陰晦，然而沒有落雨。中午，正門打開。爸爸去升堂問案了。我跟着一個聽差站在左邊的小門口探望。

公堂的兩邊雄糾糾站着幾個持長槍的團丁，在公案下面，直豎着兩塊打屁股的木棍和打嘴巴的皮片。其實最怕人的還是那一架高高的刑具。人放上去叫得喊天。額頭上冒着汗珠，不上二十分鐘便會昏死過去的。

爸爸寫下一個條子道：

「提火燒天！」

一個團丁接着跑了出去。

靜靜的。

四個團丁把火燒天圍在中間解了進來。走得很慢。腳上已經玲了璫瑯的套上兩付鐵鐐。雖然腰間已經沒有那兩串子彈和兩支手槍。但是他還是很神氣的抬着頭。頭髮有點蓬亂。衣服的鈕扣也沒有扣上。



到了公案的前面。爸爸抬起頭就看見火燒天臉上的微笑，公堂上就打失了一半的尊嚴。

「火燒天，你的真名叫什麼？」

「沒有什麼真名假名。」他搖着頭答。

「現在既然伏法你就應該據實的講，好讓做事光明磊落。」爸爸倒很和善的向他說並且隨着就問：「你是那裏人？幾歲？」

「誰不光明磊落？既然中了你們的計還有什麼說的，要殺就殺快點。嚕咕一陣幹嗎？」他聲氣大起來。睜大了眼睛看着上面。像瘋了一般的。

「你還不說，上刑！」爸爸發怒了。

火燒天只哼一下鼻子。

團丁們就真的要去弄刑具，我不知道當時，爸爸這麼忍心。爲什麼要讓這麼一個人受刑呢？他搶人也是不得已才幹的。「沒有田當然要往外跑，賭錢也不過是想找幾個錢

過日子。既然殺了人當然只好走這條路。是的，他是好人。他一點沒有什麼錯過。」我反覆的追溯着他昨晚上的話而決定了火燒天是好人。但是，爲什麼要上刑呢？

他還在微笑。然而團丁們已經把他推倒扯上他的褲子，露出一段大腿來終於是被打了。一聲聲木板接觸皮膚的清脆的聲音響得利害。但是火燒天把頭緊緊的埋在一隻手臂下面。一聲却不哼。

「到底你供不供？」爸爸在堂上問：

「……」

答刑停止了時他已經不能站起來了。

但是第二天審問的時候更利害，簡直把他的鞋襪脫了抬到那架木頭的大刑具上。我不敢看，急忙往後面避開。然而不久，一陣陣欲忍而難忍的淒厲的叫聲傳到耳邊來，這時，誰的心裏都會難堪的。

當晚爸爸說要就地處斬，因爲口供已經錄得。罪該如此的。母親却有點反對殺人這

回事。倒使爸爸心裏猶豫起來，決定不了。於是商量一夜的結果。還是去取決於城隍老爺。

一向喜歡唸佛的爸爸他就會想出這個怪方法——自己洗了手燒了香。恭恭敬敬的做一個稟，上面四言八句的作着，總之，就說火燒天這人該不該殺，還得希望城隍老爺在夜間托一個夢兆，才好定奪。到了日落黃昏，獨自坐了轎子，隨從也只帶一個。到那平素就缺煙火的破廟裏把稟燒掉了。我雖然沒有跟着去。我看磕頭禱告是一定來一番的。

第二天早晨爸爸從被窩裏翻起身來時，搖着頭說沒有夢兆。但是想想這個傢伙不殺是不得了的。所以毅然的叫科裏的人寫佈告和斬條。預備送火燒天見閻羅。

事情真沒有這樣巧的。剛剛就是那天就有村鄉裏的人來報，火燒天的部下一齊湧來攻城了。別的是小事，先救他們的人，後殺縣長和紳董。這消息一來爸爸才知道事情不了。他們的人多。自己的團丁又少。怎麼抵敵得住呢？徐科長主張調四鄉的民團。其實遠水怎能救近火？只好是三十六着走之大吉。

收拾點細軟。爸爸把黃銅的印鄭重的放在懷裏。一家人和着一羣紳董們只好倉皇的出了北門，找個地頭躲過一下。徐科長鎮守衙門。

那些火燒天的人果然來了。不謹只是把火燒天放了出來，並且監牢裏面的若干人犯全被放掉了。一陣槍聲火把，大紳士們的房子被燒得乾淨搶得光光的。徐科長也被他們拿着把頭砍下來。因為他們來的時候四城緊緊的關起。幾個團丁守着壕口。所以來攻的時候他們的人也死了幾個在城牆下團。但是，城終究是打開了的。

依我們想，實在也是沒有什麼法的事，然而紳士也怪縣長。百姓也怪縣長，其實爲什麼沒有多一些的團兵，爲什麼火燒天們又會鬧得這樣起勁。這些還不知要怪誰呢？

他們在城裏鬧一通也就走了。爸爸和我們這才回去。火燒天被劫是小事，那些監裏的人通通走了遍地是鏢呀枷呀！他們自然也和火燒天一夥去了。

才半個月後，爸爸的「七品官兒」就因爲這回事弄脫了。

又是一對繫着紅綢的喇叭送着我們離開了縣衙門了。過着很多的鄉村。最給人忘不

了的就是那高高的灰色的碉樓。田地裏掘着土的男女，兩龍墟上走來走去的閒蕩的賭博的人。什麼我都記得很清楚。

爸爸搖着頭說：「世道不太平了！」

更是令人印象最深的，是那腰間橫橫的插着兩支手槍的火燒天，他微笑着說：

「……橫豎紳董們有了錢沒用處，拿點來也好散發散發，大家有點用用也才好……」

「怎麼，這傢伙還在？」

黑暗中我閉了眼睛這樣想……

一九三三，十一月，九號上海

## 月 琴

那是春意撩人的下午。

風像顛狂了般的迎面吹來。騎在馬上的人都幾乎被吹翻人，四面是長得很高的豆田，只要你一看到那豆葉兒被風吹縐的綠痕，那就像把你置身於海洋裏面般的心曠神怡，覺得自己在田野間是多麼渺小呵。

爲着如此的景色我們那里更覺到旅途中的疲倦呢？才過了長長的木橋，又是細柳千絲頻拂人首，桃花滿岸，只是含笑着向人凝眸，同路的朋友們是已經走上我的前面去了，他們把纖弱的柳絲拿來編一個圓圈兒戴在頭上，摘一兩朵桃花在馬上玩弄着。

一陣悠曼的山歌，不知是從誰的口裏唱了出來？這時，我們是已經走進了山谷的峽

道中去了，這歌聲挑動了旅人易感的情懷，何況是借着山谷回響的餘韻呢？

剛爬到了山的最高處，一輪又大又紅的夕陽已經在我們對面的山頂上歇息着了。滿山的深綠的叢林，遍野淡紅的迎春花，和着旅客們的臉，都被陽光渲染上淡淡的一層緋色。我們該對他崇仰，這最後的一條忽尙能令人在寂靜中陶醉，陶醉在她紅唇的輕吻中。

山上，蜿蜒的路歧，斜靠着半舊的指路的石碣，牠已經明白的告訴我們，到淺渡鎮僅有五里路了。大家都巴望着早些見到了罷，都想舒適的恢復一下整日風塵的勞頓了。

下了這座山，遠遠的便見有金色反光的一條江水橫在一個小村鎮的前面。屋子頭上的炊煙在微風中引挈着，這村的背面便是靠着黛色的色，我們俯仰着，指點着，喜悅的微笑着，多美呀，這地頭！

「那江是叫什麼名兒？」

「哈哈！先生！金沙江你都不知道嗎？」他笑着回答我，在眉目間帶着多麼傲慢的

態度。

『哦！我還沒有到過呢？』我點了點頭。

在互相的交談裏，馬蹄得的我們已經到了山脚，走上了到淺渡鎮的一條長長的道路，遠遠的便看見一排村外的柵欄在這道路的終點。

鷓鴣聲裏，夕陽落盡，漸漸的黃昏的灰幔掩上了這臨江的小樓，可正是中泝時節，月兒圓圓的不久便昇上來了，從清明的微光中，你憑着窗子便可以看見深黑的江水，聽着金沙江澎湃的歌唱着夜的讚曲。

這店房的主人很慇懃的把飯弄來給我們吃了以後。便送上一盞美孚燈來，我們圍着那一張紅漆的桌子在抽着香烟，談着這一日的旅程。但是很多人却到街上逛去了，這兒只餘賸三個人。

不知是什麼人在樓下彈着月琴，琤琮的節奏裏還雜着粗魯的男子的歌聲，琴音裏流瀉出一縷縷消魂的淒咽，歌聲中表現了山國裏固有的風情。



「這月琴倒彈得好聽的！」我對我的朋友說。

「是呀，這正如白居易所形容的，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語，嘈嘈切切錯雜彈，大珠小珠落玉盤，……是不是？」他答

這時，四十多歲的房主婦正在替我們沖着茶，他的樣兒是多和藹呵，但是看她心裏像是埋滿上憂鬱。額頭上彎着展不開的幾線網紋，稍高的額骨撐着瘦削的臉皮，她還有一雙纖細的手和纏過的腳。

「喂，老板娘，是誰在下面彈呀？」我向她問。

「還不是那些趕馬人在弄，我聽着心就怪煩厭的。」她一面拭着桌子一面冷淡的說。

「怎麼，你說不好聽嗎？」我的朋友奇異的看着她。

「不，我一向就恨月琴，一聽見我心就酸。」她一邊搖了幾下蓬鬆的頭一邊說，在、眼眶裏流動着晶瑩的淚液了。

「爲什麼呢？」

「我會想起我的女兒來的……」

「你的女兒呢？」

「死了！」她的淚流下來，留在面頰上。

「病嗎？」

「不是，就爲了這月琴。」

「這可奇怪了，你的女兒怎麼爲了月琴就會把命都送掉呀？」我驚異的說：「那麼告訴我們吧，究竟是什麼回事？」

「若果先生們耐煩，以後我講就是。」

她沒有再說下去，像含有多少難言之隱般的；垂下了眼皮，沉默着，她的背影終於消失在樓欄的轉角，在樓上就只是三個人對着一罩孤燈。

我們茫茫然的。

馬鍋頭上樓來，在粉牆上映着他高大的影子。他丁裏玩弄着牛皮的鞭子。

「明天過江罷，先生！」他問。

「正午好不好？」我問「我們還想在這地頭歇息些時鈞。」

「也行！」

「這兒坐一會吧。」我們央他坐在桌邊的凳子上，大家喝着茶，屋子暫時的沉靜下去。」

「你時常經過這渡鎮吧？」我的朋友向他問。

「當然囉，至少有二十趟。」他用粗大的兩個手指，表示這麼多的數目。

「剛才這個老板娘說，她的女兒爲月琴丟了性命的。到底是什麼會事，你該知道些吧？」

「哈哈！這有什麼不知道的呢？這是滿城的人和我們馬幫上的人都清楚的。」  
馬鍋頭在黑黝的面龐上湧了幾層笑紋。

「那麼你講一遍呀！」

「事情是多着呢。」

月色濛濛的擁抱着窗外的江山，怒濤猶聲聲可聞，下面的法切的琴聲還沒有休止，這當兒，馬鍋頭在昏黃的燈影中，敘述着這一件淒婉的故事。

這淺渡鎮既居大江上流，又當兩省交界，雖說是因為地方太小，知其名的不多。但是很多來往的客商却不得不經過這一個重要的所在，投宿，渡江，成天打着旅人的足跡。由是，這小小的鎮上，開馬店的人家倒佔了十之五六，從這裏找到他們的生活。

西南山國間的交通和運輸貨物，那一樣是離得了馬和騾子的力量呢？所以每當日落黃昏天色溟溟的時候。除掉挑着擔兒的客商以外，來到這村鎮投宿的最多的還是趕馬人了，他們穿着白羊皮的褂子，在褂子上綴着很多銀幣做的鈕扣，握着長槍，（這是用來防備土匪的擄劫的。）有的却把牠斜斜的掛在肩上。在他們的頭上常戴着小小的篋帽，垂下的兩條紅纓在頰邊擲動着，腳上穿着麻草鞋，爬山，過嶺，手裏拿着路上折來的樹

枝或買來的牛皮鞭子，在馬馱子後面隨意的打着，口裏吹着胡哨或是唱着山歌，走進了這鎮前的柵欄。

鎮上的平靜的空氣，在每天下午就是被這些趕馬人噪亂破了的。他們那魯莽，那麼放浪，但是他們十個人中倒有九個是那麼老老實實的，在任何一個村鎮或縣城，他們都會結下些善緣的。

就是在幾年以前，有一批趕馬人是時常到這方來的，他們的騾馬和人都很多，常時承攬了省城的大商號的貨物駝運到四川那邊去賣脫，有時是駝一些山貨藥材，有時是綿紗，然而最多的是運送雅片煙，因為這一項買賣，正是可以給商家們多賺點錢的。這一批人到淺渡鎮，他們很習慣的進了我們現在住着的馬店，因為他們的主客互相間都很融洽了。

這店子的主人是早經去世了的，他遺留下來的是一個妻子和女兒雲姑，棺材抬出門去到如今，她們母女倆就靠着這馬店爲生，老實說只要房子不會塌倒了，生意終歸是興

旺的，房子又廣招待的又好。別說老板娘是這麼對人一團和氣，就是雲姑這小妮子也是那麼惹人疼愛的。

在前些時的一個秋天，那一批趕馬人又來到她們店子裏了，馬鍋頭的嘈雜又充塞了這店子。大家下着馬馱子，喂着馬料，馬的長嘴在木槽裏把豆和乾草嚼得陣響，這便是畜牲們流一天汗所得的報酬了。但是，那些趕馬人呢？他們還要喘着氣去收拾那些大商號的貨物。還要去偷理馬馱子上東西，還要去上稅……到夜晚上燈的時候才會那麼清清爽爽的坐下來，大家聚在一堆烟，抽的抽烟，談天的談天，這一剎那才是他們的自由呵。

年輕的趕馬人，正坐在一個條凳上悠閒的彈着月琴，他沉默着，眼睛半睜半閉的看着漆黑的樓板，看着同伴們的臉。他有着結實得像栗樹的身軀，濃黑得像墨塗的眉毛，他爸爸替留下來的羊皮褂子披開了來，裏面是一件深藍的布衣。

黃昏，格子門中間的縫兒裂開，一道光先就射進寬闊的屋子來，是雲姑來上燈了。

她一仰起頭來這正看見那年輕的趕馬人：棕紅色的雙頰，和着一雙多情的眼睛。

她把那小煤油燈輕輕的掛在牆壁上，然而這屋子仍是昏昏的只見人的影子。

月琴彈着富有山野風味的曲調是多麼令人神往呵，聽呀！那手指震抖在兩行絃索間，月琴上的幾點星宿似的小鏡發着光，鬚頭上的長鬚隨着歌聲閃動，呵！多放浪呀！

『阿妹！

哥哥想你，真想你！

請個畫師來畫你。

把你畫在月琴上，

抱着月琴如抱你。』

小祿的琴聲和細劣的歌唱。足以令雲姑呆住了，她呆呆的立在那門邊諦聽着這琴音，一雙美麗的媚人的星眸，偷偷地凝視着那絃索間動首的手指。

『雲姑！來唱一曲吧！』小祿微笑着用眼睛釘住她。

她有點覺得心神不安定，臉是熱烘烘的，低下頭去只用手弄着圍腰的腳邊，這爲什麼呢？本來他們廝混熟了。小祿側着頭問；

『怎麼？半年不見就忸怩起來了嗎？』

『啣舌根的小鬼！』雲姑低聲的罵。

『來一曲呀，怕什麼呢？一伙都是熟人。』大家附和着說。

『我不！』雲姑扭着腰幹。

『真不爽快！』大家埋怨着

『我要學學彈這月琴，肯不肯教，小祿』雲姑用手指着正被彈動的東西。

『對呀！你先唱一曲。』大家拍着掌喧叫着『唱唱完我們叫他教你。好不好？』

『……………』

是可愛的雲姑開始和着琴音唱着多情山歌了，大家都靜默下來。聽着那十七歲少女的婉轉的歌喉霸佔了這無闕的空間。她使每一個趕馬人忘記了整日風塵的勞頓，她使年



輕的男子們像喝了醉人的酒<sup>四</sup>。

就是在歌聲停止以後，青年的趕馬人便把那無人能及的技能傳授了這個美麗的女弟子了，他一樣的講解着，讓雲姑抱着那月琴去嘗試，去彈弄，直到夜深人靜，月步中天，

次日，天才翻魚肚色，屋瓦上的霜還是那麼厚厚鋪滿，風還是那麼冷的清晨，這一批馬幫又把馬馱子一架架的放在騾子背上，出了店門，他們一些奔波勞碌的人又要離開淺渡鎮到別處去了，

雲姑照例的起得很早把飯煮給他們吃了以後，看着這些旅客們走了，剛在分別的當兒小祿把那一抱精緻內廣通月琴遞在她的手裏，『讓你好好的獨自學學吧！』

『……』雲姑楞了他一眼，

『下趟來可要放的，』小祿微笑着點點頭反身踏上征程了，

月琴，這是多下流的東西，好人家別說有她就是，都聽願聽的，尤其是這年紀輕輕

的姑娘更不應該小祿那兒接受了這一件不正當的禮物。這些她的媽媽都一概知道的，但是，她向一就溺愛了這獨生的女兒，只要雲姑能在月琴上找到快樂，那有什麼關係呢？以後，只要是馬店裏沒有住客，或是她該做的事情全做完了，便獨自抱着小小的月琴坐在樓窗邊，彈着，彈着，從指尖上溜出無限的幽怨，對着那夕陽落照下的金沙江畔，或是對着那淡月浸不透的葱籠的栖鳳山，讓這些景色繙聽着她柔懷的低訴吧！

漸漸的日子久遠，月琴是愈彈愈好了，轉眼又將近半載的時候，母親有一次陡然發現一件不可了解的小事，那便是她看見雲姑坐在樓窗邊，一面彈琴一面流淚，女兒已經不會從這東西上找到快樂了。

「爲什麼哭呀？」母親問，

「沒有，我怎麼會哭，風吹，真利害呢！」她微笑着轉過頭來，忙用手帕試着牆上的淚液『唔……』母親半信半疑的哼一聲，於是走開去做旁事情去了。

仲夏的薰風吹拂過遙遠的山野，遠遠的便聽得響亮的驛子頭上的銅鈴在山路響過。

無疑是馬幫又來了，因為時候已經是傍晚，該是淺渡鎮嘈亂的當兒了，但是雲姑怎麼預料得到呢？她看見小祿是隨在馬馱子的後面進了自己的馬店，

她們相見是多喜悅呵！會心的在門邊相視淺笑了，小祿還是和從前那麼的結實那麼的活潑潑的，這是，雲姑像被一支鐵掌玩動他的心，是在酸痛的跳個不住，

小祿從大鍋裏舀了熱水，坐在門邊的小攪子上洗着那一雙走得開裂的腳，他便偏着頭向站在旁邊的雲姑問話；

「你一定把月琴彈得很好了」，是嗎？

「還是不及你；」雲姑嬌媚的說，

「喲！這麼客氣，拿來彈給我聽聽吧，」

晚上，園子裏的竹林前面坐着兩個人，他們在啾啾低語；

「你想想看，他以後怎麼還能來呢？我從小就沒有父母，跟着騾子屁股跪了這麼多年，漫山越嶺，起早睡遲的，到頭來只混得點口頭食，老板却在家裏等着拿商號付給他

的駝費，拿着錢抽大煙，討小老婆，我老早就不想幹的，有一個堂哥哥在鎮遠縣裏辦團防，我要去找他，雲姑！你媽媽不肯，你跟我走吧！我總有出頭的日子……」

「我怎麼能離開家？媽媽只是一個人呵；」咽哽着的聲音「並且地方上的人，嘴裏總是愛飛流短長的，」

「這還管了這麼多！」

樹上的蟬聲不住的叫着。

翌日，天還剛亮的時候，母親找雲姑，趕馬人找他們的小祿，都不見了，小祿不見倒是小事，可是雲姑的母親却痛苦着咀咒不止，終於。趕馬人如常的趕着馱子離開淺渡鎮，但是雲姑的母親就用錢請人去追尋她的獨生女兒。

事情倒有想不到的收穫的，在距離鎮上有二十里路的地方找到小祿和雲姑了，他們在一座山脚歇息着，人去到，小鹿兒般的逃脫了，雲姑被拖回鎮來，但是她哭，她不願，向着小祿逃的方向招手，

當然，慈母的心是棉花做的，事情倒可以就這麼容忍下去，但是雲姑自回到家來以後，鎮上的長者對她施着白眼，年輕人對她吐着唾沫。她從此出不了門，滿街全像蹲遍了魔鬼，事情還沒隔了兩個月，憂鬱，羞愧堅決了她的心，在冷不防的一天晚上，她在後山的一棵松樹上自縊死了。

這消息風般的傳透了小小的鎮市，母親的悲痛之餘要想把尸首好好的裝殮一下，在鎮上的人人家却不准，『這還夠得上裝棺材嗎？她不僅只是丟了她家的臉，連我們鎮上的聲名都被她掃光了。』一個婦人又怎麼有辦法違拗這社會的裁制呢？於是，一個不軟不硬的屍體被埋在土坑裏回了。

一年，兩年，輕輕的過去了。

迤北這幾縣在風聲鶴唳的日子當中過了下去，匪就是千千萬萬的分開多少股，在村鎮間竄來竄去。來往旅途的客商也要結成隊才敢走了。若果是有值錢的貨。那縣公署還得派團丁保護呢！

匪的蹤跡就在淺渡鎮的附近的山野間有一股，這消息是確實的。但是，誰又知道他是什麼時候來，全鎮的人是那麼驚惶不安的。白晝，夜晚。都叫人在山頂上守哨。若果有人來大家也好先得個知道。有錢人家，老早把值價的細軟包紮起，不方便帶的却已經埋在花園裏或是放在夾壁中間去了。

委實是被他們等待到了。那一天黃昏，山頂上看哨的人在拚命的敲響了一面破鑼，全鎮的人就男女老幼的往村外跑了，孩子哭，犬吠，呼喊的聲音嘈雜成一片。

漫山遍野的是騎驢子或走路的匪，隨意的打了一兩槍便到了村外的木柵外面，來的人都一面喊一面咀咒着走近來。人却走得光光的了，每一家的門却大大的開着。

晚上。火燄猙獰在鎮前鎮後。

鎮上很多人沒有逃走，他們沒有什麼值得懼怕的。石匠老李也是一個，他正在他自己的稻草棚下面做着石工，就好像沒有一件和他相干般的，鐵的鑿子在石頭上打出叮叮的聲音飛出紅紅的火花。

棚子外面有脚步聲，幾個人走進來。

「他就是老李！」有個人指着坐在地下的他。

他站直起身子，細細的用眼睛往對面一看，倒把他嚇得一跳，是那麼一個二十多歲的夥子，又粗又黑的眉毛，棕紅的臉，頭上戴着一頂草帽。手裏握着一支馬槍。

「你是石匠？」

「是！」老李連忙答應。

「我要托你做點事。」那人踏進一步。

「請說吧！」

「你替我做一對石標杆，一對石獅子，一塊大碑，豎在雲姑的墳上。」

「是不是開馬店那家的姑娘？」老李問。

那人點點頭，隨着從口袋裏摸出一個紙包，遞在石匠手裏。

「先給你二千塊錢，無論如何幫我做好。天理良心，多的錢算是手工錢。若果兩個

月內不弄好響起來，我看你有幾個狗命。」

「！一定做，一定做，我過天去找她媽媽商量一下。」

回轉身四五個人便要走了。

「你莫以爲他以後不會來看，混吃了這筆錢，老李！」

「不會不會，請你放心。」

步聲漸漸的遠了，直到聽不見。

等到匪全部走了以後，逃難的人才冷落的回來，雖然有些大戶人家的房子被火燒掉了，但是沒有殺人總還算是好的。

石匠老李找着雲姑的母親商量立石標石獅子，當照，不要自己花半文錢做這麼一件事誰不願意，但是鎮上的人又怎麼樣呢？要裝棺材尙且不准，何況立石標石獅，這些東西都是要有「功名」的人才資格享受的，又豈能讓這樣一個女孩子「占光」。

「這倒是爲難的事。」雲姑的母親說。



『這有什麼，祇要把錢花在他們頭上幾文，塗住了口，也就好辦了，若果還不行，就老老實實把前因後果說他個分明，嚇他們一下，誰不怕那些『龍背客』再下山來鬧一番。』

『好，就這麼辦。』

『事情是這樣了結的，現在又是幾年了。』馬鍋頭講完了這故事，抬起茶杯微笑着說；

這時一切都寂靜，只有狂風吹來江濤的澎湃。

露濕襪履的清晨，我們到後山上去看看淺渡的景色，剛到半山坡，遠遠的便見一雙標杆矗立着，石獅蛻伏着像正酣睡的樣子，中間一塊碑上有『忘女去姑之墓』的字樣。山上草是已經長得很深了。眼前還有幾棵松樹穆然的伸着腰幹，這時太陽漸漸的從山谷中間昇起來了，然而白色的風霧還在浮動着。

在春朝的少女的墓頭，歌唱着翠鳥和黃鸝，寂靜中隱約的一兩聲趕馬人的胡哨傳

來。  
着。

當日中午我們便離開淺渡鎮了，船至江心，我們還能看得見雲姑墓頭的石標矗立

一九三五，四，改作

## 街 隣

枯黃的樹葉鋪遍了石道和橋頭，正當日暮昏黃，湖上是更覺得淒清岑寂，只前零落的歸鳥悉率率地在蘆葦之間寒噪着。

金風九秋的天候，是這樣不覺間悄悄臨凡了！

是歸到故鄉去的一個禮拜以後，一切都覺得陌生和新鮮。是的，一切都已經變了，我們終日徜徉的翠湖堤雖然如前，但是人的心，人的事……變得真利害啊。

我剛從橋上下來，在落葉淒迷中便見到一個婦人正在石道上俯身掃拾着落葉。穿着一件深色的單衣，補綴上幾塊另一顏色的布。臂上還露出肉來。

樹葉被她一堆一堆掃起來，集攏了裝進一個破舊的竹籬裏面。那些被掃過的地方露

出了石道，樹葉又不竭止的飄到道上，水裏。

沙！沙！沙！靜寂中只有竹掃帚的聲音，她只注意自己的工作，樹上的葉子飛下來貼在她的肩膀上和她蓬蓬地如像雀巢一般的頭髮。

我剛走過，她不經意地抬起頭來。開始，她用微啞的嗓子向我叫了起來。

我很驚訝的站住了，經過許久的注視以後，我才認識出是街隣孫大嫵。

「呵！是你呀！孫大嫵！」我提高嗓子的叫道。

「是，不錯！你出門這許多年，可把我記不清楚了，我倒記得你的。」

一面說着，在她有了縐紋的面龐上現出一層暗淡得如雲的苦笑。

「你真老得多了，頭髮也有些半白……」我望着她的頭髮嘆息。

他把掃帚收拾了起來，又把滿滿的一籐樹葉揩在背上，看着她倒不怎麼吃力。只是腰微微有點兒彎着。左手持着一根木棍子。

「我們一道回家吧！」她對我說。

「好！」我似有所感的只答應了一個字。

和着她全，慢慢的向回家的路途走去，沉默了一陣，我沒有再去鑑賞翠湖秋景的雅興。只覺得像有一塊深色的布包裹住我的心。

「你還是和以前一樣的好，就是老了些。」我又重複的說。

「是呵！命苦的人……你也長高了許多了，比以前就是兩個人，孩子氣一點也沒有了。那天回來的？」

「才回來六七天呢？」

「日子真快，一轉眼又是七八年了……」

湖堤上沒有行人，我和她一步一步的踏着輕軟的枯葉走回家去。

她敘述着她六七年來生活的歷程。

「米一年比一年貴了，以前還可以去買點倉米，前街上王大人家施捨一些。這兩年却不行。你看我一雙手一雙腳到底怎麼辦？顧得了多少？」

「實也難得像你這樣的人！」

「我也只說辛辛苦苦只要了了此生也就算了，唉！那裏又會料到他要在先死掉……」她低聲的說。

「誰」我猛然的驚訝起來。

「我當家的！」

「死了嗎？什麼時候？」「去年夏天。」她答「幸而街坊上討得幾塊錢施棺會裏要了一口薄皮棺材裝了才把他送上山去。」

「你不說我還不知道的。」

「也好！他死掉大家都清爽一些，這個年頭……」

一路講着便不覺到了她的門口了。

「回家了吧，過天我得閒要來看看你的。」她回頭來又是一個淒然的苦笑。

直到她擋着沉重的竹籬隱沒在破牆裏面。

難堪的心情，深沉的回憶——

模糊不清的若干年前，大致她就住在我家的斜對面了。所奇怪的是那所破爛不堪的房子，僅只有小小點短短的破牆圍着一間漆黑沒有光線的屋子。從破牆的缺口處就可以直接看到全屋子的情形。有什麼呢，也不過是滿地堆得一些字紙，樹葉，和一些破的瓶子。其次便是一張四方的桌子上面終年四季都擺着一口土沙鍋。

那是第一次般的，我剛從小學校裏放了學回家來，和母親正坐在階前談天的時候。忽然她就進大門來到我們前面。很長的一件布衣服齊了她的膝蓋，背上是一個竹籬子擋着。

「太太！家裏有字紙給我一些。」她很和氣的向母親問。

「有！你自己拿吧！」

一面她把字紙裝滿了寫着「敬惜字紙」四個大字的小籬子裏。一面和母親說了些家庭瑣事。因為是街鄰，彼此都認得的。那時，母親就叫我們喊她「孫大嬭」。這已經成

了習慣，但她都沒有一次答應我們。她心裏似乎存得有「不敢當」的意味在裏面。僅只是深深的彎着腰滿臉堆着笑容。

平凡的過了幾久。

有一天，我挾着書本經過那短牆缺口處向裏面一看，便發現一件令我當時不可解的事，不知是孫大嫵的什麼人——一個三十歲的男子。正坐在牆脚下烤太陽。那樣子是蓬頭垢面，頭髮長得如像囚犯一般的，更奇怪的是一面烤着太陽一面還抖戰得十分利害。

「怎麼這樣天氣烤太陽還嫌冷嗎？直是如此的抖……」

我如此的思索着，是不經意的過去了。

經過了些日子，還是見那男子低着头抖，抖得像水在碗裏蕩搖我終於跑着母親面前問道。

「媽媽！怎麼對面孫大嫵家那個男人，一天只見他抖。

「恐怕是瘧疾吧！」



「不！很多日子了，決定不是……」我反對母親那漠不關心的猜測。

「那麼等着問問孫大嫵吧！」

母親既然如此的答應，那時也就算了。記得有一次是我和母親在大門口買夜來香花，孫大嫵又走到了我們面前。

「後花園裏有荃蔴，我去割一些。」她像對母親說。

「好！只管去割。」

等到她揩着荃蔴出來，母親使她休息一回兒回家去。順便問到她男人是誰、爲什麼整天的抖？由這點開頭，她便對我們敘說出她的家世與遭遇。從這時起，我們對這一個不幸的人更加關心了。

她嫁的丈夫便是我們常見的那個男人，姓孫。

原先，他們本是在橋領營耕田地的，上沒有父母下沒有子女的兩口兒。在滿清手裏做別人的佃戶倒也不怎壞，至少也還能夠混得過日子來。等到民國來漸漸的就痛苦了

。終年四季忙到頭來，一粒穀子都剩不到手裏。單是派門戶錢也就夠擔責一下。

「我們把田還了吳大人，不要種田了。」她的丈夫向她說。

「不種田又去做什麼呢？」

「做別的活計。」

「你會不會？」

「做木匠，和李老三一塊去和人蓋房子。」

脫離了田間，便隸屬於李老三——包工頭——的統領之下。東去幾天西去幾天，這兒蓋一所，那兒蓋一所。雖然吃苦是和種田沒有兩樣，工錢也會被李老三抽十分之一二的，但是總有點積蓄了。大家都喜歡，總說「好人自有天照看。」

冬天，雖然沒有下雪，可是也就夠冷。

超乎例外的，李老三接下了一頭現意，說是要蓋一個大商號，在年內把它蓋起，預備明春開張。倒可以多加點工錢。只用嘴不出力的李老三喜歡得眉開眼笑。鼓吹大家答

覆下來。

「豎柑正值紫微星，上樑欣逢黃道日」的紅紙對聯正預備貼上那天，孫大嫵的丈夫剛扒上搭起了架子的屋子上時，因為在上回做工用力過猛，北風又大，一個不留心便跌了下來。

上樑是那大商號的吉日，而却是孫大嫵的凶日了。她聽得這個惡耗趕緊奔上城去。在醫院裏面會着幸而沒有立時斃命的丈夫。

花盡了數年來的積蓄，出了醫院的人雖然沒有死，但是已經有此不治之症——過身四肢終日都會不停的抖着，幾乎到坐都坐不穩當。漸漸的瘦弱得只是閃動着一雙無神的眼晴。

死水怎能夠經得住汲取，錢用罄，搬到這兒住，過乞討的日子。

孫大嫵對丈夫可算是盡了一個妻子應有的責任，以後，我們是常見她每天都把如像乾柴的丈夫抱到牆腳下來烤太陽。自己去河家討點那家要些的過活，到吃飯時，她總得

先煮好了粥一口一口的喂到丈夫的嘴裏，肚子飽了，她又才跨出破牆的缺口，各處拾取她所要的字紙，破布，荃蔴，落葉，一切別人鄙棄的東西。不知是什麼用處，我們也沒有問過她。

有時也會和她丈夫生氣，那總是她一個人在痛哭狂號着，如木偶一般的抖着的丈夫，只是瞪着一雙大得沒神的眼睛。

誰知此我回故鄉來却不見她的丈夫了。

「也好！他死掉大家都清爽一些，這個年頭……」

她的話，她隱沒在破牆裏的背影……

## 綠玉酒杯

額外科員劉恩錫用衣袖揩了一揩頭上的汗水，放下了毛筆。仰起頭來抽了一口氣，只是一陣的癡想凝想。

窗外的槐樹上已經喳喳的噪著黑漆一塊的烏鴉。夕陽像血一般的浸透了整個第三科的辦公室。劉恩錫看看時候也不算早了，但是，同事諸公還正在低着腦袋寫着。科長那一黃瘦的小臉，像雀子的眼睛，八字鬚……一切令人可恨而不敢出氣的形像已經暫時離開了。劉恩錫又像才從水肚子裏伸出頭來一般的抽了第二口氣。很大胆的向前面的楊科員問話：

「怎麼這個時候還不搖鈴下公。真欺祖！太陽落山了，阿三是不是死了半截啦！」

「這日子真不容易過。」楊科員嘆息地擺了擺頭。

劉恩錫無聊地從口袋裏拉出半截仙島烟來，透透的吸了一口，精神倒覺得煥發了些。一身子的疲倦就從白色的烟霧中飄散去了。全辦公室依然沉默下去。自己的事真不能不想，做騰文公倒也不要緊，不過做了這幾年每月的薪水還是不夠開支，到現在七月份了，而六月份的還拿不到手，公家真是「又要馬兒跑得好，又要馬兒不吃草。」呀。

可不是想起來令人傷心掉淚。想到前清時候自己的祖父是做過了提督軍門，皇帝曾經賞賜有什麼頭品頂戴，譬如黃馬掛呀，寶石頂呀，魚眼花翎呀……不一而足。那時節可不是多麼顯赫。後來父親也做了七品官兒。雖然比上一代弱些，但是總是正大堂皇的「民之父母」。出門三聲炮進門三聲炮。自己弟兄兩人在縣公署裏每人讀點四書五經多麼愜意。誰知到而今天比一天落拓，一天比一天倒霉。每天仰人鼻息的寫點字。連妻室兒女都養不活。這樣過下去真不算是男子漢大丈夫。

「千怪萬怪還是怪祖父死了，父親也死了。」他想到這些些事難免無限的苦楚。由

不得以往和將來的事更湧上心頭來。

祖父從前也會買下一些田產地產，不曉得爲什麼一天賣一點一天賣一點，弄得個乾乾淨淨一絲不留。所遺留下來的全是不中用的一些做官用的東西。從前的袍褂。記得去年曾經打個主意把牠一概賣掉，但是總找不到一個顧主。到現在還置諸高閣，灰塵鋪得遍處皆是。連自己都有些冷心。

以前是「相公」，「少爺」。現在却僅只是小小的科員而已，撫今憶昔能不感傷，所以可算是歷盡世事，飽嘗社會許多酸辛，鬍子是漸漸的硬得像針一般的刺手，心是像沒有力般的跳動着，苟延着這一線生命。

劉恩錫把烟頭子往地下一拋，中止了一切的回想。

鈴聲算是如大赦般的響了，劉恩錫抱着一本東周列國志和着一般公務人員擁出民政廳來。剛到街上，第一件大事便衝進他的心頭來，那便是抽鴉片煙。這件東西固然是化費了他的一大筆進款，但是他自己倒滿樂意的。他曾經對人說「烟燈下面有小神仙跳舞

，並且有上下古今中外」雖然沒有多少人知道和憑信，

一進黑漆漆的煙館又整整的混過了一個下午。頭昏昏的踱回家去，已經黃昏將至的時候了，剛到大門口便撞見自家的小孩子看着賣糖的小販和隔隣吃糖的小孩子發呆，一見他來了便扯着他的藍布大衫叫：

「爸爸！買點糖吧。一個銅仙一點……」

「沒有錢！」他悄悄的說。

「我要買！」孩子還是扯着衣裳。

一下清脆的聲音，藍布大衫被扯破了一長條口子，本來一件唯一的長衫穿了不少的日子，劉恩錫却大發雷霆了。把孩子就是往門口一拖，拖進家來就是兩個耳光。孩子大哭。自己還在罵得聲聲利害。

「小鬼！飯都幾乎沒有吃的了還要吃糖，現在扯破了衣服看你怎麼辦。」

老婆聽得哭聲和罵聲，急忙從廚房裏跑出來，一見自己的孩子闖下了這麼大的禍，



怎麼也不敢出聲，只得默默的把孩子抱走了。

一回家來便覺得冷清清的，看看什麼東西都當完賣完了，四塊牆壁，一張桌子總令人愁煞。老婆不久把紅米飯和蘿蔔湯抬上桌了。一面吃着飯一面說道：

「明天又沒有米了，昨天向李大叔借得的錢叫你不要賭你總不信，你看又想什麼辦法。」

「少嘈囉！現在這種世道，善財難捨，誰不想在賭場上贏得多一點，過幾天好日子。誰曉得，輸贏是命……。」

「未必長此以往的過下去？」

「我自然有辦法。一他矜持的說：一堂堂七尺丈夫，難道還會餓死。一

路

線

這句話他常常愛說，他果然有滿肚皮的「大丈夫」思想，沒有錢總是有辦法的，他腦子裏天天打着主意永遠不會停止。他打着主意怎麼樣得來一筆人些的進款，如像在賭場裏贏得的那般的容易。但是他却没有勇氣去搶人。所以這倒費點時間去計劃和思索。

的。

「你又有什麼辦法。」老婆追着問。

「今天才想起的，說來話長。」他放下筷子來，預備抽一支香烟。

「你講講看。」

「可以，我們商量也好。」

「事情是遠在七年之前，」劉恩錫開始談了起來：「我的父親臨終的時候曾經對我們弟兄二人囑咐了一件事。是說祖父死了以後弟兄間便要鬧分家產。那時田產房屋都有辦法的分配妥當了，但是唯有古董玩器分配得不甚平均，弟兄間爭吵的十分利害，棺材尚未抬出門便吵得天翻地覆。結果是由親友來調解，把大部份的都分掉了。惟有兩個很貴重的東西誰都想要，一件是一支綠玉的酒杯，一件是全串沉香木的數珠。親友們沒有法子分配，就主張把牠全裝進棺材去。一方面是葬物比較豐厚，一方面平息了將來許多紛爭。」

「那時，父親們都很願意。雖然大家對這兩件東西十分可惜。到後來父親們這一輩的三弟兄大家約法三章，不准誰到墳山上去盜掘，也不能將這種事告訴外人。到後來大伯伯絕了後嗣，三叔搬到外孫去了。父親吩咐不准誰去發掘，並且叫他們時常去看看。緣因是恐怕發掘了影響自家的風水，使祖父的陰靈不安。」

「我想現在以其永世埋在土裏，不如去把他拿出來賣掉，至少也夠過三五年。你以爲如何？」

「這倒是一個好方法不過恐怕親友說話。」老婆喜歡得心花怒放的張着嘴。

「怕什麼。該是我家姓劉的東西呀。」

「找大哥去商量一下才行。」

那自然嘍！」

半夜三更，劉恩錫又從烟館裏回家來，一直走到上房去。從窗外看看，大哥房裏還有燈光，他便叫了一聲：

「大哥！」

「二弟嗎？什麼事？」大哥在裏面發出驚訝的問話。

「睡了沒有？」

「沒有？」

「我想和你商量一件事。」

「好，在中堂裏坐着等我一下吧。」

中堂裏的菜油燈半明半暗的。劉恩錫心裏似乎有幾分不自然，到底是說好呢，還是不說好。一霎間總有些難得委決。忽然，他大哥拖着一對半截鞋子走了出來，衣服披着。長得幾個月沒有剪的頭髮下面現在一塊灰白得如臘一般的臉。

「我今天替徐府上介紹得一處房子，」共是八萬五的賣價，中費在內。大約兩三天後寫了杜契，我便可以收入幾百塊錢，那時大家分點費用。不過這做中人也不容易，跑來跑去說長說短，真是比狗不如……！」他大哥坐下來冷冷的說。

「當然！」他口裏答應着，心裏在打算。真有些難說出口。

「你打量和我說什麼話？」大哥催促着。

「……」他沉默。

「有話只管說，弟兄間還怕說不出口嗎？」

「我想近兩年來日子這樣難過，再也難維持生活了。我們也得想個法子，暫時的解決一下現時的難關。大哥！你還記得父親的遺囑吧！」

「怎樣？」大哥有點奇異的問。

「我想……我們不如去把祖父的那口棺材打開，把那些古玩拿出來賣賣也好。埋在山上也是無用。鬼嘍，神嘍，我才不相信，」

這樣說了以後，他大哥沒有說什麼話。其實說大家的病還不是一樣。

「等我斟酌一下！」最後逼出大哥一句話來。

街上已經打過了三更。

劉恩錫摸索回自家房間裏去。

夏天這個李候本來就多雨，雖然是連綿了好幾天了，但是不能因為下雨而停頓他們執望中的工作。這天，劉恩錫弟兄二人便悄悄的領着四五個小工，向蜈蚣山那邊冒雨去了。

「據說那杯子還會發寶光呢！」劉恩錫對大哥說。

「一定要好好的找個主顧才行。」

走上山道時雨還正在飄着，山頂被白露擁抱着。他心裏有些兒慌亂，這不知是甚麼緣故，固然掘墳這件事確實是有些不慣做的。

大家休息一陣便開始動手，四五個做工的先把很大的塊碑碼放倒了，然後一鋤一鋤的把長滿野草的土塚弄開。漸漸的一具將近腐朽的棺材出現在他們的眼前。

「把蓋子掀開吧！」大哥吩咐着。

不可磨滅的印象——那一具體體的帶黃色的樣子也就夠看，何況又有些前清服制的碎

片，一條短短的髮辮餘膿在裏面。

「等我來！」劉恩錫首先跳下坑去。

「輕輕的翻，東西總在骨頭附近。」大哥說。

真的，劉恩錫們的希望實現了，他在頭骨附近摸到了被土裹住的綠玉酒杯，但是別的東西終究不見。費了幾個鐘頭他才跳出坑來。當場便把裹住杯子的土弄掉，那杯子很大，但是完全是綠得沒有疵瑕的。他們弟兄二人在山上就來了一陣的玩賞和品評。

「總值幾千塊錢。」

「恐怕不了。」

大哥叫做工的隨使貓貓虎虎的埋了起來。淒雨仍是飄着，黃昏逐漸來臨。我們從事於掘墳的一般人與高采然的離開蜈蚣山，走上他們的歸途。

兩日後，新聞報上有下面的一段記載。

一日前蜈蚣上脚路側，忽發現男屍二具，不明姓氏，屍側有鋤三把，查屍身確係生

前破鋤頭擊死者，兇手正在查偵中，詳情容續探報。

一九三〇，五，十四。



## 螳螂山的火焰

喔！喔！喔！

後場子的紅冠兒公鷄叫了幾聲，拍着兩支翅膀。

「起身呀！阿尙！阿尙。」黑暗的屋角落媽媽在喊。「天快亮了。」

聽得媽媽喊他毫不打主意的穿好衣服翻下床來，伸手向牆上摸得那塊半濕的汗巾揩一揩臉，使把麻繩一圈兒的圍在腰帶中間砍刀橫在肚子上，從門後面拿了扁擔便要走，忽然他想到點兒事又退轉身到媽媽的床邊；

「媽！太陽出時你把昨天砍的拿到場子裏晒晒吧。」

「我會做的，你快走了，免得又叫他們等你。」

把門一開一股涼風就鑽進毛孔去，天上還在那麼灰灰暗暗的，啓明早亮得像水晶石般在閃爍着，茅草屋頂上和路邊，薄薄的鋪着一層霜粉。草鞋走過的地方就空着一對顯明的跡印，發出微細的沙沙的聲音。

村狗聽得脚步聲就伏在路邊叫，他正走着就看見旺生從屋子裏跨出來，眼角上還粘着綠黃色的眼屎沒有弄掉，一出門東瞻西望的。粗大的頸子使他連領上的紐扣都扣不攏。

「我還想去叫你！」從大頸子裏發出觸重的聲音。

「走！去約板哥。」

敲門 喊人，直到東方白透了才算男男女女的擁出村子，到清水溝邊就是土地廟面對着一大片田野，三四十個人分成幾小堆的向正路上且談且走，女人們背上背着竹籬，左擺右擺的，男的却都把扁擔橫躺在肩上或是握在手裏玩耍着，就像是唱鄉戲在台上舞長槍那麼的。

阿尚悄悄的把自己的扁擔直豎在金秀那小妮子的背籬裏，金秀回過頭一看，順手把

扁擔抽出來追着阿尙要想打，嘴裏一邊在笑一邊在罵；

「死鬼！還當我不知道想討便宜。」

大家都望着金秀那麼白淨的一塊臉孔兒笑了。

「真兇真兇，要打老公！」阿尙遠遠的回過頭來嘴裏邊在叫。（註一）

大家又笑了，金秀氣得便把拿着的扁擔往地上一拋，蹣着嘴唇走路，阿尙拾起來，大家又平平靜靜的，但是已經走到山腳的紅泥洞了。

蟬螂山連綿不知道有幾里，因為靠近阿尙們住的化龍村，於是，沒有田地的人家就來這山上砍柴到城裏去賣，就有田地的人家抽點空也要去砍點柴自己燒水煮飯，就附近蟬螂山的村寨都是這麼樣的，已經是從祖輩做到現在了。

（註一） 老公即丈夫。

線 路

山是那麽高峻而且蒼翠，松、杉、柏、栗……什麼樹都有，長得密密的，要是你走進林裏去，真要給你看不見一點兒天上的雲影，人找不着人。若果不是伙伴多，還會碰

得見豺狼的。

大家爬上土坡去，太陽才冒出頭，路上的霜幾乎要滑倒人，樹林的東面泛着一層紅的朝陽，早晨的風還是那麼大，吹得人冷得打戰，臉和雙手是凍得紅通通的。一到山上三四十個人便照例的分開了，幾個人集在一處，各自去砍各自的。

和阿尙一道的是四個人，最有趣最可愛的金秀也在內，一窠的跑到東北邊的叢林裏去，腳在枯葉中間發出悉率的聲音。

「就這點好！」後面的人叫。

大家站定舉頭四邊一看，倒也委實不錯，有半粗的松樹和另外一些雜樹長得很高，走在前面的人又回到原處，金秀把背籠首先就放下地來，阿尙也把扁擔拋在樹腳根。

在叢林裏不十分光亮，一股山野裏落葉枯敗和松脂的氣味很重，才睡醒的鬼子常常從人背後的草間溜過去，大家談笑着，聲音顯得特別的大。

男的開始選定了幾株樹各自用力砍伐着，刀子和堅濕的樹幹擠出響亮的回聲，汗流

，握着刀的手發紅，喘着氣，但是女人們都佔了便宜，她們只是把細的枝子蹲在地上砍開弄得一樣長短就完事，不會像男子那麼爬得高高的或是在樹根上使着偌大的力。不過，她們有點事是非動手不成的，那便是做午飯。

快要到了日當頂，看着大家砍下來的東西已被齊整的一段段的堆起來，給繩子捆好的時候。阿金秀們便把背籬裏的銅鍋拿出來，在地下用砍刀掘一個坑，坑邊放了三個石塊，然後把銅鍋蓋打開喊過來；

「快拼米來，時候不早囉！」

各人把自己從家裏包來的米和醃菜遞給金秀布袋子裏倒出來不同的米粒混合在一處，金秀拿到山澗裏去淘了米又回到叢林中，讓銅鍋放在三個石塊中間，一些枯葉和樹枝拋在土坑裏，就這麼的用火柴把火燃起了，火舌頭在鍋邊一舐一舐的，金秀就蹲在那兒一邊添枯葉一邊等飯熟，而阿尙們却仍然在那兒歇了又做做了又歇的。有時高興還要唱幾聲山歌咧。

被破開肚皮的樹幹已經黃塊黃塊的捆在各自的麻繩中間，就金秀的背籬都用不着她親自動手，老早已經就滿滿的了。他們坐在樹腳下面一邊拭着臉上手臂上的汗，一邊講着東家長西家短，一陣林間的風吹了過身，覺得背上涼得像冷水沖來般的舒快。

「喂！來吃吧！熟了！」金秀在那邊招手。

大家站了起來像賽跑般的擁到火坑的旁邊。

圍成一個圈兒的蹲了下去，大家什麼都不顧的狼吞虎嚥，雖則沒有可口的肉，每天都只是點兒醃菜，但是吃得飽也就夠了。吃飽了有力氣，多難的事都做得了。

這座螳螂山簡直是他們的世界，「天不收地不管的」。在先吃完飯的徐福走到林子外邊的大石頭上站着看看，天上的太陽還沒有當頂，大家幫着金秀們洗洗碗和銅鍋，時候還早咧。把砍好的柴從新弄好，坐在樹根腳讓金秀們唱曲子，讓阿尙們講講古話。遠遠的傳來了悠長的打哨聲；

「呵，禍禍………」

徐福也伸長頸子的答過去這麼一聲，大家不約而同的把柴擔兒挑出林子去，看見斜坡上的小路上，小曹們的一夥已經下山了，一行的在遠遠的走着，陽光下，阿翠姐帽上的銀果兒一閃一閃的。

這一夥合進去更成了長長的一個行列。

「你們今天倒在先了。」

「我們人多手多的。」

「只怪我們的金秀燒飯燒得慢，」阿尙在後面擠眉弄眼的這麼說。

「好！還來怪我，那就不跟你們在一塊，」金秀在一邊氣忿忿的紅着臉。

「逗你的逗你的，怎麼就不高興了，哈哈……」阿尙一邊說，大家都隨着笑了。阿尙到了家門口時看見前幾天砍的那些柴已經被媽搬出門來了，在牆邊，場子上，都不鋪着倚靠着很多塊柴，陽光在替他烤乾掉。

媽在把麥子去喂那隻雄雞，剛才在門裏面把頭仰起來就見阿尙已經一溜河、溜河，

「的把新柴挑回家了。」

「松球帶些回來沒有？」媽媽問。

「倒忘記把麻布袋子拿了去，明天吧。」阿尙將擔子放在門口一邊答應着。

大概已經是響午了。好像是做慣了——每天都一樣的阿尙獨自把新砍下來的柴放在太陽下面曬着，又挑着那些已經曬乾了的柴到省城去，化龍村隔開省城本來只是十里多路，可是走起也要好些時候才能夠到的，走上了官道以後就碰見很多村前村後的熟人，一路談談說說，或是放下擔兒歇歇氣，不些時就看見大西門的魁星閣了。

在城裏面造幣廠的前邊，便是一個很寬的場子，那兒每天全是賣炭買柴的人塵集着，雖則沒有什麼人去規定過，可是他們總是賣炭的跟賣柴的人在一邊，賣柴的也跟賣柴的在一邊，並且那滿滿的擔兒却自然而然的很有條理的整齊的擺過去，一邊是幾行烏黑的炭擔，一邊是蒼黃的柴堆；中間讓開一條路，有不少的城裏住家的人是顧客，並且常常很多的柴是賣到造幣廠裏去，雖則價錢是比較市面上的低些，但是有人願賣給他們。



因爲免得坐在場子裏的苦，想想看，熱天太陽炙得頭昏，到冷天風風雨雨也不是受得過去的，四邊是石灰牆，你總不能離開了自己的擔子跑到瓦簷下去躲蔽，所以造幣廠的人來買總願早些挑給他們，免得老蹲在場子裏，還要和那些城裏的人一文兩文的講價，計較。

賣柴賣炭的人倒是什麼地方的都有，大家同村同寨的就聚在一塊，也好講講說說，另外最多的要算是裸裸柴人，他們也是挑着或是揸了幾籬松球來賣的，男男女女的也聚在一邊。講着蠻夷的話，紫紅色的臉上帶着純厚的誠實的模樣，女的在頭上戴着藍厚布的頭巾或花花綠綠的魚尾帽子，穿着緋紅色的褲子和寬花瓣的衣服，她們甚至於把不滿兩歲的小孩子背着來，並且還要挑柴擔子。在漢人的婦女們却不能做了的。

早晨到山裏砍柴雖則不要本錢可得要力的，挑回家來晒乾，下午把以前晒乾了的柴挑到省城去賣。兩頓飯一頓在山上吃，一頓是把家裏煮好的紅米飯裝在小小的布袋子裏掛在腰帶上，肚子餓的時候就這麼把嘴伸在布袋口一口一口的吃光了。阿尙過這樣的日子

子，化龍村的男男女女都也過這樣的日子，他們安安心的過着，只要到日頭墮下臥佛山的當兒能夠把一根扁担直擡在肩上，繩子拴在扁担的一端，手緊緊的握着賣柴得來的幾角錢，大家的心已經就夠滿足了。

常常阿尙們回家的時候總是在半路上天就黑了，疲倦得頭昏昏的，手脚是酸軟無力，慢慢的走在大道上，荒野間漆黑一片，墳山下的鬼火是綠閃綠閃的，有時遠聽得野狼像哭般的在晚風裏哼，若果不是人多，真叫你不敢再走。大家也不願說什麼話，看見遠遠的自己化龍村透出的幾點燈光，心裏面才更好過些，就說吧，人總是爲了活命才苦下去的，能夠找到歸着的地方心已經夠安定了。

到家，有氣沒力的敲一敲門，媽來開了，自己把賣得的錢交給媽媽，不管什麼的就往床上一躺，在媽呢覺得一天的日子太長，在阿尙又覺得一天的日子太短了。

若果在耕種時節，那麼一道做僱工去了，那時就阿尙也用不着去砍柴，可是農事是替別的人家做，自己沒有一點田地，等到收成以後穀子在人家倉裏時，得到的工錢早就

吃得精光了，那麼砍柴倒不是兒戲的事，作古正經的說一句，幾張嘴就是「靠山吃山」的。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這句話初好像是沒有人敢說是假的，就連懷疑一回的事都沒有，只怕的是使不動力，或者病倒在床上，那就連命都難保了。

日子是過得刻板般沒有什麼大變的，雖則有些男子漢上城去就不回村子來了，可是若果沒有田種而又想在化龍村蹲下去的，那麼砍柴過日子倒成常事了。

砍柴的歡樂處當然也有，可是吃苦的時候倒實在比歡樂的時候多，就拿阿尙自己來譬比，全村人誰不知道他是結結實實的小夥子，五短身材，臂膀上的肉打着結子那麼的。從前一個化龍村就讓他打出了頭，大家就叫他小黃牛也並不是不合的。但是砍了幾年柴精神倒還不如以前，別的不說，整天單跑進城去賣這一趟柴也就夠苦一些的，何況吃又吃的少，力又使得多。但是，他自己却沒有這麼想過，他一百年也還是那麼高高興興的。

秋天，

中午的陽光射在河水裏真幌人的眼睛，先砍完了柴的阿尙們一堆人才從山上下來，把担兒放在鎮遠橋頭歇歇氣，衆人正坐在石欄干邊談笑着的當兒，山路上的疎林中間又是另一批人的聲音走下來了。

這一批有十多個，是徐福、老左、全堂、扳哥……

大家會攏在一道，把座石橋都站得幾乎沒有空隙了。河水潺潺的浮着些落葉流動着，清冷的風吹得金秀們的頭髮一縷縷的飛，

「喂！你們知道吧？今天有點怪事呢？」徐福問阿尙。

「什麼怪事，我們不知道，」阿尙坐在欄干上仰起頭來看着正在吸草煙的大塊頭徐福。眼睛睜得大大的。

「我們砍柴的西邊山頂上現在很多人在那兒動土。」

「動土？」

「正在挖了很寬一塊地方，我看是要弄點什麼玩意兒的樣子。」徐福縐着眉頭眼睛看着橋下的河水。

「那些人認不認識。」

「做工的那些好像是李家村的，還有一個生着點短鬚子的人，穿着一件青呢的長衫，我看是在監工的樣子。」

「這才怪呢，等我去看看。」阿尙站起來要想止，徐福把他膀子拉着，「明天看吧！」

「真的、我們也見了，那有鬚子的還儘看我，眼睛惡狠狠的。」小孩子般的全堂接嘴嚷着。

於是大家你一句我一句的談論着，這真是一件怪事哩，螳螂山上這麼些年來就沒有陌生人上來過，真的，大家都是早不見晚見的人，就說山脚下有幾座墳，也不那是那一年埋進士去的，但是清明節上墳的人也還是竹葉村的甘永清的嫂嫂，羅建侯，那一些附

近面熟的人物，今天會陡然來了這麼一批，這倒是不奇怪不得的。

在扣着柴塊回家的途中，阿尙問問徐福他又低下頭去想想，另外的人在亂猜，全堂說是那兒風水好，怕是要葬一座墳，阿旺說大概是想從地裏面掘出點什麼東西來，難道那個有鬍子的老頭子的祖父在杜文秀造反的時候埋了銀子在那兒，現在讓他來掘了做坐地財主。……大家都在一壁走一壁談論着。不覺就到化龍村了。

化龍村根本也就小些，砍柴的這幾批人才回家沒有一個時辰，全村人都知道這回事了，於是老王的茶舖裏的那些老頭子把腳往櫬子上，一蹺，對題作文章，你一句我一句的又講起來，砍柴的年青夥子却都已經趕進城去做買賣去了，總要把柴換回來，一天的事情才算完結了的。

什麼也沒有誰猜中，那一些人成天的用鋤頭挖平了山頂那麼寬的地原來是打石基要蓋房子呢？這才是天大的怪事，到這麼荒山上蓋房子倒是也新鮮，上不依村下不靠寨的，是不是要送肉給豺狼們做晚餐，在那邊砍柴的一些人站在側邊看了一陣，悄悄的問一

問做活計的小工究竟是什麼一回事，可是仍然問不出一個道理來，橫豎不干已事，看一會沒有道理也就各做各的事去了。

泥水匠挖個土坑兒，合白石灰，木匠把些木料從山下面擡上來，用鉋子推着，本來寂靜得只有鳥的深山裏好像比以前要熱鬧一些了般的，奇怪的心情在化龍村的這些砍柴人們倒是已經漸漸的淡漠下來了。

還不到壹個月，一大座大瓦房子已經蓋起了，高高的屋頂伸到樹林子的外面，白粉的牆上塗着烏黑的邊花，大概裏面住的人一定很多，寬處倒不說，還有暗樓呢，上樑那天，放了一大串爆竹，大柱子上貼了紅色的對聯，從裏面拋出很多饅頭和米，饅頭上用顏色塗得花花朵朵的，據說是拋給鬼的，但是全堂們這些小東西却去拾了來吃得很有勁。

從山的腳邊打了一圈木椿過去，差不多有一人多高，並且隨着用鐵線把每一根木椿絆住。弄成網一般的，這麼一來化龍村的人大家可就更奇怪了。那些人簡直把一座山都

圍在當中。

很多人搬到山頂去。大概就是住在那座新蓋的房子裏邊了。

事情愈來愈不成話。到了最後的一天早上，大家才把內中的什麼情形都知道了，當着大家在曙色中走過鎮遠橋去的時候，看見以往天天上山去的路也被阻斷了。裏面靜靜的沒有聲音，並且在大松樹上掛着塊木牌，一張白紙貼在上面。

去打柴的一行人呆呆的站着，用着驚奇的眼睛互相瞻望了一陣。還是阿尙叫道：

「徐福！你在繆公祠裏唸過四書，看唸唸那塊木牌上的字吧！」

徐福正在左邊的河堤上站着找另外的路，聽見叫他才跑過來。他仰起頭站進此去看那一張佈告，上面寫着：

「照得田澤山林，自古原爲私有，

蟬螂山林主權，原屬後村張猷，

頃據該民後裔，上呈依情請求



準准收歸有主，不得砍伐自由

諭爾採樵人等，幸各一體凜遵，

倘有明知故犯，本縣立即拘囚。

縣長張兆和

民國 年 月 日 佈告

徐福解釋了一遍給大家聽，那麼還有什麼不明白的呢？動土，蓋房子，監工的老頭子，打木樁，絆鐵絲網……一切以往和現在的情形大家都清清楚楚的了。哦！原來是這麼一回事，這真是晴天霹靂。幾乎誰都不相信這是真事。但是入山的路是果真被阻掉了，四面圍着木樁，眼睛是看到了，手是觸着了。

「我砍了八九年的柴，從就沒有聽見誰說這座山是什麼張獸的。」阿旺在後面低下頭去，用扁擔的一端畫着地，聲音濁重地說。

「真的，我爸爸也來砍過柴，他也沒有說過。」金秀要淌眼淚的樣子，眼睛紅紅

的。

「漸漸地，站做一堆的人分散開來，慢慢的回到鎮遠橋上，坐的坐站的站，這時候太陽早就腥紅地上昇了，把早晨的郊野是照得半明半暗的。橋也紅透了，河水也紅透了。草裏的霜和露水一邊消滅一邊閃着反光。

「滾你媽的蛋，難道他一個人就妄斷送我們的衣食？他一個人就可以要得了這整整的一座山嗎？」阿尙握着拳頭在大家的沉默中間吼起來，臉紅筋脹的。徐福的心被他的一句話驚了一下，抬起頭來瞟了阿尙一眼。

「他有縣長做靠山的。」老左在一邊哼了哼鼻子說。

「縣長會不會吃人？」阿尙把扁擔往地下一敲這麼的向老左問，老左沒有話說了。「今天白白跑了這麼多路，柴也砍不到一枝……」有人在一邊啞聲的怨恨。

「我們用斧頭把鉄絲網砍斷了去罷！」阿尙從背後的腰帶上抽出斧頭來要走過去。

「別忙！」徐福用粗大的那一隻毛手拉住阿尙的手臂道：「還是回村去跟老輩子的商量商量說。」

大家站起身，徐福拉着阿尙的手一齊走到路上去。誰都不高興的談論着，路上還在潤濕，落了的葉片和草葉兒鑲在泥肚子裏。大家的草鞋踏在泥裏發出唧唧的聲音。

「還說今天在山上煮臘肉吃的……」金秀用大姆指往自己捂着背籬指着說，像無限感傷般的。

「嘿嘿……」老左在一邊苦笑了一聲。

「下雪不冷化雪冷！」這倒是真的，但是到晚上可不盡然了，風是那麽像吹哨子般的叫過去，把短短的衣服一掀起，風就譬如變做了幾千萬支綉花針往肉裏刺進骨頭裏，官道鋪上的麵粉做的雪，就少也有三四寸了。夜晚，沒有再飛着鵝毛片，原野裏是黑洞洞的，幾乎對面都看不見人影子。平常最喜歡叫的狗也怕冷，連一聲都不聽見了。

一個人影子踟躕地向鎮遠橋那邊去。

下了橋走不到二十步就上一個又寬又平的土坡，在坡的中腰便橫着鉄線的網，黑的影子站在鉄線網的外面，愧了幾愧，便向彎下身子向木樁的脚邊鑽了進去，這黑的影子，隱沒在脫盡了樹葉的密林中間。

螳螂山高峻地矗立在前面，牠的身子曲在原野的左邊。在夜裏，牠是那麼黑越越地像一座屏風般的嚇人，靜寂的在雪風下面躺着，聽着泥鳅河的水在潺潺的暗地裏向東緩緩着。

忽然，山上一陣狗叫的聲音。

密林間，大聲的叫喊起來，並且在嘈亂中狗更叫的利害。

雪風仍然在刮。

化龍村在清晨發出了騷亂。爲什麼？徐家阿嫂子在茶舖門口老老實實地說出來——徐福在昨天晚上摸到螳螂山去，到現在還不見回家，要不是被野物傷了人那便是出了另外的岔子。哭哭啼啼的在告訴了大家。於是，事情可就亂得男女老幼都知道了，在吃早茶

的一個老頭子吸了一口草烟冷冷的向外說道：

「誰叫他半夜三更摸了去？」

「不要說找點賣賣吃飯，就是自己家裏找點柴燒都沒有了。他想七想八才橫了心在雪地裏跑去的。唉！八爺爺！這倒怪不了他……」徐家嫂子分辯地掙開嗓子的回過頭來說。一支手拉着破圍腰的角落。

「看看去吧，順着官道！」幾個小夥子說着向東村口走出去。

「泥鳅河邊看看呀！」阿尚在向去的人說。

徐家阿嫂聽見這句話倒急得又一陣哭了。

是太陽的光從雲罅間隱忽的露出一半兒面孔來。雪已經晴了。

一堆人集攏在剛才被幾個夥子抬回來的徐福的家裏。徐福的臉上一半是泥一半是血的躺在蓆子上，大家圍他在正中間。

「脚上這傷呢？」

「脚上是被狗咬着的。」徐福沒氣沒力的說，「後來兩個人就把我拖上那間屋子去。那屋子裏的人也不少。他們用力的把我綁在柱子上，我掙都掙不了。」

「看見那個有鬍子的人沒有？」

「那人倒沒有看見，不過另外一個大家叫他二老爺的從另外一間房走出來朝我看看，然後用象牙煙桿指着我罵道；就是你們這些東西討厭，又不瞎了眼睛，連縣長的佈告都不看看。老早就說過，叫你們不要再來，別的地方走走。這螻蛄山已經是老早屬我們張家的，現在收回來自己經營一下。讓你們砍完還得了。偏偏要不顧死活的來偷，真是……」

「嘿！這點氣派。」阿尙說：「以後呢？」

「另外的幾個人就用樹枝在我身上亂抽亂打了一陣。到天剛亮的時候才把我放了，並且還說；饒了你一次，回村子告訴大家小心些。我不答應他們什麼話便走回來，可是

一身又痛，冷又冷，在半路上便倒下地去了。」徐福沒有精神的偏過頭去閉了一陣眼

睛。

大家交談起了。

「雜種！欺人太甚。他倒愈來愈得意了。」阿尙忿慨的話罵着。「等雪化了又說。

「總有一天要對付他們的。」老左也激動了。握緊拳頭。

密雲散開，陽光把一片銀白的雪融化了。田邊的水溝裏滿滿的流着黃泥水，官道上比下雪的時候還要泥濘，走不穩還要滑跌了交。

化龍村的土地廟門口幾個人站在那兒談論着，不久，一個二個的都聚攏來了，黑越越的一大堆人頭鑽動着。有的蹲在石墩子上吸着草煙，有的手叉着腰幹在東瞻西望的走來走去。看看影子，這時還不到午牌時分的。

「這恐怕是真話，他一定得了銀子才肯替張家出佈告，把一座山白白的送了人，不然我們遞的狀態爲什麼衙門裏理都不理采。」內中一個人低聲的說。

「當然嘍，他們都是一齊來挖苦我們的。」老左忿忿的答。

一步比一步緊的，又短小又黑的阿尙來了。他穿上了一雙新的草鞋。好久不見面的。那把斧子也插在肚子前面的藍布腰帶上了。那月弓形的斧子口在陽光下白晃白晃的。並且跟着斧子在一道的朋友是繩子和扁擔，但是今天却是例外，其餘的那兩件寶貝都沒  
有拿在手裏，

「金秀們來了沒有。」阿尙遠遠的問。

人叢中的回聲是；

「沒有來的。」

阿尙也走進人窩子裏面指手畫腳的說起了話，然而不久金秀們幾個姑娘們也傢從前那麼的擋着背羅來了。可是擋着的籬子裏面倒不是鍋和碗，倒是一些乾的松毛、松明，火柴，和着兩個大酒瓶子裝着水或是酒那麼清的東西。

「人齊了沒有？」

「小三麻子們那一夥還沒有來。」



「這些傢伙真不達時務！」

化龍村這一班年青的力壯的夥子是像吃了酒般的瘋了，大家把個村前村後都嘈亂得不寧靜，雖則很多自己有田地的或則是租了田地耕種的人們不愛跟他們打堆；可是單單數一數沒田種只是做僱工和砍柴的人罷，這數目也就不少了，尤其今天倒是更稀奇，平常打柴時候都還約不得這麼齊的，一看去土地廟門口全站滿了。

就連扁擔拿在手裏的都有，別說是斧頭，大家都把斧頭安插好，像全堂那麼拿在手裏來舞去的也有，幾隻會跟主人的村狗也在人身邊擺着尾巴，一躍一躍的，或是吠兩聲湊湊熱鬧。

「吉生！小畜牲！」遠遠的叫過一聲，大家回過頭一看，左邊走來了吳老頭子，他下領的灰鬍子一蹺一蹺的，一步一步蹣跚得像鴨子走路般的過來了。嘴裏在叫眼睛在向人叢中找，手裏邊是握着一根竹棍。

「什麼？」人叢中的一個小夥子答應

「你還不替我滾回去喂豬！跟着他們亂鬧幹什麼？」老頭子用竹棍的一端指着遠遠站在人叢中間的人。

「我要去！」小夥子答。

「不准！」

小夥子鑽在人叢中不見了，老頭子這邊喊那邊找的，然而終究一點兒影子都不見，他咒罵着，用眼睛瞅着衆人，在人叢中鑽來鑽去，找得頭昏都不見，只好一面罵一面回去了。

大家在他身後大笑起來，因為那小夥子又出現了。

這倒是個教訓，後來錢申的媽來喊，錢申就連答都不答應。

「沒有來。」有人簡直這麼乾脆一句回答了。

「短命的，不知又溜往那兒去了？」他媽也走掉。

人是很多很多的一齊走上了官道，阿尚們在前面，化雪風吹來凍得一雙手紅通通的

。但是有的縮在袖子裏，有的磨擦着。拿扁擔和斧頭的人却好像不覺得化雪風冷般的昂然的跨開步子走，大家嘈雜地說着話，一團團白氣從嘴裏吐出來。

在沒有下雪的晴天，官道上因為牛車馬馱時常走過的緣故已經七高八低的叫人難走了，何況化雪，路上的土人呢？陽光從側邊射過來，官道兩邊的脫得赤條條的槐樹和金鷄納樹被投下淡淡的影子，人是三三五五的奔向前面，泥漿濺得每個人的腳脛黃黃的。全堂這小子還在半路跌了幾交；然而，大家一股勁兒的眼一睜便到鎮遠橋頭了。

前面的人站住回過頭來等後面走得慢些的。

橋頭還是和大家以往來打柴天大看見的一樣，幾片殘破的石欄，一灣濁流潺潺的泥湫河。抬起頭來是那座屏風般的螳螂山，但是多了一點大家見了就傷心的東西，鐵線網，佈告牌……。

大家看看山林間好像沒有人般的寂靜得很。

化龍村來的年青人却一概集在橋頭上了。大家唧唧咕咕的悄悄說了一陣便擁下橋南

邊去，前面是阿尙，老左，小三麻子，錢申……這些人。

走到鐵線網邊，拿着斧頭的人就亂砍起來，誰也不再出聲氣，不多一下，木樁被砍倒了，鐵線全是寸斷了的，大家爭先恐後的擠上去，懸在松樹上那一塊告示牌被李尙摘下來兩斧頭破得粉碎了。

「到山上砍柴去！」前面的人叫喊。

「砍！怕什麼？」大家歡欣着。

林子裏邊的樹葉被擦得沙索的響，忽然，山頂上的幾支狼狽狗拚命的向人羣衝下來，大家一散開跑，一支狗已經咬住金秀的褲子。後面來的幾支在狂吠着。

「噉……」金秀嚇得怪叫。

狗被橫腰一斧頭砍死了。

「什麼人？」大家走了一程路，正在找着自己從前砍柴的地方，看這這山有沒有變了樣子的時候，忽然前面山頂上有這麼一聲吼進大家的耳朵。

幾個穿短襖的在探首探腦的。

「化龍村來打柴的。」

「哦！你們胆子不小。」一個人冷冷的一笑。

「噠……」側邊的一個就摸出手槍往下放了一響，幸而沒有打着什麼人。

「嘿！他們又要行兇，弟兄們，拿着這些混蛋。」阿尙握的斧頭一揮

人羣疎散開穿過一片密林，擁上短短的土坡去，站在山頭的那幾個傢伙也轉過土坡的前面，忽然又放了一槍，在前面的李尙把手裏的斧子往後一拋，倒下地去了。

大家都看見的，阿尙真被槍打倒了。這時，還顧得了什麼呢？兩個人過來把阿尙伏起來，其餘的黑越越的衝到山頂上去了。

那麼，那房子裏的男女老幼都往南邊的山脊上狠狠的逃過去了。有幾個人追了去，然而已經下山了。

「好，放你們一條狗命，以後來着試試你老子的利害。」老左站在石堆上指着那些

傢伙背脊罵，罵得喉嚨都發沙了。等回過頭來看時什麼人都不見，只見山頂上的這座房子忽然日起了火煙，並且隨着是人羣的狂吼呼喊。

老左跑了過去，見那座房子被燒起來了。引火的人是金秀這些女孩子們；她們看見火焰熾烈的時候，心裏面喜歡得瓦雀似的，火的紅光閃在她們興奮的臉上，更紅得又俏又美。

的！答！火焰中間爆裂的聲音。黑煙，一點點的火星擁上天去，幾乎同天上的太陽都不明白了。這時，北風也在吹着，然而沒有誰還覺得衣服穿得少。

「哈哈！這些傢伙！」

大家散開，直到把山四邊的木柵和鐵網都砍掉的時候，太陽早已經不在常頂了，被燒的房子還浮着點餘煙。

還要說李尙龍，子彈有眼睛打在膝盖骨上，總算是沒有送老命啦。用樹幹枯葉臨時做了一架滑竿，把他抬着走，其餘的人前前後後的，大家什麼都高興了，就是阿尙被打

翻是恨事。

「人追走了，是不是。真高明，還把房子燒掉，好得很，好得很。」阿尙半路上騎在滑千上一句一句的拚命的說出來，雖則臉是那麼蒼白，褲子上全是血水，但是看他是那怪高興的。

「好，別多說話了，唉！回去得請太醫看看的。」金秀溫存的走在滑千側邊說，

阿尙微微的笑了。

以後——

全村的人出了錢把城裏的太醫請來看阿尙的病，纔一個多月就好了。可是，真不幸得很，大家都喜歡的阿尙從此就少了一支腳了；他整天伏着一對木杖在兩腋下面在村子前後走動着。媽媽年紀是大了，是要靠他養活的，他腳跛了又靠誰呢？於是，整天的哭，整天的罵，但是，阿尙還是不好說什麼。其實，誰又能夠忍心看着阿尙們母子沒有飯吃的，以後，每天大家送些米來到阿尙家裏，肚子總算一天一天的混過去了。

蠅山被這麼鬧了一回，什麼人也沒有再去霸占成爲一家的了，就縣衙門好像也沒有聽到這回事般的不作聲。化龍材砍柴的人們還是那麼一天天的黎明便上山砍下柴賣到城裏去，常常在村子的外面大路邊，看見年青力壯的阿尙一跛一跛的迎着徐福和老左們，微笑的訊問着；

「山上的松球多罷？帶點兒給我。近來柴賣多少錢一担？」

砍柴回來的人站着和他講講山中的事。

夕陽的紅光照透了化龍村的西面，阿尙一邊聽一邊點頭，眼睛只看着遠方的蠅山，矗立在紫色的濃瀧裏。

一九三五，十一，二十一夜一時

於上海大西村。



## 「藝術商」的告別

清朗的春初的陽光從淡綠色的窗簾中間射進屋裏，什麼地方都覺得罩着一層幽淨的色調。這時，趙太太剛剛才從水氣氳氳的浴室裏出來，腳上拖着高跟的拖鞋走進這屋子

「呵，你來得早呀！」

「等了半個鐘頭的樣子。」

「對不住，我在裏邊多呆了一會兒。」

她走過去把窗簾完全拉開，淡綠色變成金黃的光明，她嘴裏在喃喃的說；

「這些不中用的傢伙，到這時候還不把這帘子打開。」

柔軟的身子半靠在沙發上，我們好像是常常碰見，用不着有什麼客氣的吧。趙夫人把蓬鬆的頭放進綉着一條金龍的方形的墊子中間，小嘴裏緩慢的吸進去一口口的香煙，長睫毛掩覆了惺忪的媚眼。

娘姨推開房門進來說；

「太太！您有一封信。」

「拿過來我看是誰的。」她伸出一支象牙彫成般的手臂懶懶的從銀盤子裏拿到了信。

「過重了，郵差要罰金。」

「給他就得了，幹嗎要跟我講呢。」

一邊拆着她一邊向我說；

「過重的信，我還是第一次收到的。」

她展開很厚的幾張信紙，無聲的看下去，有時她笑，有時縐着鼻子表示着怨恨。直到她把一支香烟放在煙盤裏變成灰燼以後，才忿忿的把那信往地氈上一丟，重重的說一

聲；

「什麼東西。」

「我想這信一定很給您不高興吧——我奇異的問您。」

「可不是嗎？」

「什麼事？我能不能知道一點？」

「你看看那封信便知道的。」

從地氈上我拾起她丟掉了的信，順着次序整理好，從頭看下去。那封信是書寫着細密的英文，我也花了一陣工夫看牠一遍，

「我能不能把信帶回去再看看。」我問。

「我知道，你又是想找小說材料啦。」她戲謔地說。

「嘿嘿！」我把信便放在口袋裏，雖則她還沒有說出應允的話。

在青春還沒有失掉十分之四的趙夫人的臉上，浮出了一縷不經意的，雍容的微笑。

我把所要做的事做了以後便離開她的家，自己有功夫的時候便動手把牠翻譯出來。現在不論什麼私德的關係，把牠發表於諸君之前，這也許是很平凡無味的；是吧？大家見的多了。

親愛的夫人；

Wilson 總統號郵船明晨黎明的時候便要離開上海灘了。我現在已經把什麼手續都弄清楚，對於這東方的重埠，國際市場的上海將作最後的別離，這是多麼一個可紀念的日子呢？

我應該忠實的告訴你：我沒有一點留戀這地方，雖則我是已經居處於這都市三個年頭。反之，我只有痛恨，甚至於整個世界都令人不可理解的痛恨了。然而使我在上船以前覺得還有點未了的事情在心頭，那就是關於向你的申訴和懺悔的事沒有做，這於我是多少有些不安的，上帝可以作證。

那麼，爲着藝術的聖潔和友誼的存在，希冀着用這封告別的信來保持，親愛的夫人！在你也許予以諒解地讀完了的。

想起了以往真會疑心自己是瞎了眼睛的人，到如今才得看清楚這人世。當着一九一八年歐戰開始的時候，我剛剛從巴黎的國立藝術學院裏邊畢業出來。那時，二十七歲的青年的心情是可以想像得到的，我在矛盾中交戰着；爲了我的祖國法蘭西應該去服兵役，但是爲了藝術的至上我應該埋頭於自己的興趣的雕塑工作，我真不知捨棄那一邊的好。

終於因爲戰爭的流血使我發生了反感，母親告訴我說；「這是違反了天上的意志。」是的，我爲了上帝的光榮雕塑了十字架上的偉大的犧牲，聖母瑪利亞的慈祥，和着猶太的卑鄙……

爲了忠心於藝術的創作，我把祖遺的菓樹園賣掉了，因爲我沒有職業去維持母親和妹妹的生活。從這款子中間我並且將以一部份 Frane 用作到羅馬觀察學習的旅行費。

當我從 Roman 和 Florence 遊歷歸來以後，利用了優美的手法和那偉大的內容到我的彫塑作品中去，當時法國一般紳士和太太們都讚美着我的東西，他們所看到的裸女的影像，我都用夏娃的名義表現出來。他們購於優美的臥室裏面陳列着。那時，我有着很高的享受，並且我常常和社會裏邊的高貴的老爺太太們在一處跳舞或晚餐。我成爲有名的藝術家了。

黃金般的命運是很短促的，歐洲大戰停止以後，法蘭西已經陷入貧困不安定的狀況裏面，社會一般的冷落，很多可以過得去的人家，現在都爲了生活去忙迫。除了軍火商人暴富以外，有很多大企業家都失敗了。這時，親愛的夫人！你想想看，誰還有人有閒情逸致來鑑賞我們的藝術品呢？我的彫刻雖則開了兩次公开展覽，只賣去了幾個小小的浮彫，以後，我便過着一年不如一年的潦倒的生活了。夫人！這些敘述好像是太累贅了些吧，那麼我將說到更切實些的事務上去。

到東方來的主意是偶然想到的，固然在巴黎的生活是已經走到了絕境，我簡直不能

用彫刻品換回生活必需的資料來；可是我本想就到倫敦去的，那時便接到了和善的表兄的一封信，他是在中國不少的年代，衣靠了他的隱重和忠實，從萬國人壽保險公司裏領到每月豐富的薪金。

我一向對於中國，不，就整個的東方的狀況都是很隔膜的。從表兄這封來信裏我才知道法國人在中國是有優越的地位，有租界，有砲艦游弋在長江的各口岸，法國人的一句話在中國人是沒有不唯命是聽的……因為這些情形使我想來到中國找錢，使我想離開令人窒息的法蘭西的僵住了的社會。

年老的母親免強地答應我的意見，她也很希望我能夠多弄點錢回國去，（聽說東方的黃金很多），妹妹的闊綽的婚禮，是要等我寄錢回去才開始舉行。

我正像淘金者的帶了那一種滿腔的熱望，和着彫塑的一些用具，上了將妥駛向遠東來的馬賽號郵船。

現實是堅硬的鉄槌，夢想是容易碎的肥皂泡，我到了上海才漸漸的知道世界上什麼

地方都差不多，在先，我住在表兄的家裏，他用看晚餐和抽着雪茄的時候都在替我想着辦法，我來到中國是給他最大的困難。

「若果在一個藝術學校裏做教授那生活一定是很苦的，並且就教授也不容易得到，好，現在讓我們先從這方面進行吧！」表兄誠懇的說。

我還記得那時正是秋末冬初的景象，我耐心的閒着等待未來的機會，除了在表兄家裏翻翻書本，我曾經把很多時間花費在遊蕩不熟悉的馬路上，對於一切都陌生，我都嫌惡，不得不令人想到巴黎，但是，現在竟爲了找生活成了異鄉的流浪人了。

去學校當教授的事失败了，緣因是現在各學校都在上課的期間，沒有到學期開始的時候不便聘任，並且據說還有很多從外國畢業回來的中國留學生在等着那些位置。

事情總要決定的，最後由表兄借給我一點費用，在繁鬧的街市上開設起一個彫塑館來，以新奇的門面想引動了過路人的注意，並且臨時花了十幾天功夫彫塑些古代聞人的像和浮雕放在玻璃櫥裏和檯子上，讓大家知道我自己的本領高妙的所在。



但是，夫人！請你原諒我！刻毒的說一句，中國人是不懂得藝術的。除了您過路的人就連看都沒有看過一眼，（我整天的在裏面坐着，這種話不是誣枉。）有一次我經過小菜場和一個米店，夫人，那兒却比我的彫塑館熱鬧到千萬倍，這簡直是藝術家的恥辱。

房金、電話費，巡捕捐，伙食，自來水……：：：到月底成羣的來到我的面前，他們嘴裏說着謙遜的話；但是爲着維持「藝術家」的高貴，法蘭西民族的尊嚴，我不能不再向表兄告貸。

「這樣下去是不對的，做生意可不能等着主顧者來，要自己去找主顧。一表兄捻着黃色的鬍子，香腸般的指頭上戴着很大的寶石戒石閃閃的發着光。

「不，你侮辱了「藝術」，牠是沒有銅臭的高貴的聖品，不能與你們生意上的事務作比。」我忿氣的說。

線

路

「哈哈哈哈哈……：：：傻孩子，傻孩子……：：：哈哈哈哈哈」表兄捧着碩大的肚子狂笑，「你

年紀不小了呀，爲什麼還在說些不懂世故的話。還是學生，還是學生。」

他用雪茄煙向我指着說，一半是教訓一半是嘲笑，我是窘迫得沒有話答覆他。

「就說是藝術怎麼高超罷，你還不是應該拿出點真正的貨色給別人看看，人家喜歡才會給你做。」

「在樣樹裏陳列着的那麼多還不好嗎？爲什麼一個人都不站着看看就走過去呢？」  
我找到了很有力的話去問他，

「你真是還睡在鼓裏，叫我怎麼說得清，」

「就少說點吧！」我苦笑，

「你想，中國是什麼地方？是一個各國的殖民地而已，富的人很少而窮的人很多，經過你陳列館面前的是什麼人？只是些爲生活去奔忙的窮人而已，他們連找飯吃的工夫都沒有那里還有空閒的時間看你的『藝術品』，他們連吃飯的錢都沒有那里還有錢照顧你的東西，蹩腳的房子裏用不着彫塑的擺設，黃皮瘦臉的小人物用不着鑲銅像。」

他這些話簡直說得那麼入情入理，我簡直是覺得自己以往的滑稽，以往的癡呆，一切如像夢醒了般的低下頭去。

我把緊張的情緒漸漸的平順了後，拍拍舊西服上的灰坐下椅子去。用手清理一下又長又亂的頭髮，抬起頭來看看坐在放着中國古瓷花瓶的小桌子邊的表兄，

「你想對不對？你的顧客只有坐在汽車裏的太太能夠欣賞，只有住在洋房裏邊的老爺們需要擺設，那麼，他們怎樣會走過你的彫塑館呢？所以也就不知道有你這麼一個人在上海了。是不是？」他也優閒的低聲的說。

這時，我只有點點頭，並且問一聲：

「以後怎麼辦呢？」

「慢慢的，傻孩子。你的年紀比我輕多了，應該聽我的指示。」表兄用手指指他的脫去了大半的灰白的頭髮，然而他的臉上的血色却很旺盛的紅，像喝了威士忌一樣。他接着說；

「我在中國很多年，認識的人也不少，尤其在人壽保險公司的業務方面我們不得不交際應酬，我將要帶你去認識些海上的名流，華貴的紳士。」

「很好，讓我去證實你的見解，我點點頭。」

「你應該用雍容和謙下的態度去對老爺，用肅酒和溫柔去應付太太，讓他們對你印象深些，以後的事就容易辦了。」

「對中國的人都值得用卑下和溫柔嗎？」我高傲的說。

「你不要要他們的錢？」

夫人！我那時是臉上熱辣辣的。

「何況，這些是高等的紳士們應有的禮貌，對他們正要表示出我們法蘭西人的風度。」音樂般的鐘聲已經在間壁的書房裏敲出夜裏十一點的報告了。我披上大衣離開他的家。在僻靜的寒冷的高等住宅區的馬路上走着，無軌電車無聲的滑過去，樹枝的影子清疎地被燈光投到灘青路上。

一個黃昏，我們的汽車駛過霞飛路的盡頭以後轉個灣兒就是海格路了。那兒常常是靜悄悄的。到了很高的鐵門口我們把喇叭弄響，有僕人來將門打開。在那柏油的走欄邊，已經停滿了各式各樣的牌照汽車，那是一定有很多人先到了。

表嫂，表兄，表妹，我，被兩個僕人引上了很高的石階而到了廣大的客廳的門口。在客廳的門口便看見一個壯年的中國紳士和穿了一件銀灰色的旗袍的美麗的少婦。表兄對你介紹了我。夫人！那時我才認識你的芳姿，是這樣一個東方型的溫柔的和藹的美人。並聽你還說出一口很流利的英語。這種人也許是我在東方第一次看見的吧。

當時，你還記得吧？我的表兄向你介紹了我以後還說了很多光晃堂皇的話，說我是法國當代的彫塑家，說我所彫塑的人像栩栩欲生，還說巴黎的太太們都喜歡我的作品。我自己覺得有些羞慚，你却頻頻的點着頭流動着金星般的眼睛看着我的面孔。

在聚餐的時候因為我的坐位排着距你很遠，並且來客很多，你忙着應酬去。我們沒

有工夫暢談，所以當夜舞會的時候我使想找對於這事適當的時間。

西歐販來的華麗的碩大的水晶掛燈，在舞廳的正中間放射着綠光，留聲機的擴聲器唱出來流行的“Whistling in the Dark”的歌聲。光亮的地板上客人們舞興正酣，這時我沒有和表妹去跳，你却珊珊的走到我們桌子的前面。

「爲什麼不多跳兩次呢？」你總是那麼微笑，

「我很想談談，夫人能夠在這兒坐些時嗎？」我站起身來歡迎你。

「不會妨礙你們吧？」你說着便坐了下來。

「不，不。」

「近來工夫想來很多，」你這樣問。

「大概都可以應付得下去。」我心裏有些感觸。

當時，你總會覺得的，我的那一番和氣與殷勤也許是過分了一點，但是你的闊綽增加了我的不少的希望。我想從你和你的朋友那兒掘取了我的可怕的生活費，並且我家庭

中的一切需要將等待你們的揮霍。

從那天開始我爲了生活向你進攻，向你拉攏。你介紹了很多朋友給我認識，並且讓他們知道我的彫塑館的住址。爲了感謝你的熱忱，羨慕你的美貌，於是我終於有一天向你開口了；

「趙夫人！我想替你彫塑一個像，我們不要在侮辱藝術的那交易方面去想，這是出於感謝的自動的請求。」

「謝謝，好的。」你很喜歡的答覆我。

「那麼我們約定幾天做這工作吧。」

「就從十二日開始。」

「請你到我的彫塑館裏邊去好些，因爲那兒什麼用具都有，使用方便些。」

「可以可以。」你爽快的答應。

一切都說得妥當，我便離開你的家，我想就替你刻一個像，對於自己也並不是沒有

好處，一方面既可以拉攏你一下，一方還可以送給你陳列着，讓你的朋友看到那些藝術的高妙而來做我的顧客。恕過我呀，夫人！那時這件工作僅僅只是想把牠當作宣傳的機會，誰知以後却變成騙詐的工具呢？

那天你是到我的彫塑館來了，一位多美麗的人呵！你是穿着明艷的衣服，手指間戴着發淡藍光的鑽石金戒。請你喝了點茶，我們便一齊走到僻靜的工作室裏。陽光從百葉窗中浸蝕過來，室內給水汀弄得暖，那兒，很多彫塑的用具潦亂的擺着。我們佈置了一下便開始做了。夫人！你一定是記得的，一連是差不多苦了十天，我打算着這像以後給你看到時會驚奇，會喜歡，連你的朋友都要說；「趙太太！這像連你的飄逸的神態都刻出來了。」，那樣我才滿意的。因為，夫人！不隱瞞你說，這彫塑是我到中國來第一次面對中國人做出來的。

兩英尺高的半身彫像，不久便陳設在你的從客廳到花園所要經過的小室裏了，因為那兒是主客們必定要經過的地方，我所以提議叫你放在那兒。



「你的藝術修養很高。」你對我和藹的說。

「不，這是因爲夫人的美麗。」我回答說：「我很抱愧沒有把夫人的美表達得出了一些。」

「哈哈！」你笑着道「太客氣呀！」

大家很滿意的分手。「等待着未來的幸運吧」我這麼想，你總不會辜負我的，你的丈夫是銀行的行長，是振興紗廠的老闆，正好像我的表兄說「不靠有錢吃飯靠誰呢？」一日，十日，一月，兩月……：夫人！期待的日子是很難過的。然而事情也就太奇怪了。我沒有一點收入來支持很大的開支。我在沒有辦法的時候總會想到你，於是我在狼狽中去訪調你了。

「我的生活很困難，要請夫人幫助下的。」我卑下的對你說。

「是，我常常這麼想，注意地去找個機會。最近本市要鑄一個孫逸仙博士的銅像我想這樁生意是靠得住的，請你安定些吧。」你很快地帶着憐憫的樣子回答我。

然而，夫人！我聽得你的話中有「生意」這個字我已便覺得卑下。你的態度是那麼憐憫我，我便覺得我自己可憐。然而爲着鑄銅像的事我很安慰，很感激你。這時，卑下，可憐，安慰，感激，各種心情混雜起來，我的身體受到很大的震憾。夫人，那時的神態也許你會覺得些的。

「是的，謝謝你對我的關懷，」我不知所云的回答

「到裏回坐坐喝點咖啡又走吧。你看外面，下這麼大的雪，真可愛極了。等牠堆積起來我們要到市外去看看的。」你一面夾着我一面腳從門裏面移進去。「巴黎的雪景我想一定很好看的？」

「不不！沒有中國的美……」

「哈哈哈哈哈！」你大概是笑我這句話說得不盡情理和過分的恭維吧，簡直是伸長頸子的狂笑了。

夫人！我十分的羞慚，法蘭西人的尊嚴不知喪失到那兒去了。

過聖誕節，我正是受債主逼迫的時候，回憶以往那些每個狂歡的聖誕節，自己的心已經飄飄到烟海中間去了；然而，這是什麼理由呢？一年不如一年，難道學藝術的人真是應該窮困；你想，那聖誕節前後，若果不是表兄爲我折衝，事情會多麼糟呀！

夫人！還不是應該謝謝你，你仁慈的力量幫助了我，果真鑄銅像的事情是成功了，孫逸仙的彫塑我很努力的去工作。真想把牠做出很好的成績，讓大家知道我的能力，這種希冀倒是好像從前替你彫塑一樣的心理，夫人，原諒我，這不過爲了麵包。

從這筆「生意」上，我得到了兩千元的酬金，費了多大的血汗去交換得來。用了這筆款，我又度了不多的幾月。

以往的認爲中國是多黃金的，但是現在才知道這國度比什麼地方都貧困。連有點錢的人家他們只願花錢到回力球場和夜總會裏邊，不肯花很少的錢來買一件「藝術品」，還說到希望那些中下層階級，那簡直是大笑話。我自己知道一切夢想都粉碎，彫塑館也不必繼續開下去了。我徵求了表兄的同意結束了一切彫塑館的事情，這已經又是半年前

的事了。

我想你那時一定很奇怪的，很長遠的日子沒有見過我的面。是的，我在先是蟄居在表兄家裏，後來去担任一個大學生的家庭教師，教授他法文。真巧，他是預備到法國去進藝術學校的，我很感動，然而我不能用像冰塊般的經驗放在他進取的火般的熱望你，爲着我從他那兒拿得很微的生活費。

夫人！對你做的那件罪惡的事是這樣發生的——我在一天早上接到了一封由法國寄來的信，是我的妹妹的娟細的手筆，她說我既然在東方的事業失敗，最好是馬上回國去。一方面是老弱的母親常常想念我，另一方面是回去也許比在中國有辦法得多。妹妹在最後說：「我等你到家後才舉行婚禮，」

這封信是使我思鄉之心更切。因爲以往我在法國的那一番抱負，對他們誇過很大的口說我要到東方賺錢給他們用。可是到如今一點好處都沒有，一方面我自己覺得羞慚，一方面我又以爲她們在看不起我。誰知這一封信來才使我覺得他們對於我是不僅原諒，

並且還親熱得很。於是，我便想馬上回法國去了。

回法國，是，這是多麼幸運的事，但是到巴黎的船費，爲要不做得太狼狽應該是做點衣服，爲討母親和妹妹的歡心應該多帶得錢。錢，錢，錢，我只有茫然，不知所措。到什麼地方去找呢？表兄，我是不願意再向他苛求，以往他幫助了我很多，現在他的業務和收入都不如以前，無論如何不願意再向他索錢了。

「那麼，到什麼地方找呢？」我整天躊躇。

上海，我認識的人中間你最有錢，並且也認識得長遠些，於是我想到你借錢。借錢，這是多難爲情的事，並且你一定不肯多拿點給我的。決不能這樣做。

夫人！漸漸的我想到了替你彫塑的那一座半身像了。我於是在這件東西上定了一個妙計。我的心也並沒有死，當時還是想得到了你幫助我的那些往事的，但是，現在，爲了一筆旅費不得不做這種無恥的事。自己想想以後橫豎大家離開了很大的海洋，一生一世不再相見，就無恥些也沒有辦法了。

在一個夜間我做了個狀子，送到法院裏面去。當然，原告是我，而被告却是你了。夫人！你尊貴的芳名也許是有生第一次用在一個訴訟狀子中間。

這件事我保守着秘密沒有給表兄知道，倘若他知道，將會有些不利的事件發生。我把自己的住址弄在那個大學生的家裏面。

距離我投訴文件去了半個月以後，法院的人來通知我，要我在一個禮拜五的日子到院聽審。這時，我心裏是很不安定的。

我還有能力請律師嗎？當然是只有自己去了。你的律師用他的眼光狠狠的看了我一眼，當我跨進了森嚴的民事第二法庭的時候。

照例的，法官問了我的姓氏，年齡結貫，學結，與及現在的職業以後，他又問被告的。你當然沒有去。律師代你答覆。

法官的臉孔又向着我了；他開始問；

「你申訴你告被告人的理由。」

我點點頭，向西邊看了一眼，有幾分恐懼，怕旁聽席上的人都知道我的奸謀。那麼多眼睛看着我。

「趙夫人是在一九三〇年的時候和我認識，她曾經央請我替她彫塑一座半身像。說明的代價是國幣二仟元。到如今沒有付給我，現在我將離開中國的了。所以希望她能給我這筆款子。」

法官傳向被告律師問：

「是真的嗎？」

「原告所說全係無中生有之事，被告當認識原告以後，原告人以友誼關係自願彫塑一半身像贈送被告，當時並未言及報酬金錢事。時過兩三年，今日竟如此誣告；不知何意？」律師站在對面侃侃的陳述。以往的事實歷歷如在目前，我暗自想以後一定會被戳穿的。然而我表面上堅持着。

以後法官繼續的問下去。最後他說；

「好，兩造各自請保候案，被告於第二次傳審時將該半身影像呈上。」  
「退」法警在那兒叫了一聲，後面一開，幾個法官進去了。

我在擁擠的人叢中失魂般的走下樓去，請了保人以後我才得自由的走路。然而我這時腦子裏說不出的昏亂。

夫人，當天晚上我已經自己懊悔了，製造了這個不健全的事故去法院告訴你，不僅只是對你良心上下不去，就是說對於自己，我想真會反過來是自己倒霉的。那一夜我沒有睡熟。

次日晨餐以後，僕人說有人要見我，這是很奇怪的。但是我走到了客廳裏面才更驚異呢，因為來會我的人却是你的律師，他很客氣的站起來向我道了一聲早安。我不知所措的坐下去。

「我來的意思很簡單，就是爲你那彫像的事，趙夫人請我來和你談談。」律師微笑着講他那口半生的英語。



「我很願意和你談談。」

「趙夫人是有地位的有面子的人，她在高等華人中間是很爲人敬重的，她不願爲了這次小事而破壞了以往的聲譽。她叫我問問你，是不是目的僅僅只是要點錢？」

「哦……」我簡直沒有話回答。

「嘿嘿！這沒有什麼。」他冷笑的說；「其實說這次訴訟的結果一定是你失敗的，不過趙夫人很可憐你流浪異國。要錢的話你向我說，她不僅只是不願你坐牢，而且還給你錢呢？」

我聽了這種話只有羞慚，只有感激，於是我在不得已的情形下面向你的律師道：

「我很感謝趙夫人，很希望她能給我一千塊錢，我將要回法國去了。」

「那很好，那很好，我一定替你做到的。」你的律師說着便告辭了。

「請她原諒我吧！」我重復的說。

兩天以後我便得到你差人送來的錢。

經過了幾天辦理回國的手續，坐了點衣服，買了幾件廉價的東方藝術品。到明天我乘的船便離開上海了。

是這樣的！是這樣的！夫人！你永遠的寬恕我吧？前後經過的情形及做出那些污瀆聖神的藝術的行爲，我是爲了生活才這樣做的。但是上帝也寬恕懺悔的人，我想你也一定更能可憐我，我們別了，我將永遠地在上帝的脚下敬祝你的幸福。

你的罪人 Hausen

一九三六，二，十九，上海

## 勾結

「也算到省城啦！」馬鍋頭向後面的一個說。

古老斑剝的城牆上，一抹夕陽還沒有褪盡，磚隙裏生長出來的小草破風輕微的擺動着，這時可真涼爽，石道的兩邊的田一望去就是一片濃綠，插着一支黃油布小旗子的「頭驛」，已經搖響了一陣銅鈴走過關帝廟了。

西門外的菜市有幾個擺水豆腐的大嫂在冷清清的坐着，然而油臘店買東西的人倒不少。二十幾頭驛子一個跟着一個的過了護城河的大橋，一條長蛇般的走到城門洞口，然而前面都有幾架拖花崗石的牛車在緩慢的走進去，馬只好站着。

這時，幾個不三不四的人跑到城門洞一字兒排開：「雙手」擺，擋在前面；

「有些什麼，報也不報就走！難道你們是初次上省來的？快去報關，快去！斜戴着一頂舊了的軍帽，當面牙突出到兩片薄嘴唇的外面的人叱斥着。

「哼，你才見鬼！」馬鍋頭發氣的說。「好，你們先趕着馱子走，我跟他去一會，」他告訴着另外的幾個趕幾人。

「不行！馱子也要留在這兒，」稅關的那個傢伙急忙把手拉着「頭騾」的籠頭不讓走。

「好，就等一下，你媽的，看你把祖公怎麼樣吧。」馬鍋頭的氣勢更兇兇的

轉了個拐兒就是像神廟般的稅關，除了門對面的小照壁上依舊是寫着一段教訓的文章外，當然最顯注的是那兩塊畫着虎頭的木牌；一邊寫着一禁止闖關，另一塊寫着「嚴拿偷漏」。

馬鍋頭被擁進了「特稱消費稅局西城分卡」

「他不報關！」斜戴着舊軍帽的那個傢伙向桌子邊坐着的卡長告發。

「你這胆子倒大。」玳瑁舊式眼鏡放在鼻孔上邊的卡長，把頭舉起來發着脾氣，隨

後便問；「是什麼貨？」

「西路特貨！」

「那家號上的？」

「永豐祥？」

「爲什麼不上稅？」

馬鍋頭不說三不說四把一張紙條兒從腰幹上的羊布兜肚裏拿出來，氣忿忿的往桌子上一拋；

「你自己看吧」

卡長急忙把鼻孔上的眼鏡架子推上鼻樑去，紙條子上的每個字都鄭重的念出來，

永豐祥自各路運省之特貨，准予免稅免驗，仰各關卡見示放行。勿誤。

師長張達春

七月十日

「哦哦哦哦！不錯，是的，對不住。」卡長一面點點小頭站起了身，在先捻着八字仁丹鬚的手，現在是用了來摺，那一張紙條兒，十分客氣的送過去。轉過了矮小的身子，向門那邊卜了一道口令；「徐建忠！快讓馱子過去，驗也不必驗了！」

馬鍋頭那一雙粗實的脚步才跨出大門，便一路上破口的大罵一陣。隨在他後面的那幾個莫明其妙的可憐的角色，只是不作聲的低着頭，耳朵裏聽得前面咕嚕的罵什麼；「瞎了狗眼」，「老虎嘴邊捻鬚」……

### 進了城門——

四十幾雙趕馬人的腿，已經酸軟了。雖則是「兩頭黑」的奔蹶了一百多里路，可是幾個月進一次省城，終竟有些新鮮的；街上，才黃昏時候電燈就亮恹恹的刺人的眼睛，大家細想想就怎麼辛苦，只要向號上拿了錢，明兒去看看新舞臺李桂仙那可人兒的一饅頭菴，誠和園吃兩盤肥鷄喝幾斤玫瑰燒酒，什麼也沒有了；夥計們誰都這麼想着的，

景雲街，福壽巷，七十五號門牌，很高的鐵門邊一罩椰子壳那麼大小的燈，照着可黑底金字，大大的招牌：

— 永豐祥省號 —

在巷子裏馬駝子擠作一堆的等着，幾個馬鍋頭叫了半天的門才有人來開。單是一兩個人真進裏而去。

「你們是那一路的？」守門的人走在前面嘴閒的問。

「西路！」

「爲什麼到得這麼遲？」

「還是趕站的，哼，不然可還不行。」

經過花廳左面的園子，依然還是看見那綴着幾百幾千盞小小的紅綠電燈的八角亭，和那觀音大士在水瓶中流出水來的噴水池。

裏面好像很亂的聲音。

「今天晚上三老爺請客，我石只有找王先生吧。守門的低聲說。

「不管誰都可以，只要我們早把牠交代掉。」

三十多近四十的那位管賬王先生出客堂來了，馬鍋頭們沒有坐下去，只笑着彎了彎腰，喊了一聲十二萬分尊敬的「王先生！」

「爲什麼不趕趕路，各幫都已經到齊了，你們去看看，庫裏面貨裝滿掉了。」劈頭王先生就沒有一句好話。

「那邊交貨交得遲，怪不了我們。」有人分辯。

「好，明天早上點驗吧，現在時候遲，可來不及了。」

「那麼請王先生給人吃點飯馬吃料的零碎錢吧。」

「明天拿，今晚沒有。」王先生冷冷的用手一揮；「並且三老爺正在請客。」

「我們弟兄夥，今晚上沒有飯吃的。」馬鍋頭不高興的答。

「那可不管。」



「非要不行？」

「放屁，苗子生的，聽不清楚麼？」

於是，右邊的小客廳裏，管眼王先生和馬鍋頭你一句我一句的吵起來了；一方面是強硬的要求，一是方面在詈罵的拒絕，聲音真是不顧忌的喧嘩。

「幹什麼？幹什麼？這麼亂？」正廳裏的人傳出話來；「三老爺根究了！」

「我們要飯錢，走了一百多里路還餓着肚子呢。」馬鍋頭中間的一個不客氣的答覆。大概這話是被傳遞進去了，一會又有人出來說；

「叫王先生快趕他們出去，不准他們再吵。」

馬鍋頭被幾個人不由分說的推出鐵門外去，然而，他們睜開眼睛定了一會，才看見三四十個趕馬人和餓得沒有草咬的騾子一塊的在巷道裏那麼擁擠的等待着。

裏面的人聽得鐵門外面嘈雜一陣也就靜靜的了。

大廳上紫檀木的几檯鑲着有山水的大理石，正中間的牆上是一塊綉屏，上面是蘇東

坡的念奴嬌，下面的橫案上有一個八寸高的玻璃盒裝着玉鏤的福祿壽三星。

雖則一桌酒席的銀杯象牙筷已經擺好，可是主客們並沒有入座的。一陣碰和聲是出自更進一層的廂房裏。

「嘿！真了不得！今天果然是你的喜事，嵌八索只有一張還會和掉。」

「我還想等六索來兩頭聽的。嘿嘿嘿？」

廂房裏，在強烈的電燈光下四位老爺坐在那兒正是聚精會神地在「對抗」，在那兒「策劃」一切。尤其張師長對於在麻降桌上的「作戰」，實在比在真正的炮火下面有把握和有經驗一些。

幾個黃毛丫頭攢來攢去的捧香片茶呀，抬大理雪梨呀的，在「作戰」的人用只麻降打在桌子正中間，發出了好像發來復槍般的清脆的響聲。

然而，正在大家很起勁的時候，有人進房來向着角落裏的人謙卑的說；

「老爺！請坐坐了！」

角落上坐着的「老爺」站了起來，他的腦袋發着反光，只有後腦和兩耳的上邊的頭髮沒有禿掉，然而他並不老，有福像的一張橢圓微紅的臉，虛兒又好像擦了粉般的白，他只要微微的一笑，眼縫便成兩條線。他聽得僕人來催，便把和趙新傳的吩咐中止，抱着銀水烟袋走過麻將桌這邊來。

「快完了沒有？我看師長餓了，還是請了飯又來吧？」

「現在我們要稱呼作『親家』了，嘿嘿嘿！」張逢春師長一邊說着一邊笑；「好，我們馬上就完，親家別忙呀！」

三老爺心裏就說不出的爽快，「可不是，我們要稱『親家』了，從今天開始，我的小茂源這孩子就是他的義子。早上送過兩千塊法紙，一塊赤金如意鎖，十八羅漢排滿掉的紅緞風帽……給他乾兒子的這一套禮可算是夠面子啦。」三老爺心暗裏自思忖；「小茂源真福氣好。」

正在木訥的想着，覺得心頭一驚，原來是拿着的那支燃煙的紙捲頭，已經燒痛了自

己的手指。紗罩裏的燈光，射在他臉上一層影子是淡淡的綠色，三老爺退回身去踱了幾步。手裏的水煙沒有吃，然而也沒有放下去。

張師長的對莊把牌倒下來以後，這四圈就完了。大家站起了腰幹有些酸痛的身子，便從房外走，張師長有着又粗又高的身軀，配上了一塊棗黑的方臉，兩道濃眉，一大粒領邊的紅痣，真有點英雄模樣。誰也知道他是在鸚鵡關那一戰裏立了「汗馬功勳」建立了現在的「賢明政府」的要人。他走在前面，因為頭剃得光光的，又穿着一身灰毛呢長衫，真像一個大法師領着一批小和尚。

電燈已經很亮，然而表示今天的「盛典」的還是那一對貼了金喜字的紅燭閃閃的燃在橫案上，前面便是豐盛的筵席。

當然，張師長坐着正對堂門的首席，其餘的倒沒有什麼謙讓。

四水菓，四冷盤，首先被筷子翻亂了，銀盃裏的冰糖浸在紅色的葡萄酒裏。

「我們恭賀張師長和耀生兄一杯，這樣大的喜事，」一個客人高舉着杯子。

「謝謝謝謝！」張帥長帶着尊嚴的道。

「真覺得高攀了些。」三老爺忸忸的向着張帥長說。

「親家太客氣了，大家是老朋友，何致說這種話，以後互通聲氣的事多着呢。」

「當然當然。嚶，明天還要叫內人抱小茂源去府上拜拜乾媽才成話呀！」

「也好也好。」

中堂裏燈火輝煌，「談笑風生」。號上派過來的一些聽差在圓桌子的週圍侍候，魚翅，海參，……一件件的抬上去，八音鐘已經在壁上鼓了九點。

當此時，永豐祥省莊的廣樓上，正有二三十個人在那兒用草紙和筍葉包裹着黑色的膏子。兩罩煤氣燈掛在中樑上，一股生鴉片煙的腥味沖進鼻孔去。靜寂中得聽得中堂裏宴客的喧嘩的音聲。「老闆的小少爺拜乾爹。——他們大家都知道。」

「各路的馱子却差不多到齊了，那幾間房子恐怕不夠裝。」內中的一個說。

「市上價漲過兩毛頭，」另一個答「怎麼還不賣呢？」

「快做，快做，不要講話。」陳先生在一座天秤邊叱斥着。手裏拿着籌碼正在掂斤撥兩的。

在三老爺與張師長成了「親家」的後半個月，省城的風聲就不怎麼好。說是在政治上恐怕有點兒變動。臺子上的幾位巨頭已經到普天寺開緊急會議去了。

三老爺正在納悶得不得了。雖則廣幫來買了一批走掉，可是南陵那邊打電來說是不准特貨駝子入境。一樁頂好的生意，五倍的利潤可就得不到手。多少新烟堆在庫裏，有一部份停在半路上，這才是「進退兩難」的事。外邊又謠啄紛紜的說鄰省的兵已經進犯，恐怕這邊要出兵，這更是使三老爺不高興了。

算盤的珠子仍然在很不起勁的響動着。

「三老爺，張師長公館差人來請你過去，有要緊事商談。」一個聽差掀開白緞門帘這麼說。

猛然的，他另外的一種情緒趕走了先前的苦悶。把手裏的筆管一拋，站起身來，向

窗外喊叫：

「梅香！拿馬掛來。」隨手抓下絨小帽刷着灰；「死掉了、這賤丫頭……」

張師長的府第矗立在東城的劍湖濱，面臨柳堤荷田。在門口，是排着二龍奪珠的紅漆抱柱。那莊嚴氣象使站在門口的衛兵好像是渺小得不足畏懼般的。

三老爺的車子進門去的時候，是下半年六點鐘左右。工廠放工的汽笛聲正響徹了全個省城的角落。

在內室裏，三老爺被招待在一張大書桌的側邊，几上放着一杯盞碗茶，壁卜掛有譚延闓寫的對聯，張鐵齏的山水畫。

「……所以開了會時，當然只好出兵，我們的番號是討逆第○路，大概就在月內就動作的。當然嘍，這麼一說，李師長們都滿口高興的。在他們的意思以為『兵怕紮不怕戰』。弟兄們好久沒有發餉，今天巴望開差，明天巴望開差，開差當然可以撈點油水……」張師長的兩道濃眉一縐一縐的，把烟斗往桌面上點一下說了下去，上半身只在擺

動着。

「不錯，是的……」三老爺順口連聲的做着應聲虫兒。

「但是，他們不想敵方的槍械就比我們好到幾萬倍，並且我們打過去地形又不熟。孤軍深入，當然吃敗戰的。那時候『偷雞不得賒把米。』吃了黃連才說不出苦來。

「張師長像很有遠謀的樣子，說到這兒，便偏着光腦袋呆望着二老爺，像等着什麼答覆般的。」

「唔唔，是，是。」三老爺應酬着問了一句；「那麼李師長們都贊成去了，是不是？」

「當然，他們馬上贊成，在會議席上就不客氣的提出開拔費來。大概完全答應了。每一師是四十萬。」

「那麼親家的意見又怎麼樣呢？」三老爺帶着萬分親暱的態度把半身挨過去的問。

「我嗎？哼。老實對你講，大家是處至親，我倒是決意不去，一方面當然爲着要保



全自己的實力，另外一方面是假使我開出省去，原先的邁南那幾縣的地盤可就不是我的了。」

因為張師長提到了「出省」，三老爺的心可就盤算到了自己的事了——特貨還堆在庫裏，還停在半路上。唔，可不是這麼就了結掉的，三老爺嘴裏雖則沒有說什麼，可是，心鹿兒就砰砰的跳了

「所以，所以我便想請親家過來商量一下，……究竟以後怎麼辦，並且還要親家眼前幫個忙的。」

「哦，哦，我看親家的意思是……」三老爺被張師長的話從算盤中提醒出來，但是張師長的話他並沒有聽見，急忙的倉皇的去問。

「親家，你想想看，若果我不開拔，下面的弟兄們看見別師的都開差了，自然大大的不高興，造起反來那可不是耍的。他們巴望開差的不過是錢，現在爲安定人心起見，我想就發一次餉罷。所以，所以我想向親家通融一點款子，把這個難關過掉，親家的意

「思怎麼樣？」

「我倒是不成什麼問題，要多少我扒邊撥過來就是，不過，我對於親家這件事，倒有點小小的意見，這樣一來，彼此都很好。」

「親家的意思怎麼樣？」

「我覺得敵方的軍隊雖則是軍器很新，不過他們的士兵很少爭戰，懶惰成性了，一旦開火一定沒有什麼利害的。我是主張親家還是開差好些。我想弟兄們既然巴望着『打財喜』，一定想攻進南陵城，只要弟兄們向前，我想此去的勝利一定可以預料的。」

「就去打南陵城，弟兄們可以過村搶村，過寨劫寨，老實說我個人實在很少好處。」

張師長沉着方臉露骨的說。

「那簡直是親家沒有想到，打開了南陵城那才不得了，那些商家可稱『富甲天下』。南陵城的法幣堆積很多，若果進了城，哼，親家！你才受用咧，你就不說話商家也會送你的，何況……」

三老爺正侃侃地「獻策」的時候，聽差斗的進房來泡茶，倒使他心頭一驚，像有什麼祕密給人察覺了般的，橢圓形的白臉上湧下一陣紅潮，把話頭截斷了，只推着去煙筒裏抽香煙。張師長有點察覺，仰起了頭向進來的人就罵：

「滾出去，陳克強，以後不喊不准進來！」

勤務兵惶然的立了個正便鑽出房門去了。

兩人默契的微微一笑。

「……何況你可以隨意弄幾個丟在牢裏，看他拿不拿出錢來。」

「唔，唔，對的！」張師長像有點兒覺悟了般的只顧點頭，眼睛楞着桌子對面坐着的大老闆。電燈的光把那塊臉照得更白。

「還有，我們乘這個機會大家還可以撈一筆錢的。」三老爺着重的說。

「怎樣？」

「前兩天我接到南陵那方面的電報說是我們的煙馱子都不能入境，因為他們全省「厲

行戒煙」，弄得各莊的馱子都打回轉，我的還停在半路上囉，我兩親家何不做做這一樁生意。」

「那你的意思覺得應該怎麼辦呢？」

「所以，我主張你開差就是這種道理，老實講，親家！這還並不是單爲我的生意着想。」三老爺仰着奉承的笑臉，「若果這樁做成，那當然親家您也有份。」

「嘿嘿嘿嘿！」張師長連珠的笑了「親家說話倒很有趣的。」

「這是真的，我想您出兵吧！讓我把庫裏邊的鴉片煙都裝了馱，跟着你的部隊走，若果你的部隊打開了南陵城，我們的貨不是可以交給廣幫，那不是可以賺三四倍的利息嗎？」三老爺急轉直下的就這樣說出來啦。

「那很好，那很好！你這辦法我完全贊成，等我去跟主席講一講。」

「最好出兵快點！」

「當然，不過，不過我們就是親戚也得講好，贏餘究竟要怎麼分法。」張師長從臉

上掛出一絲難爲情的笑。

「這個，那我看隨親家的便吧。」

「那我看是四六成好不好？」

「三七成比較過得去些。」

「也行，也行……」張師長好像沒經意的答應了，隨着謙虛的說「太見外了些，原

諒呀！親家！嘿嘿嘿嘿！」

「沒有什麼，哈哈哈哈哈……」

正在兩個人的笑聲裏，滲進來一個嬌滴滴的女子的聲音在門外叫了一聲：

「師長！請開飯啦！」

「好！肚子也餓了。我們用一點飯吧！」

張師長站起身來，用手臂向三老爺那邊一夾，矮的在前，高的在後，走出房門去

線 路

了。

空的書房裏很寂靜，壁上的鐘敲過了九點。

在北校場的曠場裏，四邊的衰草漸漸地綠轉來，遠處是一列城的雉堞。野風很大，把幾棵白楊樹吹得一陣陣的響。在廣場的正中間，一片灰色的方塊，在方塊的前邊是一行紅色的。那灰色的方塊是第六師的全師的官兵，每一個都像是被栽穩在地下般的立着正，動也不動，前面紅的那一行是旌旗，被風左右的飄動着。

一陣三番號吹動以後，授旗，授令，宣誓……什麼都一樁樁的由高級長官包辦掉了。於是張師長穿着呢製服，跳上一張桌子去，面對着灰色的幾千動物演講了；

「今天我們誓師討伐……他們反革命，背叛國家……蹂躪地方，我們奉了上峯的命令，出兵討逆，爲正義而戰，爲公理而奮鬥……噫噫噫……我們是必定勝利的。出師以後，一切要絕對的服從，噫，不准違抗命令，不然，噫，那，那可要重重處罰的……噫，噫，好，完了，我們準備出發，聽到沒有？」

「聽到了！」很整齊的很服從的回答。

張師長微微的一笑便跳下桌子去，十幾個盒子炮的圍攏着他走過左邊的角落去，那兒有他的一匹銀鬃馬，行軍的時候他常常坐騎的。

出發號聲吹動了，士兵們一個隨着一個的穿着稻草鞋踏上了征程。然而，在整個隊伍的後面，是輜重，是幾百匹高頭騾子馱着很大的木板箱。馬鍋頭跟在馬屁股後，從木板箱的隙縫裏透出了一股生鴉片的腥味。

在馬馱子後面壓伍的，便是三老爺府上的管賬王先生。他騎在一匹十分「頹廢」的馬脊背上，抬起頭來看一看主人交付在他手裏的幾百匹馱子，頭騾已經到山凹口了。

行軍，走起來却是很快的，在過了省界以後，當然打了幾次「遭遇戰」，來了一兩番肉搏，不過死的人倒不多，大概是一百多個「命中注定」的脚色，那麼地橫躺路上，溝谷裏，山林間。有豺狼和老鴉來收拾他們的。若干活着的弟兄們仍然是向前走。睡長曾經說過：「你們打開南陵城隨你們大搶三天。」誰都記得這句話，總之倒霉的是

「鬼」，運氣好的做「人」。前面有人替自己安設得這一套「命運」的。嘿，家裏有妻室兒女，拿一條身子拼五六個人的命，怎麼不幹？

可是，事情倒是不可避免的——

那是多恐怖的一夜呵？南陵高大的城樓上是澈夜的燃着火把。四門是閉得他媽的那麼緊緊的。「我軍」的各師已經在開了高級長官祕密會議以後，決定每師担任攻擊一門。炮兵陣地是在城外的高岡上，步兵是配置在城外田畝的堤埂邊。

下半夜一點卅分下了拂曉攻擊的命令。

喊聲掩不住淒厲的軍號的聲音，敢死隊抬着一棺材火藥和幾十架樓梯拼到城牆邊去；那時，城垛口上的「滴水槍」雨點般的打下來。軟軟的一個個倒下去。

哎喲……

噠！噠噠！

轟……轟……



## 殺！前進

這聲音，在張師長也許是交響樂。他高大的身軀站在最後的竹林子裏，頸子上掛着望遠鏡，和一支盒子炮，手裏正握了一支鷄大腿送在嘴裏咬。這鷄是勤務兵在後面黃窠村裏捉來的。在師長的身邊是一個矮小而又有一臉麻子的參謀長。

這時，正是夜和晝交替的當兒。

「你叫壓馱子的永豐祥的王先生來！」張師長叫勤務兵過來說；

張師長抬起望遠鏡向前方看。

「師長叫小的來有什麼吩咐？」王先生已經沒有了當日在省號上對馬鍋頭那樣的威風。抖得牙齒打戰的走到面前問。

「大概城不久便可以攻開，你要好好的照拂馱子從東城進去，頂好住在寬闊點的地方。記住！聽見沒有？」

「是！是！小的知道了。」王先生一邊說一邊後退出竹林去。

竹林間漸漸的光亮了。

「轟！」一陣山崩了般的響聲震憾了天地。

城牆缺了一個大口，那兒灰霧瀰漫。城東的官兵像潮水一般的湧向缺口那裏面去，這時，軍號吹着前進衝鋒的音譜。

張師長在嘿嘿嘿的狂笑，一邊和參謀長們鑽出了竹林，連馬都來不及騎便向前跑了去。穿着光亮的皮鞋，他的腳踏過了一堆兵士的屍身。他從容的扯了一個死屍的衣襟來把靴子上的血水拭掉。嘴裏咕嚕道：

「這麼腌臢！」

南陵城裏是紊亂得不堪，街上的店鋪都關着門。在街上除了全是兵士以外便是流浪人和死屍。

張師長進了城以後便到一座大衙門裏面去，那兒已經被認定是討逆第六師司令部了。鮮紅的旗子插在大門口。

當天晚上，一方面「出榜安民」，一方面是下命令給各團營士兵，除公差病假外，一例不准外出，沒有死掉的「灰色的動物」，才知道上了一場大當。

除了防守的任務，張師長盡力於他的一切享樂，喝酒，閒善後會議，打麻將，拜訪當地的大紳士，頭二號的要人。一切都是「安民」的範圍以內進行着。

店鋪開了，市面的營業已經恢復

那一天，王先生被張師長叫到衙門裏面來，當着一個肥胖的大塊頭在問他：

「馱子點收清楚沒有？」

「已經弄清楚了。」

「這位是楊老闆，一切價錢我已經和他商量了有點頭緒，你再和他談談，我們最近便交割掉，你可以早點回去。」

「好，師長，那麼我和楊老闆談談去。」王先生把腰幹彎成九十度，這麼的服從。

「楊老闆！你就和他談談去，交涉好了以後來我這兒寫單子交款。」

「是！是！」

兩個商人出去以後，張師長回到房間裏。那一個姑娘還在不好意思的躺在床上，用被窩遮着半邊臉蛋兒。

「哦喲，哦喲，惱我了，是不是？有點兒要緊事不得不去。來！親個嘴，你們南陵姑娘的脾氣真怪，嘿嘿嘿嘿……」

張師長把上半身彎了下去。

在楊老闆把款交清，將特貨叁佰相運到輪船上以後的一星期，南陵街上發現了衆人擠着看的一張佈告：

頃據

第〇團團長〇〇報稱，自本軍驅逐叛逆進軍南陵以來，一月於茲，均以除暴安良維持本城治安爲己任，幸各庶民人等不逆法紀安居樂業，市面稍得穩定，孰知昨據密探報稱，有商號管賬王海源隨軍來陵，不務正軌，竟在南陵城中勾結浪人販

寶鴉片，企圖乘機牟利，當經派員拘捕，如何處分聽候核辦等情，據此經本部提訊該犯，直供不諱，查該犯乘機企圖牟利，破壞社會安寧，觸犯臨時戒嚴法第四條，任意販賣毒品，有犯禁煙法第二章第十七條，兩罪合併應處以死刑，王海源年三十九歲，○○省○○縣人，除驗明正身綁赴刑場執行槍決以儆效尤外，合行佈告仰衆週知戒。

南陵臨時戒嚴司令官

張逢春

民國 年 月 日 曉諭

永豐祥的三老爺在家裏接到一個電報；

「桂陽城永豐祥省號趙耀生先生鑒，特貨全部爲敵軍虜去，王海源亦失蹤，弟張逢春艷印。」

三老爺「神不存舍」的倒下椅子去。

一九三六，三，十一，寫於滬西。

醉

## 一 未被遺漏的人

霧氣散開，陽光射進窗來了，玻璃上還凝着一層白霧，他睜開眼一看心可慌起來，剛做事就遲到那怎麼行？就上面的不說話自己也會難爲情的，一壁想一壁就從帆布床上爬起身，急忙向樓下灶披間裏的房主東的娘姨討了點幾乎還不溫的水洗掉臉，刷刷長衫，便出弄堂口來了，早晨馬路上的人格外的忙，汽車是一串串的馳過去。

他歪過頭去看看一家賣香烟店裏的鐘，已經是九點一刻了，放快了脚步順着人行道走，好在路近，一忽兒也就到行裏了。

進銀行的日子還很知，什麼人的面孔都還不大熟悉，除了主任和科長與及成天在一

堆的同事，其餘的人誰都不認識。他低着頭就往二樓的金庫那邊去，因為他和另外的四個朋友都是被派在庫裏做事的。

「來啦！」同事們應酬的點了點頭。

「你們早呀！」他一面答應着一面到那邊簽到簿上蓋了章。

把袖口向外一捲，事情可就上手來了，庫裏面做事說難却並不，但是相當麻煩倒是真的，人手多，各人做一樣，他自己却只是成天把外面交進來的鈔票一堆堆的拿來清理好，拾塊放在拾塊的一邊，伍塊放在伍塊的一邊，壹元的放在壹元的一邊，每一張都得看好，數成一千一萬的整數送到庫裏去，但是有外面的錢莊來領用却也得要拿出去的，納進送出，整大忙得不得了，最麻煩的還是數錢，就要你手數酸，眼睛數花了還得要那麼一張一張的看過去，理起來，口裏面得像老太婆唸經，心裏面得下千萬萬的記住，這可不是好做的，怎麼好數多數少呢？不留心可不行。

若果忙的時候却叫你喘口氣的時間都沒有，比較有點休息的時辰還是早晨，事情少

些兒大家都可抽個空去翻翻報紙，口渴了喝杯茶，大家一邊做着事一邊談談報紙上或是報紙上沒有的事。

今成甫和蘇瑞明兩個跟他倒是特別親切的，年紀蘇瑞明要比較大些，但是大家都還是愛談愛笑的青年人，何況他兩個也是從商科學校出來的學生子，談得投機些就大家做了朋友也好的。他們是老上海、門檻熟，有些事他們懂得的自己還不懂咧。愈斯混愈熟，近來可真的是好朋友了。

「你真的住在什麼地頭？要是真的一個人，那就搬來我兩個一齊租個前樓住住吧！錢還得省下些來，大家也不寂寞些！怎樣？」金成甫今早向他這麼說。

「好的！我以前不告訴你們的緣因是爲着住的地方太壞，就給你們知道了去找我，真有點難爲情。」他倒回答明白了。

「笑話！這有什麼難爲情的？好，就這麼樣，我先把房子找定你才搬來吧！」

「對呀！住的地方倒是要比較好點兒的。你看我們苦這麼一天，不得點好地方住真



不行。」蘇瑞明也在一邊附和着。

他們做着事就把這件事的問題討論好了，這時候鈴聲已經搖過去，大概是十二點鐘，吃中飯的當兒了，他們把庫門鎖起來，一道湧進寬大的飯廳去，那兒已經擠滿小行員了。

四年前他父親一死下來，家道就一天天的不行了，鎮上的米店雖然還在苟且開着，但是爸爸生前欠下的債務就用店子抵了出去已經不夠償還了，何況在這兩年內地生意更不好做，只好關了門，債主成天守在家裏不走，母親氣得一病也就閉了眼睛。

從前，爸爸在世，他得進無錫城去讀中學，幸兒也還把商科讀畢業了，以後可就沒有機緣再讀書，在家裏一混就是這麼多年，就像做了場夢般的，地方上的人，村村鎮鎮個個都喊年時難過，天乾，糧食貴，就生意也沒法做下去，自己就弄成無家可歸的人了。

族裏邊的一個叔叔說；

「鐘凡，你就蹲在鎮上也不是事，我看還是自己到外面苦幹幾年吧，男兒志在四方，你們還年輕的，去吧！」

「是呀！我也這麼想，我去，到上海去。」他也興憤的說。

就這麼，那位族叔就給了他點盤纏他便走了，橫豎有車有船什麼地方都好去的，他終於是被一輛大蟒般的京滬特別快車拖到上海來了。這麼偌大的都市呀！

他從前也來過的，但是總記不清楚，人走在馬路上就好像身子浮在不着邊涯的汪洋裏一樣，你真不知往那兒才好，寬的闊的洋房，高大的烟囱，汽車……一切又使他眼花又使他喜悅的景象。

在旅館裏住着除了整天整夜的到外面去逛逛，他的希望，他的命運，就全放在報攤賣來的新聞報上，把它當做耳朵和眼睛，把它當做救急救難的菩薩。

好，終於他被幸運找到了的，工業銀行招練習生五名的廣告被他發現，他狂喜了，把報紙看了又看的，難到會假，要履歷就寫給他們吧——楊鐘凡，年二十二歲，江蘇

無錫人，無錫××中學商科畢業」。

再也沒有更還比這件事順暢的了，在審查資格已合定期考試以後，他比另外的一百二十幾個考生徼倖取錄了，那些人還不是跟他一樣的像支撲燈蛾般的只是閉着眼睛的亂掃，只要有點兒光亮就飛了去的，張着一幅希望的臉孔，擁着一片熱烈的心的，但是，考試就本來是篩子淘金，那些人被漏掉了，他呢？多高興的每天在亭子間到大銀行去。

練習生，這名字多不好聽，每個月除了在裏面吃飯以外只得十二塊錢，除了房租還夠什麼用呢？近來雖然加添到十五塊錢了，但也還是不行，每天卻苦得不了，一早，跑到路到行裏去，車子都沒法坐一次，到庫裏面呢，捲起袖子坐下去，整整的就是那麼一天數，數那些鈔票，眼睛花了，手也酸了，錢是那麼多的從手裏面過去，可是，都不是屬於自己的，數到頭來若果弄錯了一點，主任會把你叫去九祖萬代的罵得你服服在地。午後，鈴子響了，它讓你帶着一身酸軟、滿腦昏沉走到馬路上來，這時，你才屬於你自己的。但是，苦，你還是得要幹呀，住的雖然壞一點，吃的不是很好的麼？

楊鐘凡他想透了，自己是這樣一個孤人，沒有親故，沒有家鄉，就爲自己拼一拼吧！他天天的在下去，現在又是幾個月了；雖然以後名譽上叫什麼出納料的助理員，但是月薪還是那麼多，事情一樣的麻煩。

直到現在……

就是照了這天所說的，金成甫果真把房子租定來約他搬去了，他一點問題沒有的從那小小的亭子間遷來住比較寬暢些的前樓，和金城甫兩個人住在一塊倒也熱鬧些，並且行裏面在一道的四五個同事也好晚上跑來談談。

是秋天的下午五點半鐘，冷淡的陽光斜斜的射在西邊的牆壁上，玻璃窗反射出紅紅的幾片彩霞來，他和其餘的職員走出工業銀行的大鐵門，下了幾台石級便是馬路了，跟旁的同事們點了個叫，楊鐘凡跟金成甫一道跳上公共汽車去。

到了家，打開門一進去，各自話也不願多說。他脫長衫脫了向椅子背上放就倒在

床上，房裏靜悄悄的，他緩慢的合上眼皮，腦子裏像塞滿了什麼東西，有點木訥又有點脹痛，太陽穴只覺得則則的細微的響，身子不知道爲什麼這樣鬆散了般的，他簡直不知道應該想些什麼才好，要睡當然也睡不着，略微存了一會神，聽得金成甫在那邊噓了一口氣，他睜開眼睛一看，金成甫却一個人坐在那桌子邊，手裏在扯着一個空的香煙包，呆呆的想。

「你就躺下床去休息一會不好嗎？」他勉強的說。

「有什麼休息的，坐坐吧！」金成甫懶懶的答。

「老金！心裏面不舒齊，是不是？」

「沒有什麼！」

這時候，太陽已經老早落盡了，屋子裏被灰色的黃昏包裹着，窗子外面，高大的只有模糊的輪廓，遠近的電燈像疎朗的星，外面間或傳來一兩聲汽車的喇叭聲，對面那家人的收音機仍是那麼成天的咕噪着。

「你把電燈扭開吧！」他說。

金成甫到門邊扭開了燈，嘴裏面就咕嚕的說：

「我看這房子還是不算便宜，我們得的錢拿來付了租錢還賸什麼，這二房真討厭，

電燈多開些時他就找話說。」

「以後另外找吧，暫時住下再講。」楊鐘凡躺着說「薪水人概四號的好拿了，我想

做件駝絨袍子，你看怎樣？」

「我欠老李的五塊錢，却不得不還他，看他這幾天也是窮得要命。」

「他媽的，這事真是愈幹愈灰心，成天苦下去賺得的錢顧不了自己，像你有家更不

得了。」

「我連信都不好得寫回去了，前天我兄弟來信說我父親的職務又沒有做了，你看以

後他們的生活怎麼過？」

「走吧，到外面跑跑去，老蹲在屋子裏要悶死人呢，愈講話愈長，有一天過一天：

……」楊錫凡說着便站起身來，披上衣裳，等着。

金成甫把桌子一拍站了起來，縐着眉頭，寬大的鼻子吹了幾下，把眼鏡往上一抬便無聲跟楊錫凡一道出去了。

霞飛路上在秋天是格外的顯得冷靜，店舖裏的燈光不明不暗的，除了電車滑過軌道去發出觸重的隆隆聲以外，別的聲音恐怕聽不見了，因為異國情侶們散步時的足音和笑語，那只是很細微的。他們倆個就這麼緩緩的走着，金成甫吸着半截香烟，把雙手插進袖管裏。楊錫凡走在左邊，風吹過來掀起單薄的長衫，腋下是覺得冷冷的。

「風却漸漸的冷了，在屋子裏倒不覺得。」

「唔……」金成甫鼻子哼了一哼。

「找老蘇去，怎樣？」

「時候不早了，」

不覺的就這麼走到杜美路那邊去了，路上更是靜靜的，大家轉回身去又朝着來的方

向走，路邊的人家裏透出來幾縷樂音，洋梧桐樹上飄下幾片黃葉。大約已經有九點多鐘了吧，路上走着的人更少了。

## 二 磁性的夜呀！

領下薪水來，手裏面却是薄薄的兩三張鈔票，大家都早把用處支配得清清楚楚的了，楊鐘凡果真做了件衣服穿上身，頭髮梳得光亮點兒，誰又知道他袋子裏是那麼寒酸呢？

「我們好久沒有看影戲了，今晚請你們兩個到大光明去，怎麼樣？」蘇瑞明一面寫着賬簿一面說。

「你請客呀！好的，我當然去。」金成甫很高興的答應。「看九點鐘的，是不是

？」

「當然！」



「今晚做一道請，老蘇！你肯不肯？」楊鐘凡進一步的問。

「這個……錢怕有點不夠！」

「吃便宜菜好了！」

「也行。」

這晚，他們三人一道去吃了飯看了影戲回來，夜已經很深了，倒也高興了半天，他們總算就自己所能夠的享樂一會，楊鐘凡心裏更沒有做個什麼非分之想，因為他唸過幾年的書，他懂得容忍下自己的很高的慾念。

還是他跟金成甫回家去，在這兒，沒親沒故的，他們更該好些了，何況大家一樣的苦。

敲開門，二房東的娘姨從廚房裏面拿出一封信遞給金成甫，是一封快信。

扭開房間裏的電燈，金成甫就站着拆開信在看，他把衣服脫掉，坐在床邊喝了杯開水，寂寞就像浪潮般的湧上心頭來。

霉。」

「唉！」金成甫把信往桌子上一丟，這麼長長的嘆出一聲：「我不知爲什麼這樣倒霉。」

「什麼事？」他問。驚異地看着老金的臉在燈光下又像得愁慘慘的。

「我的二弟爲着家裏欠人一百多塊的債務，被抓去坐牢，要押繳，六十歲的母親又爲這事急得大病起來，你看，氣不氣人？」

「現在怎樣辦呢？」他問。

「你想滑稽不？他們要叫我想法子找錢。」金成甫說着把信拿給他「你看信上說的。」

他接過信看了下去，沒有說什麼，信裏面寫得那麼急迫和狼狽，倒使他看了沒語去對這件事發表什麼意見，輕輕的把信放在桌子邊，偷眼看金成甫一眼，縐着眉頭呆呆的在那兒想。今天下半日的一團高興早就影信無踪的了。

「這事叫你設法可真是笑話！」

「是呀！不過給我聽見又不得不動於心的，到底是骨肉，倒是不寫信來還好些。」  
金成甫坐下去低聲的對他說。

就這麼在不快意中過了一夜。

凌晨，他還沒有醒就聽得金成甫來搖他的膀子。

「喂！鐘凡，起吧！」

他睜開眼睛，看看窗子大約天才亮，還不到他們上銀行裏去的時間。

「早呢？太陽都還沒有出。」他打了個呵欠說。

「不，我有事情跟你商量。」金成甫顫聲抖氣的。

「好，講呀！」

「我看我家裏這回事恐怕不能不管一下，但是你看我們就拚兩年也找不到這麼兩白塊錢，我想了一夜得了一個法子，這可就要靠你了。」

「靠我？——他不解的睜大了眼睛。」

「我們相處也很久了，大家交情總算不壞，現在你就幫我個忙吧，以後，以後總會報答你的。」金成甫的話真說得那麼酸溜溜的。

「你說的話我真不明白，你想，我不是和你一樣的嗎？」

「這……這話，唉！我真有點說不出口。」金成甫低下頭去，眼鏡裏面的眼睛紅遍了。

「說吧！有什麼要緊，大家商量下也好。」

「我們現在要找這麼多麼當然無法，不過我想你現在是在行裏負責檢鈔票的，現在只有找你設個法，把裏面的錢拖借出兩百塊來給我，等以後想法彌補足就是。」

「呵呀！這事危險得很。」他心裏面怦跳着喊出來「你想，上面科長們來點驗怎麼得了？」

「這不要緊的，橫豎他們點驗是看紙包，紙包夠了就是，若果你交給錢莊，那麼多的錢還不夠嗎？」金成甫緊握着他的手說「鍾凡，你幫我個忙吧！事情本來是不對的，

不過，我的事也實在迫在眼前，總之，以後我一定找來補上吧。」

他沒有答覆什麼具體的話，只用眼睛楞着天花板在沉默着，心裏面儘在矛盾衝突。真的，自己才到銀行裏不滿一年，還不過是個小小的助理員就做這麼大的一樁罪惡，查出來怎樣得了，得到這個飯碗也並不是容易的，難道就輕輕的一腳踢了？但是，話雖如此說，可是金成甫是在上海大家要說的朋友，他的事又是怎麼樣緊迫，自己是知道的，論理，也倒是應該答應他才是……他這麼樣的想，心裏像攔路的爪子抓着般的。

「等一會商量吧！」他拍拍對方的手說。

太陽早浸透了東邊的窗子，他急忙爬起身，胡亂洗了臉，兩人一道出門去，弄堂裏還靜靜的。

他們好像失了知覺般的，都沒有說話，並肩的向河南路那邊走去，都市的早晨，在高廈的上空，飄浮着白的雲，馬路上薄寒的秋風帶來了一片陽光。

很多人在趕着去生活，去勞働。

他們沒話的走着。

在金庫裏今天談笑的聲氣簡直沒有，他也好像沒有興趣講話，只低着頭在那兒數着一包包的鈔票，但是，在下午，他神色却有些不大自然，老是抬起頭看看這個看看那個，他有時候把拳頭緊緊的握着，手掌裏有了冷汗只輕輕的揩在身上，要是另外一個同事的看了他一眼，自己就覺得滿身的毛管都豎起來，臉上覺得一陣陣熱燒，仰起頭來看看壁上的鐘，今天就特別的走得慢，時針好像不會動的，怎麼看幾次都還是三點鐘。

鄭科長把手背着遞進屋子來，悠閒的繞了一轉，八字鬚和發亮的金絲眼鏡，多神氣的樣子，剛一跨進他的心就跳，但是鄭科長才對那邊角落上的一個職員說了幾句話便出去了，他鬆了一口氣。

總算是把時候推到散公的時間了，他把保險櫃鎖起，其他的東西收拾妥當，走到那一張桌子邊扯扯金成甫的袖子說；

「走吧！還寫什麼呢？」

金成甫把簿子往架上一插，圖章往抽斗裏一去站起來。

「老蘇，我們一道走吧！」他喚住走到門口的蘇瑞明。

三人一道走到馬路上搭汽車，一直到家裏他的腦子都還在昏亂當中，他沒有等坐定就從口袋裏拿出一疊鈔票，遞在金成甫的面前，他怨聲的說；

「事情是做了，這兒，兩百塊，可是以後得大家當代想辦法補上才行。」

金成甫臉上轉變了紅暈，但是老蘇却莫明其妙的睜着眼睛，看了看那一疊放在桌子上的鈔票又看了看兩個人的面孔。

「什麼回事？」老蘇忍不住的問。

「我就是約你來對你講的……」他就像訴苦般的把這回事告訴了老蘇。

蘇瑞明就聽了他也沒有說什麼。

「我們總要把他補上才好！」

「兩百塊倒也並不難。」老蘇只好安慰着他；「就來查也還查不出的。」

第二天的中午，金成甫就把那筆款匯到寧波去了，然而這麼回事倒牽扯得大家都不安寧，他只催着老金想法子去找，其實這也不過是着急起來順口問問，日子總是要過的，兩個一道回家一道去銀行，晚上金成甫躺在床上說，

「或者這……這倒是條好法子！」

「什麼，你說呀！」

「我們賭輪盤或是回力球去，從這些地方倒可以拿此回來的，你再把錢弄點出來做本錢，怎樣？」

「……………」

「鐘凡！你愈愁我愈痛苦，要不然我就……」

秋風更緊了，午夜，窗子上有被風撼動的微聲。



鐵網裏面，寬暢的場子被電燈照得通亮，穿着各樣顏色的號衣的球員在那兒正在練習着，清脆的球觸到石壁的響聲，使你每一縷精神緊張得起來，這時候壁上的鐘差不多已經到八點，每一級的觀客的坐席就很少有空閒的了。

時間快到了，揭示處把第一盤的球員次序高揭在那兒，Boys正在像穿花的蜂兒般的跑上跑下的替客人買票子。

這當兒，回力球場裏邊的人在騷動中了，客人們，有華貴的紳士，有披着秋大氅珊瑚進來的小姐，還有，異國的富商，拼命吸着捲烟的流浪者……都在騷動中。

「先生！買幾號？」Boy問，那麼恭敬的微笑著。

「我看還是買第四號的獨贏吧，你看培蘭多昨晚連贏兩盤！」金成甫問坐在側邊正看着小冊子的楊鐘凡。

「古禮地也買點吧！」他說。

「也好！」

不久，Boy把一疊票子交來了。

銀笛吹動了，在場子裏穿着彩色號衣的兩個球員在那兒角逐着，頓時，全場像墓地一般的靜，只聽得像雨般急驟的球聲那麼嘹亮輕脆，觀客們像中了魔，轉動着他們的眼睛，跟着那一粒球在跑，前，後，高，低，幾乎整個身子都要跟着球在動，不自主的爲着他所買的號碼來一番喝采，或是對另一個號碼的球員來一番「噓」，太太和小姐都要那麼狂烈的喊。

第一盤完結了，緊張的空氣鬆懈下來，買得第二號球員的人在那兒拍着手得意的笑，在那邊賞着Boy的小費，紅着臉在談論他的「老槍」，「運氣」。然而，在另一些人，把沒有買中的票子沒氣沒力的一扯，遍地零落的鋪着。

「你看，先前應該全照我的話買古禮地的。」他不在意的向老金說。

「其實很危險，你看只多第五號一分。」金成甫把香煙屁股一丟，懊喪地答應。

「看看！用第二盤能不能把前盤輸的拿得回來？」他舉起小冊子來和老金討論。

第二盤又要開始了，人來得很多，空位子簡直找不到了，大家就像沉溺在麻醉藥劑裏邊般的沒有想到回力球場以外的事。

夜已深了，亞爾培路上擠滿了汽車，一串的延續不知有多遠，主人沒有出來，車夫在車子裏打瞌睡，路上靜靜的，燈不大明亮的照着回力球場已經冷落的有人出來了。

順牆邊，走着兩個黑的影子。一個穿着駝絨袍子，戴着呢帽，輕軟的呢鞋在地上擦出細微的聲音，另一個是走在左邊，他把頭髮梳得發光，戴着眼鏡，低着頭。漸漸的轉過沒飛路去。

「又輸了這麼多。」

「誰曉得會弄到這麼倒霉……」

「愈下去愈不得了！」

「你想，不從這方面想辦法又到那兒去找，我們只有這條路，快不要再想下去，他媽的，水到渠成，以後又再說，今晚還是到映綠老三那兒去開開心吧。」一個人的手放

在另一個的肩頭上。

這又鈎勒了另外一番心情，他這麼想下去，前幾天，跟蘇瑞明到映綠書寓去了一趟，心裏邊就有些說不出的味兒，在先，本也不過是遺愁消悶而已，誰知事就怪不如你那麼想的，就說那一段綿花般軟柔的腰兒，那圓圓的豐滿的臉子，你就是聖人也過不了，今晚老金又提起來，不由得……

「叫部汽車吧！」他說，站在一個咖啡店門口。

「是不是去那點？」老李笑了一個。

「順便去叫老蘇也去，好不好？」

「時候太遲了點！」

他沒有答話。

在咖啡店的門口等了些時，一部雲飛汽車吞進兩個人去，轉倏是駛過修長的霞飛路的盡頭了。

一上樓，他的心就像被塗上一層油般的濕濕的，但又那麼說不出的評震，一跨進房間去鼻子孔邊就湧進了一股醉香，房子裏佈置得雖然簡單却什麼都覺得洽到好處，都覺得分外親切。

「老二！」他喊。

「嗚人？」嬌聲在床邊。

他側過臉去看，老二却正在那兒摺疊衣服，像剛從那兒回來的樣子，他笑着走過去就往小臉上擰她一下，老二輕輕的把他的手打了過去，拍的這麼一聲。

金城甫到另一個房裏去了，這兒就只有兩個人，姑娘沖了一杯茶便出門去，他把呢帽掛好，坐在床邊的椅子上。

「爲啥格辰光才來？」老二站在側邊忸忸的問。

「到回力球場去！」他拉着那雙白膩的小手，把那個豐滿的肉體擁進懷裏來，紅的唇，晶瑩的眼眸，這樣，屬於他自己的，這還有什麼呢？他已經夠了。

隔壁，有和着胡琴唱京戲的聲音間或傳來還有嘈雜的笑語，然而這間房子却老是靜靜的，老二的假母進來講了一陣也蹺回去了。

梳妝鏡的側邊，小鐘上的知針已是午夜兩點。

「買柒拾塊那種好嗎？」

「明朝去看好了！」

老二站下地去沖水洗了個臉，他在這邊坐着呆呆的看，腦子裏不知道他要怎麼想，他在壓抑下另一方面使他不能鎮定的事；但是，他却浸溺在不能超拔的迷宮裏呀。

夜就像敲不死的一條長蛇，牠在暗中蠕動着。

帳幔緩緩的垂下來。

她要大衣，是的，時令是已經進了冬季啦，她纖弱的身子怎麼能叫她冷着。中午偷個空閒跑出銀行來領着老二去公司裏做了一件，自己也做了幾套好點的衣服。到一點多

鐘才回行去，同事的就大家用眼睛一楞楞的，他心裏就有點說出的難堪。莫非他們都聽得自己的什麼風聲？想來不會，知道底細的只有老金和老蘇，他們也決不會對什麼人講的，何況他們從自己手裏拖去的款一個人也有一兩仟，這件事是大家駭下來的，爲了老金的事才到這一步，難道他們不知道。那麼，爲什麼在庫裏的同事們，科長，主任，大抵好像很注意自己的樣子——楊鐘凡坐在寫字抬邊只這樣自忖着。心裏又有些焦，本來幾月間心裏面已經把什麼都拋掉不想了的，但是，只要你靜下些時，只要你的腳跨進了金庫，却不由你不想。

在那兒正在痴想着的當兒，茶房送過一封信叫他在另一本簿子上蓋章，他就不消折開來看已經就知道是本月份的薪水十八塊大洋了。他有心沒緒的把章蓋了便連錢帶信壳的往口袋塞進去。他看着別的同事們接到手裏臉上表現得那麼喜歡，他呢，却一點兒也不覺得，這當然嘍，這十多塊錢還不夠打一盤回力球，不夠買給映綠老二一瓶香水。

他就覺得那些同事的小助理員寒酸得可憐，然而他又自己心裏打顫了。

仰起頭看看壁上的鐘，還老不到散職的時候。初冬的陰鬱的天，在玻窗外面板石死灰色的臉。

### 三 你愛海鷗嗎？

揚子飯店五樓五三六號房間。

水汀溫暖得使你不覺得現在是過着冬令，雖然外面是吹着刺骨的風。

夜晚，別的房間有着麻降抽引的聲音，但是這兒却只這樣三個人。他橫橫的倚靠在沙發上，老金和蘇瑞明坐在方枱子邊拼命的抽着香煙，烟霧遍了半間房子。

「不應該做那幾次標金！」老蘇冷冷的說，「錢就全是往標金上奔去的。」

「其實這些事誰又會算得定。」老金說，有點不耐煩聽的樣子。

「總之，以往的我們都不說了，不過最近要換一個新主任來，他當然要查點一次的。」



以前只是看看包數夠不夠，現在可不曾這麼輕輕的過了的，我看還是早點想辦法爲妙。」他低聲的說。

「那麼我想只有一走。」老蘇決斷的道。

「走？」金城甫偏着頭問。

「那當然嘍，難道你會有什麼神通把錢找來不成？現在只有仍然用老法子再把錢弄點在口袋裏便走。」

「我一個人嗎？」他問。

「當然老金也去。」

「難道把映綠老二丟了不成？」

「哈，哈，哈……」另外的兩個大笑起來。

他隨着苦笑。

「領着她去吧，怎麼樣？」老金順着建議。

「……………」  
 他沒有答話就站起身子，把領帶另外結一下，披上大衣便要出去。

「什麼地方去？」金成甫問。

「我去買洋紙來今晚就把它裁好吧！」說着他出房間去了。

等他回旅館來以後，他們把門關緊了把在方桌上做着他們的事，用洋紙裁成拾元鈔票那麼大小，又把牠每一疊九十九張的摺得齊齊整整的。

黃浦江上喧叫着小渡艇的笛聲，大的輪船却只有長長的一條黑重的影子橫躺在江上，有的透露出幾點燈光。在岸上，在巍我的大廈下邊，還有晝夜不息的碼頭脚夫擔貨的喘息聲，還有小販們擺着小小的攤子在冷風中等待着花一兩個銅子的顧客。幾路電車間斷的駛過黃浦灘路，汽車睜着一雙亮亮的眼睛穿過外白渡橋。

一輛汽車停住在碼路上，在不十分明亮的街燈下邊，楊錫凡和映綠老二，蘇瑞明

金成甫一共是四個人跳下車子。幾件行李放在街的側邊，力夫們有幾個就跑攏來守着行李。

他們隨着上了柯立芝號輪船，進官艙裏邊去，把兩個人的床位一概安頓好了，他們大家坐在舒適的沙發上談笑着，看着是多自然的樣子。

「頂遲你在三天以後便要啓程來呀！」他對金城甫叮囑着。

「你們先走一步好了，我籌備兩天就走。」

「老蘇，我看你不要緊，還是在裏面蹲些時吧，我也是有多少苦楚說不出來的。」他在老蘇的耳邊低低的有點兒黯然的說。

老蘇祇點點頭。

漸漸的，上船來的客人多了，老蘇和金成甫便和他握了握手下梯子去，他心裏正不知是什麼味兒。

這一艘柯立芝輪船是預定在這天早晨離開上海的，當着朝霧還浮罩在都布建築物的

頂上，太陽還沒有出來，在迷濛中遠近的工廠的汽笛長聲短聲的叫着的時候，輪船的汽笛吼了兩聲，起碇的機器嘈雜了一陣，船身使漸漸的移動了。

別了，上海，他和嬌弱可愛的老二站在艙面看着船沿着江面前進，他又覺得一身的輕輕鬆鬆，又覺得滿懷的惆悵。是的，現在可以遠走高飛了，領着老二隨自己的高興去快樂，那香港，英國炮艦下的美麗的島呀。自由的天堂是只要兩天使可以到了，他怎麼不輕鬆呢？但是，拋棄了故友，遺下了罪名，他又那能不惆悵呢？多矛盾呀！這一腔心事。

船的速率加快，不久就離開吳淞口了。他們顧不到去看海景使到餐室裏去開餐，但是，才第一頓老二就纏着眉頭把刀叉放下來說吃不慣西餐，於是只好另外以五十塊大洋交給僕歐，叫每餐做中國菜做給她吃，並且特別要弄點老二喜歡吃的炸黃魚。只要她高興點，多用些錢又算什麼呢

晚上，兩個到舞廳裏去跳了一陣舞，覺得很疲倦，下來洗了澡使睡下床去，但是他

腦子裏像喝了酒般昏昏的，却睡不着，耳邊這聽得花傘的浪濤聲。

船快要到香港了，他和老二並肩站在艙面上看海景——在碧綠的海的邊際已經隱約的出現淡淡的山影了，風很大，浪花雪白的一層層的湧起來，夕陽血紅的斜照着，天空中有幾支海鷗在上下左右的翱翔，他指着一支偏着頭問老二；

「你愛海鷗嗎？」

「愛！」老二胡亂的點點蓬鬆的頭。

「好，我們也快要做海鷗了，是不是？」他笑着寬懷的說。

船上的人正在嘈雜着，他們換了華麗的衣服預備上岸了；老二穿着咖啡色絲絨旗袍，白色的緞褲，把一件淡黃呢大衣放在手臂間。又上艙面去，他們已經把行李都交給僕歐送到九龍的半島酒店去。

香港已經更看得明顯了，雖然是時近黃昏，但是你可以看見那山頂疏密的佈滿了美

麗的洋房，那深色的樹木。自己將置身於這麼富有異國情調的地方生活下去，自由下去，這是多麼夠人渴慕和預想呢？

「我們下去看看那些零星東西吧，船快攏岸了，」他輕輕的拍着老二的肩膀。

在寢室裏，他們正把一些隨時用的衣服和零碎東西收拾在皮箱子裏面，並且他正預備洗了臉梳梳頭，把衣服換一套漂亮些的。

僕歐領着一個不熟悉的人進來，那人穿着青色的大衣，面孔寬寬的，走近身邊便對

他躬一躬腰微笑的問；

「楊鐘凡先生是你嗎？」

他露出驚愕的樣子急忙答道：

「是，就是我！」

隨着門外又走進來幾個警察，手裏拿着手槍。

「現在上海工業銀行告發你吞用公款，今天早上上海捕房乘飛機來此要請你到案。」

那人說着把公文遞給他。

這時，他心裏已經什麼都清楚了，雖然在先還着得心有點抖顫，但是，以後他却處之泰然的。他把公文假意接過來從頭看了一遍，其實裏面說的他就不知道是些什麼，祇微笑着點了幾下頭，看一看自己身子後面站着的映綠，臉色已經變得蒼白了，她只呆呆的用眼睛楞着前面的那一羣拿着手槍的警察。

「這女人給她自由可以嗎？」他問。

「不行！」

他的行李和手皮夾都被打開檢查，身上被搜索了一番，兩手被上了手銬，等到船真的到了香港岸的時候，他隨着這一羣人出了寢室。輪船上的人用奇異態度圍攏來看他們，他低着頭走下了繩梯。他看着盪漾着的海水，看着蒼茫的黃昏，心裏面就像被一根鐵繩扯住了般的，他順勢往海裏一跳，水花濺開。

前後的人慌亂了，一個警察隨着跳下水去，不久，他被拖上岸邊來了，眼睛是緊緊

的閉着，一身漂亮的西裝濕得遍地是水。

女人在側邊哭起來。

經過了人工急救法以後，他漸漸的能夠動一動嘴唇和眼皮了。

他又回到上海來了，但是却不像往日那樣的隨便，一部鐵絲網的囚車把映綠老二和他載到市裏去。

坐在水門汀和鐵樞組成的監獄中間已經是夜間了，不明亮的燈再照不透牢中的陰森和黑暗，一股薰人的臭味使人欲嘔，何況這個在咀呪，那個在呻吟的。

他坐了下去，覺得身子有點兒軟軟的，肚子裏也就好像沒有安放什麼東西般的有些空洞。他低起頭向檻外一看，獄卒在那兒逡巡着，輕微的步聲中，他閉下了眼皮……

一九三四，三，六，上海大西村。



「你跟他去了吧！」

## 一 序幕

開北，可不是漸漸的又「恢復舊觀」了？建築物會把戰後的如像吃殘了的筵席般難看的破井斷垣掩蓋了的。真的，那些景象多刺眼呵，尤其是在夕陽西下或秋雨連綿的時候。

三年，多短促的日子，炸彈的爆裂，抗爭着的士兵們的怒吼聲，大建築物的紅紅的火焰。一切都像還在眼前。但是，他們從塵土飛揚的人羣擁擠中間提着一個布包逃出來到現在，委實不少的日子了。現在，他們決不會想到江灣那邊去了。去又有什麼好處呢？什麼都沒有了。就連家人的枯骨也拾不回一根來。

有着太陽旗的飛機在天空裏翱翔着的那一天下午。老祖父也跟着他們一道跑向市裏來的，但是，在中途他就坐了下來。灰白的頭髮蓬亂着，繃攢的臉上流了一層汗水。他顫抖着紫色的嘴唇說：

「你們快逃命呀！我不能再走了。你們年紀輕輕的，莫要顧我吧！找活命去……」他們年紀輕輕的，他們要找活命，於是把身子投進都市的洪爐裏邊的來了。兩口兒，就只是這孤零的兩口兒。他們相信自己可以努力的生活下去的。因為夫妻倆都是唸過中學的人，會抄寫，可以做店員，公司裏的職務……一切的事務是需要着有智識的人來幹的，「秀娟！這回可比不得以前了。你也得多苦些才行呢，是不是？」

女的含着淚默然的點了點頭。

一步一步的，他們混合在都市的攢動中去了。正如像一粒細沙丟在太平洋裏邊般的，連一點漣漪也縹不起來。

夢，就像肥皂泡的破碎了。

用着包袱裏帶來的一些「財富」維持了這麼不少的日子，再加上以後把什麼東西都典當了用下去。算是整整的挨過了兩年多。

節衣縮食，這是用不着再提起的。但是，他們也曾用着敏銳的眼睛去注意報紙上的消息。並且到職業介紹所去填了兩張表格。他們都等待着一個使自己插足的小小的機會。但是，這社會，那些公司或機關。就像鐵桶般的一點隙縫都不露。

到頭來，職業介紹所算是替他在聯益印刷公司找到了一個校對的。除了校對印刷的專書以外。重要的還是校對報紙，月薪十八元。

他們在慶幸，兩口兒臉上才稍稍的有點笑紋，秀娟說：

「我早就說，天不絕人之路。」

## 二 開場

他把最後一份稿子校對完了。拋下那支整天握住的禿筆，打了一個呵欠，眼睛還是

如像蒙上了層煙霧般的昏花，眼皮酸酸的只想閉下來，還是覺得有一些黑的字螞蟻頭大的標點和着紅墨水的塗改在前面幌動。

這間擺設得零亂的房子照例是靜靜的沒有一個人，和他作作的恐怕就只是昏暗的電燈投映在牆上的淡淡的影子。

他站起來，把校好的那幾張有光紙捏着走出房子，通過那一帶長長的印刷間是使他最不願意的事。那兒，永遠是昏暗暗的，機器在軋軋，軋軋的沒日沒夜的轉動，劇烈的煩燥的聲音一聽見使人心裏就不安寧，何況一大股油墨的膩澀的味道。

他看看壁上的鐘已經七點一刻了。

「李阿德！來把這校樣拿去吧！」他站着等一個工人接過手裏的東西才走出去。

走到馬路上他就覺得筋疲力竭的了，他木訥的拖着脚步，瘦削的蒼白的臉被很長的頭髮掩覆着。因為瘦削，鼻樑就特別的顯得高，那一雙細長的眼睛好像沒有光般的映着，映得那麼的快。

舊的一件自由布的長衫還在穿着，領太低頸子就顯得又細又長的伸在外面，袖筒短他就不得不把一雙手分插在兩邊的袋裏了。

在路邊的商場已經很多的掛出了「秋季大拍賣！」的白竹布旗子了，甚至於還僱了一般軍樂隊在吹奏着時髦的漁光曲呀，鳳陽歌呀的。是的，中秋節又快要到了，怪不得風吹來掀動衣襟，腿幹有點兒冷冷的。

倒是這麼走着心裏還舒暢了些，碰見了個報攤子，新出的雜誌却在那兒抹着紅紅綠綠的臉引誘着你，就不能買，站着翻幾篇看看也是應該的。他常是在那婦人的攤子上死呆的站着，婦人，到底是容易應付些，看得個大概自己規規矩矩把書放好，像偷得點什麼東西般的移開脚步。

到家已經是八點鐘了，用力把亭子間的門往裏一推，一股味道刺進了孔鼻。眼前，就只有這麼一點促狹的範圍，什麼都是一目了然的。秀娟縮成一團的坐在鐵床邊，穿着那件青色的單薄的旗袍，領紐也沒有扣，頭髮平滑的披在肩上。在桌子邊却坐着王老

問。

「怎麼挨到這時候才回家？」秀娟站起身，比以往清癯的腰肢更覺得惹動玉珊的憐愛了。

「我在路上翻了陣雜誌。」他坐在床上向四邊看了一眼。

「那些東西看了也沒意思。」王老闖插進嘴來，紅紅的臉七分又是喝了幾杯酒，說着話肥臉兒一動一動的。王老闖真愛笑，笑起來就怪有趣的，嘴大張着就露出口邊的一粒金牙齒在發着亮，眼角上縐起很長的魚尾。

「無事翻一翻也沒有什麼。」他回答着一面轉過頭去看秀娟。

女的抬過瓦甌憑燈光瞧了一下，縐着眉頭說；

飯又冷又不夠，我看還是到弄堂口去買碗大麵來合着吃吧！」

「好，就這麼。」他用手搔着蓬亂的頭髮答應。臉嘴顯得那麼寒酸酸的。

「錢我這兒有，角子，喏，角子。」王老闖趕忙從袋裏拿出一個銀角子來，往對面

鐵床上一拋。

「不必花費，我們還有的。」秀娟急忙的把角子送過來說。

「老闊順勢捏住秀娟雪白纖巧的手推辭着，嘴裏不住在說「何必分彼此，拿去用吧！」大鼻頭上的白麻斑，在電燈下面發出油亮亮的光，接着又是一陣莫名其妙的笑。終于，他把那支角子接過手，不明不白的補上一句「真客氣嘍！」

「不是客氣，承王老闊光照已經不是一次了，我們夫妻倆真有點兒過不去。」玉珊在旁邊說。

秀娟拿着碗出去了，把亭子間的門輕輕的帶過去關上。他把疲倦透了的身子往牀上一躺，腰幹酸痛得很利害，這時候，前樓那個律師家的小孩子又在怪吵怪鬧的了。他剛剛垂下眼簾休息一下，陡然王老闊用那濁重的江北口音講起話來。

「躺着沒有意思，再來下盤棋吧！」

他才想起自己房間裏還有個客人——尊貴的王老闊。

「哦哦！好的，好的，我身體真比不上王老闖這麼好，苦一天，到晚，就像骨頭散了般的。」

「年輕人苦苦總有個道理。你看我現在進四卜了才過點太平日子，要不然，從前還不是什麼熬都受了些。」王老闖得意的把大袖子捲起，自己動手把香煙筒裏的棋子倒在桌子上，攤開了那張已經扯破了的舊棋盤，先用紅子佔據了自己的地盤才抬起頭來看着玉珊。

玉珊勉強的撐起身子坐近桌子來，他雖然把王老闖討厭得要命，但是，王老闖好像有着什麼一種偉大的力量和魄力，使自己不敢稍拂其意。

他們在靜默中移動着棋子，但是，玉珊却不知道自己是怎麼動的。

秀娟捧着一碗大麵進了房間，輕輕的把碗放在桌子上，她站在丈夫的側邊；

「吃呀！棋等一回又陪王老闖下吧。」

「真的，肚子餓夠了。」他微笑着直起了頭，眼睛不住的睜。用手輕輕的把棋盤移



過去些，讓那一支瓦甑子和麵碗放近自己身邊。

他狠吞虎嚥的吃着，除了自己圖飽以外恐怕已經來不及想什麼了。麵吃完就把瓦甑裏的飯也一概傾在麵湯裏使往嘴裏送，等到半飽，自己心裏也就少難過些了。

王老關從袋裏摸出包紮金龍燃了一支，放在兩片厚唇間悠然的抽吸，手插在袖管裏，兩條腿平平的伸成一個人字形。他一斜眼看見秀娟呆呆的站在鐵床頭，手腕放在小窗台上，蓬亂的頭髮下面就是那一幅瓜子臉兒，雖然看着臉色有些不正，但，也許是吃的睡的不大好，要是有胭脂巴黎粉和口紅……這一些化裝的東西打扮一下，那不是夠漂亮一個姑娘嗎？你看她，水汪汪的一雙眼睛，長長的睫毛，尖尖的下頷。年紀又只是這麼念二三歲的樣子。他這麼的想着，真想把她拉過來抱在自己的懷裏溫存一番才心乾，然而，轉過頭去，坐在桌子側邊的玉珊正在那兒把最後的一塊鍋巴吃掉了措着嘴。

秀娟不出聲息的過來把東西收拾清楚，堆在牆角落，看玉珊是那麼無聊的在那兒呆坐着，她心裏也就湧起說不出的冷落的心情。

「沒有事再跟王老閻下棋呀！」她過去替他們把棋盤張開。

兩個男的在桌子邊細心擺佈的下着象棋，秀娟在那兒抬着一本舊書在看，低着頭，坐在床邊。時候又混了下去，到半夜王老閻才一拖一拖的走了。

板！秀娟在發脾氣的把房門一關嘴裏在咕嚕咕嚕的；

「整天守在這兒，不上戲院或別家去跑跑，真是……」

「別說吧！只怪的是我們。」玉珊倒在床上說「來，來這兒坐着。」  
秀娟坐近他的身邊。

「你是不是要老這麼不高興？告訴我！日子難過有什麼法想呢？還不是要活下去，現在總還有點事做沒有山窮水盡的當兒，窮日子也得把心放開些過呀！」

「你整天出去，我在家真沒意思。書也沒有看的，我真想到別人家做娘姨去。」秀娟低聲的說。

「不要這麼想，你走了飯却沒人做，一個人實在不容易過日子。」

「一天在家我最討厭的就在王老闆，嘮嘮叨叨的……」

秀娟的淚從眼眶裏流了出來，把長長的睫毛浸溼了。

說到王老闆，他是在弄堂外邊馬路上開柴米店的，家却不知道住在什麼地方，但是每天王老闆總是常來店裏看一轉的。秀娟以前常去買米認識了他，初相認識總是那麼客氣，以後廝認熟了連玉珊也和他做了朋友，遇到印刷公司裏的錢拿不到手，柴米就在他那兒賒下去，甚至於零用不湊手時也向他借了，這一來王老闆倒成了唯一的恩人，玉珊倒常是這麼想的。

「我們沒一個親戚故舊，他又對我們那麼好，就常來走動走動也沒有什麼，他愛喝酒，瞎三話四是有的。」玉珊委婉的對低泣着的人說：

夜更深了，一縷薄寒侵襲着這小小的屋子，四面的人已經沒有一點兒聲息了。

「或者你再去進行下店員的事情吧，若果成，我們的生活使好過些了。」

「現在什麼人都討厭結婚過的人。」

「你真是傻子，你不是可以說一句謊，告訴人說你沒有結過婚的嗎？」他提高嗓子的帶着幾分戲言的微笑拍着她的手說：「你看現在還這麼年輕輕的，不信才怪。」

「……………」

「你爲什麼不說話呢？」

「我想從前又不是沒有去進行過，公司店員也不是容易找的，還得等人家招攷。」小小的亭子間裏面，他們常是這麼爭論着，就是這一類不大不小的問題，各人都想把積年的一肚腸的怨恨找對方做一個箭垛，想就此發放一下；但是，對方的淚痕，對方的蒼白的清癯的臉孔，又會使這種念頭冰釋了的，何況他們從孩子時候就在一起，難道這些小處都不能容忍？

這時，秀娟倒在玉珊的懷裏，抽咽着。

「喂！快熄電燈呀！怎麼到這時候還……」二房東的娘姨在囁囁的敲着門，厲聲的說。

小房間在慌張裏轉入黑暗了。

時令又到冬天，從馬路上的景像就已經看得出來了的，你用不着看見樹葉子飄落，只管看路上那些有點錢的人却已經加上大衣了。風，本也就這麼刺骨，何況到黃昏就下起瀝淋的雨來。路上的人都往電車的車箱裏鑽進去，就在人行道上的人也是疏疏落落的。幾家店鋪的霓虹燈已經紅紅綠綠的亮了，播音機在急驟的風雨聲中掙扎着牠的高亢的嗓子，唱着時派調兒替冷落的商店粉飾着招牌。

他順着牆走，左手提着後衣襟，地下的黃水濺滿了褲腳邊，雨愈下愈大，跑過露天的地方就真不便當，站着等了一陣還不見歇下來，又只好把頸子用勁的往下一縮往對面跑。然而這麼跑幾次鞋子進了水，肩膀已經濕濕了。

他覺得風吹來比早上還冷，忍不住打了個寒噤，但是已經到麵店了。

這些日子秀娟到一家小店裏去做襯衫襯褲，不在家裏了。每天早上出去也要到晚上

才回家。雖然才去拿不了什麼錢，但是三頓飯總算混了，他自己也只有拿着錢到街上買麵吃，有時也可以吃客經濟飯的，把肚子混飽也就行了。兩三年來亦得個昏頭昏腦的，只求着目前過去，以後的事一點不敢想，想了又有什麼用呢？橫豎自己是老早知道自己已經好像膠水般的凝結起來。今後再不會有得更光明的一天。從前的同學雖然有些和自己一樣，但是大學生，留學歐美，倒是有不少的人爬上「天堂」。

他愈過愈是那麼木石般又冷又呆，真像一點情感沒有的。他老實不再想去深澈透的把任何一件事物推想個究竟。

跨進弄堂口自己也不知不覺的，雨是晴住了，黑暗中，牆邊還的得的滴在靜寂的溢滿臭氣的空氣裏。

一推開鴿籠般的亭子間的門，電燈的光芒刺着人的眼睛，正在補着襪子的秀娟仰起頭一看忙迎了過來。

「糟糕！怎麼一身都淋濕了？」秀娟縐着眉頭俯着玉珊的肩膀。「爲什麼不多等雨

住一會呢？」

「在什麼地方等呢？」他不高興的看着黑漆漆的牆角。

「不會在印刷公司多坐一陣。」

「誰高興……」

「飯吃過沒有？」

「吃過。」

「好，好，快把衣服脫下來，還這麼穿着幹什麼？」

秀娟替他把衣服脫下攤開讓牠涼着，玉珊率性把鞋襪也一概脫了鑽進被窩裏去，無聊地拿着一本書在翻翻又拋開了，秀娟仍是沒說什麼的坐在桌邊補着東西。

事情才不是預料得到的呢，睡到半夜他竟呻吟起來說很難受，到天剛亮時秀娟爬下床摸一摸他的額，已經像火塊般炙手了。

「怎麼樣，現在！」她低聲的問。

「頭痛，心裏很難過。」他哼着。

窗子才透進一片曙色，亭子間裏還是那麼不明不暗的，模糊中一切什物都異外的繚亂和冰冷。秀娟斜坐在床邊上東瞻西望的心裏在想，在看着閉緊了眼睛倒在枕上的她的丈夫，漸漸的，那蒙着一層灰塵和補着一塊舊報紙的玻窗更亮了些，她才打開門下樓去。

不久，提着一壺開水上了樓梯。

「喂！醒醒，渴一瓶十滴水吧。」她搖着玉珊的肩。

病人直起身來把藥一口喝了又再吃一口開水才倒下去。

她呆呆的望着。

「你今天恐怕不能到印刷公司去了吧？」

「去，怎麼不去呢！」他高聲的說。

「請假一天好不好？」



「請什麼假，公司可不會准的。」

「我幫你去說吧！」

「用不着，我可以去的。」

到八九點鐘（時間雖然比往日遲點），他終于免強的撐持着出門去，秀娟隨在後面要送他他不肯，秀娟也只好自己去做襯衫襯褲的店裏去了。然而她這天就沒有得定了心的做着工，她一面做着工作一面就想到玉珊的睡，她總是看天，希望天色快點兒黃昏，好放下手裏的東西早些回家去。

電在天空裏閃，狂風長吼着的把雨絲送到小窗邊，玻璃上敲出急驟的響聲，時候已經是夜晚了。前前後後是被潮濕寂靜的空氣包裹着。平常聽得到的二房東孩子的吵鬧，三樓的留聲機，今晚也沒有了。

「既這麼樣爲什麼不早些回來？」秀娟問躺在床上的玉珊。

「我想勉強把餘下的那幾篇校完。」

「今天實在不應該去的，你看把病又弄重了。幸而好領得點工錢，我看還是看醫生去吧。——她埋怨的道。」

「看醫生時候太遲，特診倒要花一筆錢的。我看還是去買點什麼阿士比林來吃吃就會好的。」

秀娟就要站起來去買藥，但是被病人拉住了手。

「雨下得這麼大怎麼就要走呢？」

她又坐下來。

雨天，何況時令又是秋深了。肉皮又不是比別人厚，寒氣侵來怎麼不冷呢。她穿着那麼又窄又短的布旗袍，露在外邊的兩支手臂已經冷得起鷄皮疙瘩了，她只好自己把手臂圍攏來抱在胸前。蒼白的臉向着電燈，在牆上輕微的映着她的影子，就像到了初秋的柳條兒那麼瘦削纖細得可憐。

「唉！秀娟，你懊悔跟我結婚吧？」病人轉過蓬亂的頭，深陷下去的眼睛映得很快。

「不，不！你怎麼會想起說這句話。」她也忙轉過身子望着床頭那邊。

「真的？」

「真話。」

「我倒是在懊悔了。」玉珊冷冷的說，掉過頭去。

「爲什麼？你說，難道我對不住你？」她的眼眶忽然紅了，她用手去推着病人問。

「你看我們在一道有什麼好處，我有了你就不能離開這裏到旁的地方找條活路，在你呢，嫁了像我這樣不中用的男子，倒是一輩子的苦到頭。你看吧，真是一輩子苦到頭的，在一道有什麼好處呢？誰對得住誰？這簡直是笑話。」

秀娟低着頭垂下淚來，沒有再答應什麼。

外面風聲雨聲還是一樣的狂大。

六天以後——

病像火一般的把上珊活活的燒成一根枯柴。現在雖然比較是好了一些，但是他已經沒有一點力氣撐持下床去站一會，並且他也不願意，就自己躺一下吧。

昨天以前他還掛念着印刷公司的校對，他還焦急着那些沒有經他校對的稿子，報張，老巴望病快好使辦事去。他催着自己的妻子去代他到很遠的公司裏去請假，但是，秀娟無聲地歸家來的時候就帶來給他一個痛心的消息，秀娟說：

「經理說：已經找另外一個人補上去了，叫你以後不要再去。」

什麼都走到山窮水盡的地步了，真有這一着呀！他反覆的想，先，倒有點兒牽腸掛肚的過不去，到後來死了心，倒覺得心裏空空的像一面才補好了的破鼓。

真好像覺得病好與躺在牀上沒有一點兒分別，他就索性的一聲不響的倒下去。秋天的陽光投射在地下，顯明的粗大的光線，就像一條金蟒從窗子外面爬進來，這時是正午，

秀娟已經到他們店我做工去了。

門從邊上裂開，一個有着麻斑的油亮的大鼻子鑽進門來，是王老闆肥大的臉。

「快好了？病這麼多日子。」沉重得像錫球落地的聲音，把小小的屋子都震動了。

「托王老闆的福，也許快好了。」玉珊撐起了半截身子。

「你們讀書人就是多病。」王老闆輕薄的說着，一屁股坐在桌子邊：「本來這些日子天氣也不大好……」

「這兩年我遠不如從前了，在學校裏整天打陣球，跑跑，飯也吃得力氣也有，但，這兩年……真是……」他擺着頭。

「哈哈！」王老闆又笑了，眼睛角繃起了魚尾。

玉珊奇異的看着對方的臉，眼睛張得很利害。

「你的事經理找人另外補上了，是不是？」

「是的，昨天我才知道，王老闆怎麼聽來的，」

「秀娟今天早上去賒米的時候告訴我的。」

「呵哦！……」玉珊點了點頭。

王老闆把紅大的睛眼瞟了他一眼，上牙齒咬着下唇仰起頭向門那邊一望，漸漸的把右腿抬起來往另外一支凳子上放平，抽出紅金龍燃着，長長的吸進一口，青煙從大鼻孔邊微微的透洩出一兩縷來。他望了望對面床上的人問道：

「這怎麼說得定。還不是只好聽天由命。」

「我看你長此以往的去不會有好結果的，年紀還不大，可應該什麼地方跑一趟，生路終歸是有的。」王老闆真像好心人，說得這麼冠冕堂皇的。

「事情倒是的，但是往那裏去，現在就要走也沒法子。」玉珊懊喪的道。

「怎麼沒去處，大丈夫四海爲家，你看我從徐州出來二十歲，到現在可成家立業了，」王老闆帶着矜驕的微笑，伸出兩個指頭。「我現在倒願幫助你成就成就。」

病人張大了希望的眼睛。

王老闆轉過頭去看門，把自己的襪子拖近牀邊。這時，太陽已經移西了，光線射在他的背上。

「你的希望正大着呢，正應該出去外面幹幾年，但是有個老婆多牽絆。現在我成全你一下吧，你把你的秀娟交給我，我還看得中她，她有點小聰明，性情也還好，叫她到我家裏去幫幫我的忙。你呢？我送你壹伯塊錢，拿着去找點前程，你想壹伯塊錢，多不容易，並且你以後也可以弄壹伯塊錢來把秀娟領回去，要不然，你另外娶一個也一樣，大丈夫何患無妻呢？你想想，對不對？」王老闆伸出肥大的手拍着玉珊的肩膀滔滔不絕的說，然而，他的聲音是那麽低，微笑着，閃出金牙齒的光芒。

「王老闆，這話怎麼說呢？秀娟和我在一道是不少的年頭啦，我怎麼好做這麼回事，不，不行，我真不能做……」玉珊擺着他枯柴般的身子，想把王老闆那個代表親善的巴掌卸掉，他的臉有些血潮湧上去。

「你真不會想，俗說『小不忍則亂大謀』，給她在我家裏還不是跟你在這兒一樣，並且有好穿有好吃，你真對得住他了。」

「我寧可餓死也不幹這種事。」病人好像很堅決的樣子，興奮得很利害。

肥腫的臉上像夏日的天霎時變得那麽嚴厲可怕，發笑的那一幅面孔早就收斂得不知去向了。在額上加上了兩道縐紋，王老闖低下頭去，亭子間裏的空氣是在暗中轉變着，床上的人也把臉轉過去望着一無所有的牆。

「事情到了這一步，你不答應也得要答應的，我對你們總算很好，若果你還不知好歹，那我就對不住你了……」

「對不住要怎樣呢？」有一陣顫抖的悲憤的聲音反問過來。

「哈，嘿嘿！」王老闖冷冷的從鼻孔中吹出一股蔑視的笑意，「別的不說，先叫巡捕房來追究你，我的米錢柴錢，並且還有借用的，你算算看，有沒有壹伯塊了，難道是假的？」



病人，蒼白的臉被長亂的頭髮掩覆着，一點沒有表情的默然的往床欄一倒，他睜了王老闆一眼，嘆了一口氣，他看着襪子上坐着的那一個廣大的身子陡然站了起來，把大褂子拍一拍灰，放下捲着的袖口，像要預備走的樣子，他就覺得心裏不寧靜，在怦怦的跳動。

「你怎麼打算？」大的影子站着問他。

「坐一坐穩，王老闆！我們細細的商量下，唉！你總要可憐我們……」哀懇的口氣。

「我隨時在替你們着想。」

王老闆又坐下襪子去，他的心被另一件慾抓動了：柳兒般的腰肢、瓜子臉龐，還有，長的睫毛和潔白的牙齒……他坐下來就聯想到這些，兩支大腿不自主的緊緊的擠攏，週身像通過了電般的，有些酸麻酸麻的。他偷偷的看了玉珊一眼，正在像破網捕住的小山貓，一個蜷伏在床的一角，把兩支手圍成一個圈兒套在曲着的膝蓋上，王老闆陡然覺得耳根有點發燒。

他們繼續的再說下去。

在太陽離開這窗子以後，病人從床上翻下來。由桌子的抽斗裏拿出了許久不用的筆墨，房裏這麼模糊不清了，他還在那兒寫着字據，王老闖在側邊指點着。

「好，就明天呀！明天！」跨出門去的人轉過頭囑咐一遍。

「……………」

一個枯瘦的黑影被浸在黃昏寂寞裏。

不久，秀娟回家來了。

「爲什麼不開燈呀？」

沒有回聲。

門口的電掣恢復了這亭子間的光明，她看見玉珊在木然的坐着。

「怎麼不睡着呢？好些沒有？」她把手裏的東西放在桌子上，「你看我拿着了工錢替你買回一罐牛奶來啦！」

玉珊猛然立起撲到床上去，他放聲大哭了。

「什麼事？什麼事？說呀！說呀！她驚訝的跑過去問。

「我……我……對不住你了，但是……但是……原恕我吧！」

「什麼事呢？」

「你明天自然會明白的，我……我真說不出口。」

另外一個也隨着涕泣了，

外面又是雷雨的夜。

第二天，他不讓秀娟出去，一個是在期待着那不可避免的悲痛的場面，另一個是在迷  
茫的五里霧中，他們不再交談什麼，因為他不敢再看到對方那狐疑的眼光。聽到秀娟的  
問話他就必發顫的。

早晨十點鐘，跨進門的人是王老闆，他笑迷迷的看了看秀娟。把袖管裏的一個小紙

包拋過去，這紙包在床上翻了幾個跟斗，夫婦兩個都用眼睛隨着那東西看過去，玉珊的臉更蒼白的低下頭去，女人的驚異的目光投到王老闆的臉上。

王老闆坐下，權子望着玉珊說：

「你對他講過沒有？」

玉珊沒有答應。

「講什麼？」她問，望着王老闆。

「嘿！嘿！嘿！」

「拿着滾，你媽的！這東西。一瘋狂的罵聲剛吼出來，那一個紙包便打在王老闆的大肚子上。」

「好！你是這麼不顧信用不顧臉的東西，給你點苦頭吃吃吧！」

王老闆拾起那個紙包兒，一面咕噥着一面下樓去。

「究竟是什麼回事呀！」秀娟回過頭去抖擻的問。

### 三 尾聲

秀娟仍然到衣店去做工。讓他守着這間討厭的屋子，手裏拿着從前讀過的舊書，心裏倒像沒有風浪的海洋，平平靜靜的了，他好像更把事看得清醒些，正如醉後般的他在悔恨自己的一切。

病大概算得好了；可以起來坐些時，從窗內看得見晴朗的天浮着淡淡的一片雲彩，鄰居的露台上鋪着一層疏懶的秋陽。

他在漫然的想。

一陣樓梯上雜亂的步聲響上來，一個穿着青制服的巡捕握着手槍走進房間，另外有兩個人也隨在後面。

「你是不是叫黃玉珊？」

「我就是！」

一張紙遞在他手

裏他看了一遍。

幾個人去翻他屋子裏的東西，而握着手槍的巡捕就從褲袋裏把鐵手銬拿出來讓他套上，他沒有說什麼話，只看了看這屋子。

「走！」

「讓我留個字好不好？」他站着懇求。

「誰耐煩等。」

他被擁簇着下樓去，讓一間零亂的亭子間張着大嘴，二房東的夫人從房門縫裏探出一個頭看看又縮進去。

## 附 錄

### 茅盾先生的信

我早已讀完了你的十個短篇小說，其中有幾篇還讀了兩遍；可是直到整理這段的时间把讀後的思想整理出來。

1

從你這十篇小說裏看出了三種不同的題材和不同的作風。第一題是「沉重的脚」，「路線」，「陷落」，以及「螳螂山的火焰」。這四篇大致和他的中篇「他的子民們」意境彷彿；然而這四篇中間，「陷落」裏的壓迫者（啞吧皮匠）的反抗情緒被籠罩於全篇的感傷的氣分所掩沒了，而且因為你沒有征集團的利害關係上把捉定題材，所以結果此篇雖有相當的暴露作用，可是沉痛與憤怒還嫌不夠。我以為此篇在你那十篇的第一類中，

不能不說是最薄弱的一篇。「路線」呢，比「陷落」就好多了，這裏展示了農民的土地如何被在建築工路的好聽名目下詐取豪奪了去，並且展示著失去了土地的農民又如何被迫而作路工，因而更慘酷地被奴役被榨取，結果更展示了被壓迫得無路可走的奴隸們如何奮起掙斷了身上的鎖鍊；這一串事件的發展，處理得很好，只可惜全篇的氣勢還不夠壯烈。他開頭的 *tempo* 比較緩慢，這是適合於故事情調的，但是你到了結尾處當有粗豪的筆觸，悲壯的節奏，電震電掣似的氣勢，然而我對於你這草草的結束的原因，是了解的；大概是檢查制度使他不得不輕輕一筆帶過罷？

「螳螂山的火焰，」在題材上比「路線」差些；失去了生活資源的「螳螂山」的人們的「命運」比失去了土地又被迫出賣勞力而被榨取的人們的「命運」，何者更為深刻地暴露了現社會的不合理？前者只是一般的封建社會的「現實」，而後者却是半封建中殖民地資本主義社會的「現實」；因而後者所表現的是我們這時代更其典型底「現實」，再就技術方面講，這「螳螂山的火焰」也不比「路線」好些。



第一類中最成功的一篇，自然是「沉重的脚」了；這在內容和形式上却是集中最好的一篇。老海雖則死了，然而他的「使命」是部分地完成了的。這是悲劇的總局，然而勝利的，是悲壯的！

現在且說十篇中的第二類。我要把「火燒天」，「鄰街」，「綠玉酒杯」等四篇歸爲第二類，這大都是Sketch式，被描寫的人物不像第一類的人物似的屬於普通的大衆的典型，而是特殊的人物，這在社會意義上是差多了。不過這中間也有很優美的詩樣的作品，如「月琴」這一篇的異域情調，以及淒艷的色采是很像一些巴爾幹的作品。

3

第三類的兩篇就是「醉」和「你跟了他去吧」，在十篇中，這二篇描寫都市生活，然而我覺得這二篇寫得最失敗，「醉」的題材題採取了上海發生過的實事；不過我記得當時新聞紙上登的是兩件事，一是用白銀代鈔票，捲逃到香港，還帶着一個妓女，又一個是因爲挪移款項接濟家用，無法彌補，一逃了事。你把前者作爲「醉」的主要故事，而

將後者插入，作為犯罪的動機，原是很好的辦法。但「醉」的失敗却在於你對於銀行小  
行員生活不大熟悉，所以心理描寫不夠你刻，至於「你跟了他去罷」，是一件「平常的  
悲劇」，愈是「平常」的事，愈難寫得出色，你的缺點還是在沒有深刻明白這一類人的  
生活實際，所以寫這不免浮光掠影了。

茅盾 一九三六，三月十日。